2020

第3屆

迴旋梯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中山醫學大學

目錄 Contents

序 6

小說組

總講評 / 林培雅委員 10
個　評 / 方秋停委員 14
個　評 / 祁立峰委員 14
個　評 / 林培雅委員 15
第 1 名　餐飲系　貓雞主人 / 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 19
第 2 名　醫學系　姜智渝 / 魚 37
第 3 名　醫化系　楊馥 / 海豚紀行 55
佳　作　醫技系　許欣懿 / 白蛇 69
　　醫社系　尤辰芳 / 幽靈十四 95
　　醫學系　趙芷彤 / 金屬藍 117

目錄 Contents

散文組

總講評 / 趙家琦委員			142
個　評 / 鄭美惠委員			146
個　評 / 解昆樺委員			146
個　評 / 趙家琦委員			147
第 1 名	醫學系	許芮寧 / 七塊肥皂	149
第 2 名	護理系	洪鈺婷 / 給爸爸的信	157
第 3 名	語聽系	許如琦 / 聽說	167
佳　作	視光系	施旻杉 / 白腳，墓仔埔，甜根子草	175
	醫研所	林家揚 / 難忘的 2020	183
	應外系	陳沅瑢 / 姊姊	191

新詩組

總講評 / 林德俊委員 206
個　評 / 阮美慧委員 210
個　評 / 曹昌堯委員 210
個　評 / 林德俊委員 211
第 1 名　醫學系　施昱任 / 牧羊 215
第 2 名　職治系　鍾采恩 / 我住的城市有一條河 218
第 3 名　營養系　黃宣芸 / 09******** 221
佳　作　語聽系　羅子濰 / 城內，城外 224
　　醫學系　蔡承翰 / 退化性關節炎 227
　　語聽系　王慈薇 / 僅此一次的愛情 230
　　醫社系　周怡如 / 關於孤獨 233

評審委員介紹 236

序 Preface

「聽說 - 讀寫」分屬於早發與晚發兩個不同層次的溝通反應，在通識教育中是極為重要的素養能力訓練。「聽說」能力訓練在本校校園稱得上是新常態化，運用於專業的授課及演講的聆聽，以及課程內學生自我的口頭報告活動之中，經過不斷的反覆演練精進，成效良好，並往全英文化方向演進。相較於「聽說」訓練，學生「讀寫」能力訓練是比較不足的，近年來，由於網路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年輕人講求溝通方便並凸顯活潑性，大量使用「火星文」來表達原本比較完整的文字結構，此舉雖然有效提高了溝通速度，但卻也大幅弱化了學生的腦力與思考力鍛鍊。

有鑑於此，本校將原本舉辦的系級「紫荊文學獎」徵文活動，升版成為校級的「迴旋梯文學獎」競賽，並大幅提高總獎金為 15 萬元，藉以吸引更多學生投入文學創作，目前為全國大專校院獎金最高的徵文活動。三年以來，迴旋梯文學獎的投稿篇數逐年成長，本屆投稿總數近百篇，入圍百分率 38%，得獎百分率 19%。校內外評審對學生創作題材的豐富性，以及巧妙融合其醫學專業學習經驗，都給予極高的品質評價，也展現本校學生創作的特殊性；據參與投稿學生回饋提到，迴旋梯文學獎創作平台，讓同學在課餘時有機會體驗寫作之美，將思緒轉換成喜歡的文字，與他人分享。其中更有同學連續參與三屆投稿，不但樂於寫作並從中得到滋潤成長，也在本屆獲得散文組首

獎，這些來自評審團與創作者的點滴分享，不但傳達了本文學獎活動的價值成果之外，也給這項活動注入滿滿的養分並促其茁壯。

「三」是一個具有多層涵義的數字，象徵著天 - 地 - 人的圓融，象徵著多數、成熟與永續發展的潛能，同時也呈現本校師生努力經營迴旋梯文學獎的誠心與具體的成果。本人基於副校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的職責，將透過多元計畫資源繼續推動並提升迴旋梯文學獎相關活動，於通識中心擴大開設寫作訓練相關課程，並於圖書服務組辦理作家寫作工作坊，讓學生有更多學習文學創作機會，多多利用文學創作總結呈現其在校所學，師長們藉此了解教育可能發揮的成果，學生之間可分享交流彼此間具深度的學習經驗，引導正面且完整的學習。當然，要塑造良好的校園寫作風氣並增加投稿數量，持續努力是少不了的事情，在撰寫本屆序文的同時，第四屆迴旋梯文學獎徵文也早已進行中，相信凡事以「誠」，敬業努力必有所成，「迴旋梯文學獎」亦若是，期盼此一活動能成為新一代「中山醫大」人的能力象徵代表。

副校長

何永全 教授

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 / 貓雞主人
魚 / 姜智渝
海豚紀行 / 楊馥

白蛇 / 許欣懿
幽靈十四 / 尤辰芳
金屬藍 / 趙芷彤

小說組 總講評｜林培雅委員

本屆共有 20 篇投稿作品，12 篇入圍，評選出前 3 名及佳作 3 名。總體而言，這一次的作品水準較以往整齊，比較不好的作品幾乎沒有，在人物塑造、情節的安排、整個氣氛的營造和內容深度的呈現都具有一定的水準，是三屆以來素質最齊的。

1. 題材多元豐富：

此次作品一樣有多元豐富的呈現，有很多同學寫童話式書寫，到目前為止，童話式書寫的作品都有一定水準，但還沒看到非常好的作品出現，童話書寫和小說創作畢竟不一樣，它比較像是在說故事，當然在故事中會有一些寓意，但在文字的呈現上會比較沒有技巧，在寓意上深度也會比較不夠，所以童話式書寫的作品比較難列入前三名；但其中楊馥的作品〈海豚紀行〉比較不同，它也帶點童話味道，但又具有寫作技巧和豐富性的書寫。

另外比較經常被寫作的題材是「愛情」，但有一些寫校園愛情的會讓人感到不安是因為大部份寫的是關於「背叛」，不知道這是反映現況？還是背叛式的愛情在現在同學的世代是一種常態？這讀來讓人有點憂心。當然也有些作品寫的是比較溫馨、深刻的愛情，希望往後這種好的作品多一些，可以鼓勵我們繼續往愛的世界邁進。我最近參加生命教育研習營的中心宗旨便是「人生無常，唯愛永恆」，很期待日後的作品可以呈現人生中雋永的美好，大家會比較充滿希望。

這一屆也有書寫對生命的虛無和生活的空虛的作品，例如第一名的作品〈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就把對生命的無力感、虛無，人生找不到方向的這世代的頹廢感描寫得很好，有兩位評審老師評選為第一名，最後討論結果沒有太多爭議，所以列為第一名，這篇作品反映出的世代性，也是我多年來教學中感受到的，也試圖去幫助同學，但這是這世代的問題，不僅僅是台灣，是全世界的問題，裡面也加入網路時代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在人際網絡上大家可以非常熱情、毫無保留的去探討許多事物，但現實生活中，人和人面對面時，都用了一道無形的牆把雙方給阻隔開來，這篇小說就呈現了這樣的時代氛圍，其他篇作品也陸續有呈現，只是沒有第一名作品呈現的那麼好。

2. 評選標準：

另外在人名設計方面，不知道是否受韓劇或言情小說影響，不太像真實的人。小說創作中的人名安排需要有一些創意，最好可以跟小說內容產生連結，才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意義。我們在看待作品時，會有幾項特點：(1) 整體性：人物塑造成不成功？情節的安排是否完整？表達是否流暢？有些同學寫到後來，結尾弱掉了，可能後面時間不夠，這樣會削弱整篇小說的完整性和藝術價值。(2) 情節安排：我們希望小說可以呈現豐富多樣的內容，在這多樣的內容裡面，作者是否能駕馭它？在短篇小說約一萬字的字數限制裡面，去做設計和剪裁，抓住想要呈現的重點，

這部分如果可以剪裁安排設計成功的話，就會是一篇出色的作品。(3) 文字細膩度：還要比較的是小說描寫的細膩程度，有些同學的故事寫得很好看也很完整，也可以給人溫馨的感受，但就是細膩度不足，細膩度要從文字的字裡行間去抓出某些點去鋪陳。(4) 創意：另外還會看創意，同樣是寫愛情，會不會寫出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可以讓人耳目一新、別出心裁的作品，分數就會拉高許多，這一點有時會是一個很大的決勝關鍵，因為無論是小說或藝術作品，強調的都是獨創的精神，因此如果可以寫出自己的特色、風格，這樣的作品才會是成功的作品，也才有機會進入前三名。(5) 題目安排：題目是整篇文章的眼睛，題目有沒有辦法一針見血，讓閱讀者可以直接或引發看到文章所要呈現的重點，所以題目是一個關鍵的要點，題目的設計很重要，從題目就可以第一時間吸引住讀者的目光，因此題目的設計上需要花一些功夫。

3. 聚焦及割愛：

前兩屆有同學寫古典的題材，把場景放在過去時空，寫過去的故事，但都很失敗；也有同學嚐試寫穿越劇，也是時下很流行的題材，這一屆沒有上述兩種作品。今年有同學古典新編，例如〈白蛇〉這一篇，將白蛇傳的故事放到現在的時空去做改寫，寫得蠻成功的，有位評審給到第三名的成績，跟這位作者鼓勵一下。跟大家強調，不是古典或傳統的題材不能碰，有些東西是跨越時代共通的點，

而如果給古典或傳統題材賦與新意，寫得好也會成為佳作的。所以同學在創作小說時，題材不需要去設限，題材內容挑選好之後，再去看看自己是否可以駕馭，沒辦法駕馭的點就要懂得割愛，讓整個焦點能夠集中，這一屆的作品都能集中焦點，不會渙散，所以蠻多成功的作品。

■ 小說組 個評｜方秋停委員

本屆小說作品主題多元，內容可觀，不少作者馳騁豐富想像力，賦予傳統故事新意、或者吸取西方小說、童話養分，編寫出複雜、耐人尋味的情節，頗能反映時代，寫出時下年輕人的苦悶及情感糾葛。其中〈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內容具控訴性，將「牢籠」意象運用得微妙純熟，細膩描寫出主角的處境與心境。以月光被條狀的影子截斷，綰合「籠」的形象，採情景交融手法暗喻整個社會被封死去路的窘迫。作者將寫愛情寫得很冷，但卻深刻。酒鬼鄰居、破窗、逃出牢籠、貓飛起來……，看似不經意，情節卻串聯得宜。〈魚〉從主角被關在陽台的記憶寫起、寫到魚缸之魚再擴及海洋生態，對人與自然的關聯進行反思。〈海豚紀行〉以擬人手法，寫出清新動人，寓意深刻的故事。其他各篇亦各有精彩，日後成績值得期待。

■ 小說組 個評｜祁立峰委員

「第三屆迴旋梯文學獎」整體來說，作品差異較大，有以類型文學為主題的，也有以校園愛情或學生日常之抑鬱苦悶為題材，但也有奇幻想像、古典新編或童話詩意為題材的作品。譬如〈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魚〉都透過現代主義的寫法，呈現出作者的心景以及濃厚的隱喻。就我個人來說，〈海豚紀行〉以海豚作為敘事者，全

篇瀰漫著村上春樹風格的疏淡與哀愁，讓人聯想到電影《海獸之子》，至於〈金屬藍〉以一個有缺陷的矛兵公仔作為隱喻，象徵幾個角色的抑鬱與感傷。而〈魚〉也相當特別，敘事者並非學生，而是從小時的創傷經驗寫起，寫到結婚生子，子女捲入戰爭，那種混亂時代的危如累卵掌握得相當精確。也由於中山醫的特質，許多篇章都與醫學、醫療等場景或科技有些關係，這也是迴旋梯文學獎不同於文學獎之特色。正因為接觸生死之大事，即肉身即道場，參賽者於生死醫療之細膩感受，讓參賽作品更具立體性。至於在獎金方面，相較於其他校園文學獎，迴旋梯文學獎的前三名獎金可謂是相當優渥，但以這樣規模的文學獎競賽而言，參賽篇數略少了一些，實殊可惜，也期待投稿同學能多多把握踴躍投稿。

■ 小說組 個評｜林培雅委員

本屆作品大都具有一定水準，是歷屆以來水準最齊的一屆。有幾篇作品用類童話的方式敘述一個動聽的故事，而這樣的書寫方式歷屆皆可見，但仍停留在說故事的寫法，尚未出現水準以上的佳作。「愛情」是本屆常見的主題，內容豐富多樣，有的溫馨雋永，有的醜陋殘酷，各異其趣。其中〈白蛇〉用古老的白蛇傳故事做為基底，用現代的生物科學重新詮釋白蛇的生命，並將男女主角的性別調換，呈現出全新風貌，頗有創意。本屆也有一些作品挖

掘生命的內涵，有些頗有深度，例如〈金屬藍〉、〈幽靈十四〉，寫出被父母遺棄、漠視的生命，如何垂死掙扎，到最後獲得力量的過程，生命的厚度由此展現。年輕世代的虛無、疏離感充斥在幾篇作品中，頗能反映現代化社會的氛圍，〈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是其中的優秀作品，寫出原本應自由奔放的年輕生命，卻被世俗的框架束縛動彈不得，突破藩籬躲進虛無的網路世界，卻仍找不到安頓生命之處，無法再生存下去。另外，〈魚〉和〈海豚紀行〉都以海洋為背景，都有作者獨特的創作手法，其中〈魚〉是所有作品中連結最廣、跨越最大的，從童年被外婆「關」在陽台之後，「關」的意象不斷出現，也一再被突破；〈海豚紀行〉不以人為主角，而是以動物、植物為主角，並賦予他們人性，帶有童話的夢幻感，又有細膩深刻的生命情境書寫。本屆的作品篇數雖較少，但量少質精，許多意象、隱喻、象徵的書寫都迭有佳作。



■ 得獎感言

貓雞主人 / 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

雖說寫作時，總有「優勝舍我其誰」的狂妄自信，但真正獲獎那一刻，還是充滿驚喜惶恐的意外感。像這種矛盾的小事物正正是創作的原動力，仿佛有什麼難解謎題時，只要以此為主軸，一字字拼出故事，就能附身於虛構的角色上，籍此找到暫時令自己安心的答案。這種安置心靈的解惑過程中，所誕生的故事到底孰好孰壞，作者其實難以判定。能得到那麼多的肯定實在是意料之外……我不寫了。

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貓雞主人 / 餐飲系

等了很久，外送終於到了。

我已經蹲在樓下一段時間，我住的這條巷子容易被誤認成斜坡下的另一條，不管是外送員還是郵差都常搞錯。路燈下吊生著一叢一叢的飛蚊，光池裡上下浮沈，我抬頭出神地看了幾秒，直到機車的引擎聲停在我身旁，外送員兩手把我的冰遞過來，嘴裡不住地道歉，帶著一種讓人心神不安的惶恐。

我看不得別人這樣和我說話，掌管別人生殺大權似的，接過紙盒就倉皇地逃上了樓。上了樓，進了房門才猛然想到，忘記看信箱了。我總是這樣，想要順手做一件事，結果開頭想待會做、中途想著最後上樓前再做、上樓前一恍神——就忘了，最後還是得專程下去一趟。我幾乎要對那個讓我多跑這趟的人起慍怒了。

我踩著拖鞋，噼哩啪啦地下到門口，扒著信箱一看——空的。我鬆了一口氣。

這時隔壁的鄰居剛好回來，我朝他點點頭，他手上拿著一個空的圓筒型餐盒，有點侷促地也回了我一個招呼。空氣有點僵硬，我張了張嘴，我知道他固定這個時間會去餵附近工廠前的野貓，於是想說些野貓節育觀念之類的，但沒等我醞釀完開口，他就匆匆轉身上樓了。

我回到房間，打開那盒已經化成糖水的冰，差點眼淚就掉下來。我固執著不願意把它倒掉，好像它還能自己倒轉，結回成冰似的。我抱著手機縮去了床上，外送平台已經催著我評分。

他們憑什麼覺得能夠毫不付出地得到我的偏好跟取向？

資本家把刀子抵在外送員跟商家的脖子上，然後逼人做選擇。我不乾不淨地含糊罵著資本社會或者自由經濟之類的，評了滿意、滿意、滿意。我感覺自己溶進了手機裡，化開了，然後重新被固化成數字，分類擺進了連最嚴重的強迫症都會微笑的格子裡。

我曾經和謝零談過許多，關於經濟體系其實是上下交相賊，又或者是我說，他哈哈大笑起來。

我和謝零是在網路上認識的。那時候是夏天的晚上，冷氣的聲音轟隆隆地重複著，我定 27 度，但還是很冷，我裹緊了被單，在決定關掉手機前的最後一刻遇到了謝零。在他之前我已經重複了大約一個小時的等待，語言單調又類似的機器人一個一個送進來，再一個一個離開。輸送帶從不為了我而停下，但要我說實話，二零二零年的成年人們似乎太淒慘了點。

而謝零看上去像是偷偷混進去一排機器人裡頭的人

類，在輸送帶跑過去時，還朝我眨眨眼睛。那一晚我配著暖黃色的小夜燈和他聊天，這也導致後來每一次我想到他，先想到的永遠不是他，或那天兜兜轉轉說的德希達和葛蘭西，而是那一床撲散的暖色。

黑漆漆的房間裡，我在闔上眼睛前捉著手機，瑩瑩藍光直射我的眼部，最後一次的訊息紀錄是一週前。

當我再次收到謝零的消息時，已經入秋了。那天我不在家，坐在學生餐廳裡一邊勉強扒著午餐，一邊一個人當三個用地處理通識課同組組員的爛攤子，我飯沒按時吃就會胃痛，沒嬌氣命格的人硬是生了個嬌氣無比的胃，我想當時我的臉色肯定兇得人鬼同懼。

謝零就在那樣一個時間點發了一張照片過來，我愣著看了來訊提示許久，最後還是點開了。

一張模模糊糊的平凡街景，第一眼我並不懂，第二眼，我坐在人滿為患的學生餐廳，兩手發冷，彷彿即將窒息在急速緊縮的空間裡。

在那張照片中，有一根同時貼著「越南新娘」和「神愛世人」兩張廣告單的電線竿——我家門前的電線竿，而我鄰居二樓破掉的窗戶也隱約入了鏡，並且那扇窗被他養的笨貓一頭撞破也不過就是前不久的事。

“你的房東把你的窗戶焊死了”

我已經無法分辨我的胃會那樣令人發狂地狠狠扭轉起來，是由於太晚吃飯，抑或是這張照片和謝零附上的話。

如同塞進去的廉價澱粉通通沒有轉換成血糖，我的手像超過十小時沒有進食一樣抖起來。“我家是落地窗”我這樣回道。訊息立刻地被已讀了，卻遲遲沒有回覆。我想，不能被他發現我確實很緊張，於是手一撇退出了聊天畫面，然後神經質地盯著手機，等著看他還會說些什麼。

過了很久，他才慢吞吞地說：“可是這戶的窗是開的”，他指的是鄰居那扇窗。

“然後呢？”

在我這樣回覆之後，一直到整個下午被燒過去，他就像啞火一樣，沒有再說一個字。我感覺我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傍晚回家的第一件事，我就去按了鄰居的門鈴。

我壓著焦躁，在門口等著。過了幾秒，一個含糊的男聲從滿是雜音的對講機裡傳來：「……你好？」我咽了口口水：「你好，我是隔壁的住戶……」「怎麼了嗎？」

我愣了一下，這個人聽上去比我還要緊張。猛地，一個很可怕的想法襲上我的腦袋，萬一這個在和我對話的人

已經不是那位清瘦的鄰居呢？

「……不好意思我有急事，能請你下來一下嗎？」過了幾秒的沈默，「抱歉，我不是很方便。」我幾乎已經看到鄰居倒在那裡懨懨一息的畫面了，「拜託了！一下就好，不會很久的。」我說。

我打開了手機的錄影，鏡頭朝向門口，放去了一旁的草叢裡藏起來，然後握緊了回家路上買的防狼噴霧，躲到了門的反向邊。

後來每次想到這段，都會使我忍不住笑出來。

當時其實我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報警，然後躲上樓，遠遠地讓自己事不關己。那麼也許，往後那讓我幾乎發狂的一切都不會發生也說不定。但我那時的腦細胞幾乎都被衝上來的熱血燒熟了，我屏著氣等待，聽到虛浮的腳步聲傳來，一步、兩步、三步……終於停在門前。

門吱呀打開，我握著噴霧的手才半伸出去，就僵在半空中。

——來的人，確實是我的鄰居沒錯。

看上去一切都是誤會。我把噴霧收起來，慢吞吞地從門後的影子裡走出。他沒有什麼反應，倒是比平常熱情了

一點：「嗨。」，他帶著一身濃厚的酒臭，用力過猛地刻意站直了，但依舊香飄千里。來都來了，我忍著反胃開了口：「你好，那個……想請問你今天有在這附近看到奇怪的人嗎？」

他瞇著眼，眼皮單薄浮腫，底下的眼神混濁，不是很能理解中文似的：「奇怪的人？」

我草率點頭：「對，譬如說有人站在這邊拍照，或者想要爬窗之類的。」

「拍照？」他喃喃重複一遍，然後眼神突然亮了起來：「你看到拍照的人了？」

我被他嚇了一跳：「沒有。」

「哦。」他抽掉了骨頭一樣，靠上身後剝著鐵鏽的大鐵門，緩緩蹲了下去，抬起臉來，一團暈霧的光打在顴骨上頭，照出一片山稜，有光的長上來，映不到的就深深沉落下去。「我沒看到有人在外面，」他說完，笑了一下：「如果有的話，大概是貓吧。」，就抬手揮了揮，回去了。

目送他進屋，他駝著背的身影像一條狗邁回籠子裡。我去把手機拿起來，停止錄影，滴的一聲。然後一直到他從樓上傳來關門的聲音，我才想到，快一年了，我還不知道我的鄰居的名字。

我的鄰居，在我知道他的名字之前，首先知道了他是個酒鬼，然後在某天看見他指腹泛黃的燙傷痕跡後，我就知道，我大概再也沒有機會知道他的名字了。

我看著他從一天一次，變成三天一次，一週一次……然後就很少看到他出去餵貓了。有一次我睡前去拉開窗簾，鬼使神差往樓下一看，竟看見他躺在門外的馬路上，旁邊圍了一圈貓，月光打在他身上，荒誕劇的首席男主角。

我透過防盜窗的鐵條看出去，就像他被不鏽鋼切割成一段一段，整齊地落在柏油上。非常突兀地，我想起了謝零說的那句「你的窗戶被房東焊死了」。謝零說的很多話我都記得，其中最印象深刻的，大概是他的遺言。

就在我知道他是個意圖靠寫文章謀生的夢想家之後，我對他說，我想看他的作品。

“不行”

“為什麼”

“諾貝爾得主下凡怎麼能輕易被發現”

我笑起來，我喜歡他大言不慚的樣子，很快樂，像從現實裡頭撬開一個呼吸和遐想的缺口。

“拜託”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

“那就從了我？”

我握著手機等回復，遲了幾秒，他的訊息才跳進來：“要是有一天我死了，就把我的作品寄給你”

當時我並沒有太把那句話當回事，真正使我養成天天去看信箱的強迫症的，是在之後沒多久，我和謝零吵的那一架。因為在那次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說過一句話了，每天看看信箱有沒有他的稿紙成了我確認他生存狀態的唯一方式。

而謝零是個虛偽的、毫無堅持的混蛋。也許是燥熱騰蒸的暑氣催化，當我某天聽到謝零興奮地說著他的稿子得獎的消息時，我毫無喜悅的感情，反而只希望這個話題就此打住。我很清楚我不開心的原因，卻無法開口，只能虛意附和。

畢竟一個貨真價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不會對得獎這件事如此在意的。

他等於笑嘻嘻地毀了他建構的美麗假設，又或者是顯示了拼命追求他人肯定的那一面，低俗。唰一下，我那在

凡塵裡隨意遊走的詩人掀開面紗，露出一口大金牙。我的美夢被他毫無知覺地一下一下敲碎，露出底下的磚頭和潮爛的木材來。

但如果只是這樣，也不至於忍無可忍。

他立刻又開始造美夢了。只是這次他造的虛幻裡頭滿是銅臭味，濃烈得幾乎要燻吐我。他說之前他投的比賽得到優勝，大受好評，開始有出版商來聯繫他了，除了第一名的獎金，接下來還會有採訪、企劃等等，受到群眾追捧之後，錢、權、利……還能有什麼得不到？

鍍了一層薄薄的金皮後，垃圾也能秤斤賣兩了。他戲謔道。

最後，他說謝謝我。

拜託饒了我，不要說謝謝我，這只會讓我感覺今晚所經歷的一切不快都是我自己活該。

“為什麼謝我？”

“我從你身上得到了勇氣”

“？”

“還有開闊，我第一次能從別人的角度來看自己，這是我的靈感”

我關掉手機。把頭埋進枕頭裡，所有咆哮最終都變成含糊不清的嗚咽。

“我是真的喜歡你的作品”

“你根本一個字都沒看過吧”

我就算沒看過也知道，因為我們對於生活的無力感和憤怒是共同的。當我用網路蒙上雙眼，才終於嗅到同類的氣味，我們同樣孤單、同樣飄蕩。於是我擁抱他像擁抱自己，我們用互相欣賞來去學習欣賞自己。

但謝零卻對著我說，他寫的東西是只能賣錢的垃圾。

後來，我的鄰居搬走了。也許是涼天，也許是暖天，我記不清楚。我那天回到家，難得看到房東站在樓下，跟幾個住這附近的叔叔、嬸嬸湊著頭不知道說些什麼。基於禮貌，我點點頭，而他們的談話內容卻未經允許地擅自飄進了我耳朵。

「進前著有鼻著彼个味……警察安怎講？」

「走敢若飛咧……」

我攏了攏身上寬大的襯衫外套，抬頭看，風刷亮了天空，陽光有點刺眼，隱約可以看到隔壁二樓有工人在走動，大概是來修窗戶的。雖然也只是聽說，但我的鄰居似乎為了保留那扇窗的破洞，預付了一筆修繕費。

這件事的原委我也曾和謝零說過。

當時我吃著湯麵作晚餐，突然「碰！」一聲巨響，拉開窗簾去看，就看到隔壁二樓的窗戶嘩啦啦碎了一地，除了我之外，還有不少人也探出頭往那個方向。只見我的鄰居在裡面著急地看著貓，而貓已經衝破封鎖，呼吸到屋外的新鮮空氣了。

我興奮地和謝零形容：“那隻貓像飛起來一樣”

謝零打字跟回覆訊息的速度都算快，而那一次，他很少見的隔了近三十分鐘才回應。

“說謊”

我頓了一下，“我怎樣說謊了？”

貓沒有飛起來，牠肯定一身是傷，然後還要花他主人一大筆醫藥費。他接連說道。也許謝零是對的，因為我確

實沒有看到貓。但那不重要，牠已經在我腦中飛起來了，身披月色，那一刻起牠就不是一隻撞得眼冒金星的笨貓，而是全人類的英雄了。

鄰居搬走的這天下午，我照常去看信箱，這次我一打開就看見一本文學期刊靜靜躺在裡頭。

我拿起來看，沒收錄幾篇作品，期刊名稱我連聽都沒有聽過，大概是小眾得不能再小眾，這個月出完都不知道下個月在哪裡的那種雜誌。

我幾乎是立刻就知道了，這就是謝零。

翻了翻，在某一頁果然看到了「謝零」兩個字。

「小說組第參名『南文山中』 作者：謝零 」

我看著那個「參」字許久，才緩緩讀起內頁。而跟我想像的一樣，我果然喜歡他的作品，文字方塊組成的詼諧和揶揄，尖刻又冷淡，主角說他喜歡貓，因為貓會飛起來拯救人類。我望著在文章後頭的作家通訊地址，心想真巧，我有一個鄰居，他也很喜歡貓，曾經養過的那隻也會飛。

謝零留在上頭的住址，和我家地址相差無幾，僅是那端正無比的 11 號，彷彿自行截肢似的變成了 10。

那扇對講機要壞不壞，沒有貓眼，陌生又神秘的 10 號門扉。

我用力閉緊眼睛。啊啊，緣份真奇妙。

收到雜誌之後的幾天，我一直在做夢。

我白天查了一些海洛因吸食者的資料，夜裡就夢見謝零手指上的燙傷痕跡。

我也一直想起那天謝零在酒氣的團團包圍之中，坐在他住處樓下的大門前，抬頭說話的表情。就好像餘燼用盡最後一滴燃油，奮力地伸出火苗——最終還是熄滅了。

以前我一直以為我的鄰居是個靠父母匯錢來養的無能青年，現在想想，也大多是從左鄰右舍的嘴裡聽來的。沒有正經工作是真的，但謝零不只一次和我提過，他想要他爸媽認同他在做的事情，因此我覺得，也許他是真的沒有跟父母拿錢吧。

畢竟我一次都沒看到有外地來的老夫婦到訪隔壁過。

謝零就這樣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消失了，好像他從來不存在一樣。但每當我抬頭看到我桌前的防盜窗的時候，就會浮現出「也好」的想法。

謝零終於和他的那隻貓一樣，衝破桎梏，乘風歸去了。

他的離去不能怪我，歧視酒鬼和毒蟲是整個社會的共識，與陌生人保持警戒則是共業。我在維持自身基本安全的條件下付出了足夠多的真心，那麼誰也不能怪我，我不能為了捉住他的手連自己也一塊沈淪下去。

我沒有辦法捉住他的。在那樣的情況下，甚至連理解他都不可能，他當時畢竟只是一個一年都沒說超過三句話的男鄰居。

他說的那句「窗戶被焊死了」，大約就是這個意思。我們都在雞籠裡面，勤勤懇懇地下著蛋，人類去到動物園以為自己是觀賞者，殊不知回到家自己也是被觀賞的。資本家，或者更虛幻的概念——神明之類的。又或許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不過就是四維生物手裡的模擬遊戲，牠要我們彼此猜疑、冷漠，為求自保就拼命地往別人身上貼標籤，而貨幣交易鎖死了人賴以維生的基本資源，就確保了我們誰也別想安然逃出。

於是沒有正職的謝零、沒有愛人朋友親人的謝零、喝著酒的謝零、吸著毒的謝零，通通被乾脆地關在了「非正常」的籠子裡，也許上頭還貼著「畜生危險　請勿拍打餵食　否則後果自負」的警告標誌。

沒有人去尋著脈絡找到他，而最令人難過的是，那條脈絡甚至不難找，就擺在那裡，看與不看的區別罷了。

我闔上雙眼，在睡前重複告訴自己，我也在籠子裡，不同的籠子，但總歸是沒有心力的——我頂多只能算沒有竭盡全力做到全對。

因而錯不在我，是封死他去路的整個社會。

有一本我說不上多喜歡的漫畫，裡面一個配角說：「出生入死的經驗不見得會讓人成長，但枕邊堆積的落髮、喜歡的夾菜麵包消失在便利商店裡，這樣微小的絕望則會。」

在時間被延展拉長之後，我發現謝零的事，和我那碗溶化成糖水的冰一樣，不過就是這類微小的絕望罷了。

我把日子過得如同一窪死水，照著路線循環往復地走，而當我發現生活裡唯一不可預期的竟然是氣象預報的時候，就會猛然又想起他。他像一根刺，不痛，可是就是扎在那裡。

我和謝零在樓下說話的那天恍如隔世，那天在他下樓之前，我把手機放去了草叢間，讓它像條伺機而動的蛇，靜悄悄、忠誠地看著一切。窗外月光普照，照進屋子就被

條狀的影子裁斷了。我手裡握著手機，謝零最後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傳來，我突然很想出去走走。

披上針織外套，把影片傳去給謝零的帳號，然後封鎖了他。

我走在人行道上，地磚閃動著細碎的亮點，像踩上了銀河。我拿出手機，拍下了腳下的星空，畫面的盡頭是我學校前的火車站。我打開了通訊軟體，下一秒想到這則訊息已經不能傳給他了，終於蹲在地板上哭了起來。

我的眼淚染深了一小點地磚，我看見紅色啪嗒一下變深，它會穿過這一片冷硬的假象，落在另一個世界變成雨嗎？當他淋濕了兩肩，會知道那場西北雨是為他而下的嗎？

我抱緊自己，巨大的孤單變成惶恐膨脹著將我一口吞噬。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我也許聲嘶力竭地尖叫，也或許沒有，我的意識和現實一邊是油，一邊是水，中間滴了清潔劑下去，從此日夜交錯、天地倒懸，在走一步倒兩步的暈眩之中，彼此相融再也無法分開。

後來我時常覺得我又見到他了。也許是真的也說不定。



■ 得獎感言

姜智渝 / 魚

很感謝能有這個機會來展現自己的創作，很意外能得到這個名次。

寫作無疑是私人的感受，將內心血淋淋地剖開在眾人面前，令我感到不安與難為情。當我描述完前面故事主角的經歷後，這個故事就該結束了，剩餘的是探討權力。祖母為何能傷害她，她為何逃不掉？因為兩人之間存在著無法反抗的能力差距。

原本的情節安排是讓丈夫的背叛，利用主角受惠自身事業，然而我中途放棄了；當我的故事沉重到我自己都不願意提起，又要怎麼說服別人呢？

於是丈夫成為美好的符號，藉由戰爭來最直白地探討權力。

鳥兒吃魚，止於飽腹；人們往往欲深谿壑。

因此當戰爭無情地帶走女兒與丈夫時，過去的傷痕與現在的悲傷無可避免地成為絕望的漩渦；然而啊，還是存有希望的。

身為唯一男丁而被調離前線的兒子，還能從陽台裡活著出來的她，正是慈悲和節制的展現。

魚｜姜智渝 / 醫學系

人需要被關一陣子，才會明白這行為的不合理之處。

如果不是陽台塞滿了雜物，我可能會更快領悟到這點。

我不記得我這次被關進防火巷的陽台是甚麼原因，這無所謂，對於六十六歲的祖母而言，將六歲的孫女關在陽台毋須理由。

我盯著地板上的磁磚、矮牆的磁磚、加蓋的厚木板、圍住陽台的鐵柵欄與擋住柵欄空隙的壓克力板。

上方被鐵皮遮蓋，我毋須擔心這潮濕悶熱的城市翻臉下雨。

壓克力板是好看的寶綠色，霧面且半透明，消磨我一會兒時光。直到中午的悶熱實在難以忍受，我只好讓注意力離開這斑駁的綠色光影。

我望向旋鈕扣被鎖上馬賽克落地玻璃拉門，裡面是父母的房間。他們很忙碌，不常在家，我於是被託付給祖母。在我去幼稚園之前還有個同年齡的弟弟會來玩，現在則久久才見一次面。

透過模糊的玻璃，我看見飯桌的燈熄滅了，不見祖母身影。

「阿婆！我要尿尿！」悶熱的恐懼從肺底撕過心臟，穿過氣管爬出嘴巴，再過幾年我會學到人體的發聲部位在咽喉的聲帶。

沒有人回應。

街道對面眷村的波羅蜜樹上傳來惱人的蟬鳴，把嘶吼

帶走的悶熱拿還給我。

上次我好像是哭到昏睡，被祖母拍醒帶出來。

這次我依然恐懼，卻沒有哭泣的心情。

看來沒辦法依靠昏睡度過接下來的時間了，我一邊感受加快的心跳，一邊嘆息。

我倚靠雜物，踩踏並把玩物品，不知不覺爬上陽台的木板，等一下應該沒辦法回到磁磚地面。

寶石綠塑膠板把陽台捂得緊緊實實，防火巷外的景色只剩下輪廓。

似乎有車子停在防火巷，引擎聲從正下方擊中我，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當我拿起哥哥的生日禮物，噪音倏忽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交談聲。

聽不清談話內容，因為我的注意力完全在這個禮物上。它是春天時父母猶豫後才購買的顯微鏡，哥哥操作沒幾次就丟在陽台，於是乎它成為了我的玩具。

我把之前玩的那種方式——把長方形的透明塑膠片放在黑色塑膠上，裝上電池開燈，調整圓圓的鏡子讓光反射到黑色塑膠的洞洞，打開上面的黑色塑膠桶子的蓋子讓光線照到牆壁上。

只可惜現在的陽台還挺亮的，看不太清楚圓圓的圖形。

我又換了幾個長方形塑膠片看，然後把燈關掉，收拾哥哥的生日禮物恢復原狀，想著晚上被放出去吃過晚餐，要找機會問哥哥願不願意借我玩，他同意再拿到屋子裡。

陽光在不知不覺間變得柔和與金黃，我感受到渴與尿。

思索一下喝尿的可能性後我放棄了這個想法，我還不想又被打。

躡手躡腳地從木板爬回磁磚地板，辦到這項豐功偉業後我趴在拉門的玻璃上，用母語大聲呼喚祖母：

「阿婆！我愛尿尿！」「阿婆！我要上廁所！」

我望見飯廳的燈亮又熄滅，家裡大門被鎖上的聲音悄悄鑽入我耳洞。

她出門了啊？是要接哥哥嗎？

被玩具及光影帶走的懼怕在此時此刻被無力感抓住，面對我直奔而來。我坐在地板上感受著皮膚貼著磁磚，衣服濕透了，聊勝於無地阻擋磁磚帶來的冰冷。

有鹹鹹的水滑過臉頰，掉進嘴巴。

我還是哭了。

張大嘴控制哭聲，我以往的嘶吼只剩下氣音，眼睛好熱，臉好熱，鼻子塞住了，什麼都看不到了。

我希冀著祖母晚一點回來，至少等到我哭完並且看不出我哭過再回來，否則又要被關心、被數落、被責備。

思緒朦朧間，我莫名想起阿婆說過的話：「妳看，電線杆上的麻雀好可憐，下雨了都要淋雨，沒有家可以躲。」

平時她這麼說的時候，盯著我看，帶著我無法理解的情緒與目的。既然不知道她為何這麼說，我便無從回應，只是盯著她看，觀察著窗戶落在她臉上的光線與色彩。

偶而我會順著說：「對啊，好可憐。」即使我不明白

可憐的意思。

「嗯。」我最常這樣回答。

有一次我順著我的感覺，坦率地表達我對麻雀的想法：「牠們跳來跳去好可愛。」

祖母沒有回答，只是失去興趣般移開盯著我的視線，看著麻雀發呆。

哥哥回來了，注意到我不在屋內，轉開落地門的旋鈕扣，拉開陽台通往臥室的縫隙，我鑽了出去，奔向飯廳，跑到廁所尿尿。

尿騷味充斥著廁所然後被水沖走，我舒暢地走到飯廳裝水喝。

哥哥已經坐在電視機前，等待卡通節目，我跟著坐下，討要點心。

祖母用便當盒盛裝切好的蘋果與芭樂，兩個塑膠叉子插在上面，我們分食著。

好吃。

晚上母親回來，我討著擁抱並告訴她哥哥的生日禮物很好玩，今天下午都在玩那個。

接著我啊了一聲對哥哥道歉，因為我沒有經過他的同意拿了他的東西。

又過了幾天，我再次被關進陽台，這次我好像知道原因，是因為我跟哥哥打架。

打架的原因早已無從考究，你總不能要求六歲和九歲

的孩子說出事情的脈絡。

祖母把吵鬧的兄妹分開，並告訴我她聽完我們的各自表述後，我這個妹妹的過錯比哥哥多了一點。

我靠著磁磚牆哭泣，然後央求哥哥離開。

他覺得是他害我被關，我說服他是因為我不乖。

我不乖巧不聽話，也從未想過要聽話，用母語講：像個硬脖子的番人。

哥哥最後還是離開了，我鬆了一口氣，斷斷續續哭到沒力氣後，天馬行空地亂想。

從美麗的光影到我被悶死在陽台的可能性，思路是一連串的自問自答，最後的答案又問出了最初的疑問，就像父親放給我看的影片內容，說了所有，又什麼都沒說。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比起描述戰爭與大道理的動畫，我更喜歡這個什麼都講又什麼都沒講的故事。

或許未來我會知道原因。

斷斷續續被關陽台的日子持續到我八歲，那天我在思索著懲罰的意義。

祖母懲罰我的方式有打、罵、關，這三種對我來說都很難受，並且都沒有收穫。

和哥哥打架可以活動身體，母親責備前會告訴我來龍去脈；但祖母的懲罰對我來說只是懲罰的行為本身，我不懂原因與結果。

我如果說我被打、被罵，可以消除祖母的怒火，那我

被關呢？

眼不見為淨？可是終究要放我出來。

讓我反省？可是卻不教育我怎麼省思。

人需要被關一陣子，才會明白這行為有多不合理。

無從補救自己犯下的過錯，也無從學習正確的言行。

只是消耗著食物與水。

我是個隨心隨性的小孩，囚禁不會改變我的行為，只會讓我感到恐懼。

而當我從陽台被放出來之後，我依然做著自己想做的事。

把囚禁本身當作懲罰並不合理。

當我想出結論，並告訴祖母，我得到一頓打罵。

也是，六十八歲的她並不需要理由來處罰她八歲的孫女。

我十歲過後就沒有被關在陽台了。

這件事情是附帶於另一個發現。

我那時發現我在父母的臥室睡覺時，總會感到悲傷，並且在哭泣中沉睡。

接著我才然發現，我已經不會被關在臥室外的陽台了。

後來家裡養了魚，美麗的孔雀魚。

深藍色的魚尾足夠我打發整著下午。

沒過幾年牠死了，我在後院找個地方埋牠。

然後不再養魚。

我的成績在國中逐漸好轉，在高中變得優秀，然後我報考了漁業科學系。

畢業後，我致力於海洋生態保育。

在成長過程中，我逐漸領悟到聰明與智慧的差別：聰明是鋒利的刀刃，而智慧能控制刀刃的方向。

我明白我擁有的是聰明而非智慧，於是我把自己磨成一把尖銳的劍，為保育機構所使用。

勸說漁民放棄殘忍的捕獵方式，他們有時會聆聽，我們有時被趕走。

我們拍了紀錄片，用優美的畫面引誘觀眾專注，再平靜地轉換畫面到漁港、漁市，讓觀者自行體會濫捕的殘忍，順帶提及海洋垃圾的危害。

三十歲左右的國小同學會總是充滿驚奇。

有的人的孩子已經步入青春期，有的人抱著娃兒來吃飯，有的人在選民意代表，有的人還是以打工度日；絕大多數的我們，成為庸庸碌碌的上班族，作為無數個齒輪的其中一員，維持著名為社會的船。

「妳的工作是什麼啊？」溫文儒雅的男士問我。

「海洋生態保育的講師。」我回答。

「好神奇的職業，平常都在做些什麼啊？」

我抿唇思考一下反問：「你覺得呢？」

他皺眉，用正經的聲音說：「教我們不要亂丟垃圾？」

語畢，我們兩個都笑了。

和他說話很舒服，我可以盡情談論那些可愛又嚇人的海洋生物，訴說牠們的生活習性甚至性格、文化，這種聽起來很奇幻的說法；他會適時發揮幽默感或說幾句雙關，又拿捏在不冒犯人的分寸上。

我們交換了聯絡方式，並約好下個周末的電影。

坐我隔壁的同事聽說後笑著虧我：「之前是哪位女士說要嫁給海洋的？」

「心靈嫁給海洋。」我試圖更正這句話：「軀體還是可以出嫁。」

同事揚起奇怪的笑容說：「我先為那可憐的男士難過三秒……時間到。」

我拋給她無奈的眼神，轉身繼續準備下周的永續漁業講座。

電影是目前最流行的浪漫愛情片，在我看來卻過於乏味，我寧可把學生時代最困難的珊瑚礁生態梳理一遍。

中途沒撐住，還是睡著了。

當我醒來，身上蓋著一件西裝外套，而溫文儒雅的他專注地看著大螢幕。

好像演到劇情高潮，男女主角吻得難分難捨，攝影手法與音樂讓我感覺爛漫又純粹。

如果現在告訴我他們剛經歷了世界末日、生死離別之類的劇情，無論有多不合邏輯、不可思議，我都會相信。

這樣的情愛美得怵目驚心。

劇終後我們在座位上等待人潮少一些，我折好西裝外套給他。

「妳先拿著吧，待會兒離開百貨公司到停車場的路上會冷。」

我依言將外套抱在懷裡，開啟另一個話題：「剛剛的故事是在說什麼？我從女主角出國那開始睡著。」

他露出懊惱的表情道：「看來我片子選得不好，浪費妳的時間。」

「千萬別這麼說，其實還挺有意思的，只是前面鋪陳太久。」

至於這部片在我看來至多就是老調重彈，換湯不換藥，這些話就爛在肚子裡吧！

這位溫文儒雅的男士沒有拆穿我的語氣有多心虛，反而提議道：

「作為補償，我們下次去動物園怎麼樣？」

去動物園那天，我比平時早兩個鐘頭醒來漱洗。

畫上淡雅的妝容，穿上強調腰身的長裙，換上舒適的休閒鞋。

他到我租屋樓下接我，車上除了暖氣，還有加了鮮奶與奶泡的熱咖啡。

「看來這次我沒挑錯地點。」平時總是溫文儒雅的他，此時此刻展現出些許的自信與得意：「我們都很期待這次約會。」

「如果蜜月能在濕地，讓我久違地做觀察記錄就更棒了。」我因為暖活的環境感到放鬆，不小心把和閨密聊天的結論說出來。

他波瀾不驚地把話接下去：「是啊，一個月的鄉野生活感覺還不錯。」

「對了，今天午餐我訂好餐廳了！」我僵硬地轉移話題。

「麻煩妳了，我可以知道是什麼料理嗎？」

「叮叮叮叮叮——咖哩豬排飯！」我自備音效公布答案。

他淺淺地笑了，低聲問：「妳很喜歡吃咖哩嗎？」

「它是我祖母的拿手料理。」

我們交往了兩年就結婚了。稱不上太快或太慢，如果偏要分類的話是屬於交往時間比較短的那群。

我們的蜜月旅行安排在外島的漁村。

丈夫給我溫柔擁抱的隔天，為我準備早餐。

「我們不是放假嗎？」看著桌上的烤土司夾藍莓醬、馬克杯裡的拿鐵，我有些驚喜與心疼。驚喜是因為丈夫的細心，心疼是因為他在冬日早起的辛勞。

他給我一個親暱的擁吻，在我耳邊傾訴：「妳也應該享受一下假日。」

我紅著臉點頭，親一下丈夫的臉頰。

這個溫文儒雅的男士，真切地愛著我。

有了這份愛，我想未來無論遇到什麼挫折與困難，我都可以克服。

從他那裡得到的愛，足夠我度過餘生。

在蜜月期間，我們交換了無數擁抱、親吻還有愛語。

他彷彿無境的蔚藍大海、呼吸的空氣，包覆住我這隻魚，給予我生命。

「謝謝你。」我在他懷裡說：「無論是這個假日還是……一切。」

丈夫緩慢又深情地梳理著我的長髮，呢喃著：「我要謝謝妳，除了對我的信任還有……幸福。」

我們溫存片刻，他告訴我當地的村長總算同意紀錄片的拍攝。我高興地發出歡呼。

「人們何以如此殘忍？」我靠在丈夫肩上，為遭遇電死的魚哀悼。

他沒說話，沉默地抱住我的肩膀，讓我能夠倚著他的胸膛。

當晚，他提議我把注意力聚焦在溼地生態。至於漁業捕撈的議題，交給他就好。

我想反駁說這是我的工作，但看到他那近乎哀求的眼神，剩下的只有妥協。

回家路上，他問我不會覺得鳥兒對魚殘忍嗎？

「生存所需並不殘忍。」我說：「然而過度並且不必

要地捕撈，比如說電魚，那就會殘忍。」

他沉吟片刻提起另一個層面的疑問：「那妳是怎麼看待海生館的？」

「人類錯誤且自以為是的教育。或者說，因應觀賞需求衍生的冷血商場。」

丈夫挑眉道：「我以為妳很喜歡去海生館、動物園之類的地方。」

「學生時代去得勤，後來就比較少去。」我說：「錯誤且自以為是的教育是我們最容易獲得的資源。」

當我們的兒女即將上學，丈夫被公司資遣。

原因是我們拍攝的紀錄片提及旗下工廠的汙水處理不當。

中年失業的他簽下自願役，從此十天半個月才能夠寒暄幾句。

我問他：「你不怨我嗎？」

「當然不會。公司資遣員工可以編造出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理由，他們如果想留我的話會說這件事有益於公司發展。」丈夫親暱地捧起我的下巴，溫柔地凝視著我：「更何況……跟妳一起拍攝，對我而言意義深遠。」

他煞有介事道：「如果我們對自然的破壞是為了生存，那妳和妳的工作就是節制與慈悲的象徵。」

「那整個社會就是一隻鳥？」我笑著問他。

我們被自己的比喻逗樂，打從心底發出笑聲。

一雙兒女被我拉著送爸爸到巷子口。

「給我妳的袖扣吧！」他沒由來請求我扯下袖扣，我眨眨眼，沒有照做，而是把鑰匙上的「咖哩炸豬排蓋飯」吊飾取下，放在他手心。

願一切安好。

女兒的成績在職校好轉，在碩士時變得優異且出類拔萃。

她還來不及在她的領域大放異彩，戰爭襲擊了所有人。

永無止盡的轟炸與逃難成為日常生活，一天我躲進了有寶綠色霧面壓克力板的防空洞，火光和日光透過它照射在牆面。

我盯著光影發呆。

後來我都盡可能躲在那個防空洞。

女兒的牌位和同一波傷亡者共同埋葬，兒子替我走完這些行政程序。

兒子問我要不要先到國外避難，我告訴他：「你父親還在打仗。」

他又說先把我安頓好，等戰爭結束再安排父親去找我。

我忍住反駁他「時局混亂豈是你說得算，多少歷史寫在那裡，這件事幾乎不可能做得到」的心情，溫言問他：「那你呢？」

兒子低下頭，好似皮鞋上有無限春光。

感到心中酸楚，我給予他暖活又沉默的擁抱，放任他的男兒淚沾濕我衣衫。

秋風瑟然。

我在異鄉躲避戰火，這裡的生態與祖國截然不同，四季更為鮮明，冬日草木稀疏、春日百花齊放、夏日欣欣向榮、秋日農事繁忙。

由於此國並不臨海，我的職稱從「海洋生態保育講師」變成「寄生蟲學家」。

這中間當然經歷了再次就學、研究與結果發表，放大我過去學習的小環節並且鑽研精深它。

顯微鏡變成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第三年秋天，我製作檢體玻片時，不小心把蓋玻片折斷。

連續折斷三個蓋玻片後，我決定早退。

當晚兒子出現在我的住處。

我用力抱住他，歡迎他的到來，接著轉身準備他的消夜。

他帶來戰事趨緩的消息，我開心地聽著他侃侃而談。

如果兒子在望向他姐姐的照片時能夠隱藏自己的悲傷，努力忍住顫抖的話，我可以假裝沒看見那個祖母綠色的精緻盒子。

我們母子心照不宣地度過一週，他總算在星期六告訴

我訊息。

盒子裡是丈夫的死亡證明，還有一個經歷風霜的鑰匙圈，以及我當年為他挑選的婚戒。

「我的長官因此把我調離前線。他說『我們不能讓家庭裡唯一的男丁往槍口上撞，我們失去的已經夠多了』。」

兒子於是在這裡安頓下來，成為常駐此國的大使。

我垂垂老矣。

那天兒子早早出門接待貴客，我百無聊賴地坐在客廳，因為忘記穿拖鞋而感受著冰涼的磁磚地板。

我吃著波羅蜜果乾，盯著穿透祖母綠盒子的光影。光影明明暗暗地照映在矮桌上，像極了寶綠色。

陽光、磁磚、色彩與光影，帶著我的思緒回到幾十年前的夏天和陽台。

一切似乎都合理了。

祖母當然能無視邏輯與合理性，只因為想關孫女就把我囚禁。

我當然可以把美麗的孔雀魚養在家裡，為了喜愛而關囚牠終身。

人們理所應當到海生館、動物園，因為賞玩和教育值得我們消費來關押牠們。

漁民當然有理由選擇電魚，這是他們順應市場需求的最佳利益。

所有的凶殘與冷血都有了因果與邏輯。

掌握權力者，當然可以為所欲為。

只因為其握有無法反抗的能力。

戰爭亦然。

敵國能奪走他們素不相識的老百姓的性命，我國將士會殺戮著敵國的生靈，只因為他們握有武器。

人們彼此廝殺，因為我們的生命被我們的政權掌握。

掌心的刺痛把我從憤怒與恐懼的泥沼中抽離。

回過神，原來抓在手裡的是「咖哩炸豬排蓋飯」鑰匙圈。

我夢見了我的丈夫。

他是年輕的他，我是貌美的我。

我們在沙灘暢談可恨又可愛的寄生蟲，從牠們的感染方式、生命週期、切片型態、致病癥狀到環境益處與另類療法這種感覺道聽塗說的事情；他被我中間穿插的雙關笑話逗樂了，淺淺地笑著，一貫溫文儒雅。

丈夫要我觀察潮間帶上的候鳥群，牠們該有多專注於捕食軟體動物和魚蝦。

在我感到納悶前，他給予我溫柔的擁吻。

「我很慶幸，能和鳥兒的節制與慈悲共結連理。」他說。

天亮了。

兒子還活著。

我任憑窗外的陽光灑在身上，欣賞著百花齊放並感受楊柳風。

如果說我是一隻魚，那我的童年被囚禁在名為陽台的狹窄魚缸裡，少年時侷限於名為城市的湖泊；是我的丈夫，那位溫文儒雅的男士，帶我到大海。

他溫柔地包覆我、陪伴我，我們交換著愛，暖活彼此。

我是魚，而他就是我的大海。

兒子呼喚我出來吃早餐，我告訴他我想學一些貼近人心與人性的東西。

「不錯啊，比如說？」他問。

「我想想……各國風土文化怎麼樣？感覺可以寫一本書。」我說。

出於好奇，兒子問我怎麼會忽然想要寫書。

「因為魚兒要有海洋才活得下去，權力要有慈悲和節制才能長久。」

我淺淺地笑了。



■ 得獎感言

楊馥 / 海豚紀行

謝謝評審賞識，也謝謝圖資處勞心勞力的舉辦了這個比賽。迴旋梯文學獎至今已是第三屆，我也並非第一次參賽，然而依舊有些手忙腳亂，在此再次感謝圖資處對丟三落四的我多方容忍與照顧。這次的參賽想嘗試的東西很多，在取捨之間如何拿捏出最好的平衡，尚有很大努力的空間。儘管如此依舊是一次難得的體驗，過程中也獲益良多。最後謝謝包容著我的所有人，謝謝你們讓我可以盡情的任性。

海豚紀行｜楊馥 / 醫化系

好像聞到了早晨的氣味，海豚睜開眼睛，迎接著他的依舊是探不見終點的灰深藍色，與未曾停歇的下墜感。

已經懶的數清記事後的時間過了多長，也不記得究竟在這片海中生活了多久。海豚並不是喜歡記筆記，卻也不是擅長記憶的類型，總把事情編纂進腦袋免不了落下個幾件事情。然而關於自己的事情，他還是稍微有點自信可以把握的透徹。難以細算的日子裡，一次一次的過往經驗讓他知曉自己比起其他同伴確實有些相異之處，而海豚也確實從中掌握了權衡的技巧。儘管他並非生活在群體的中心，卻也不是太靠近邊角的位置，一眼望過去並沒有什麼不同。

據說陽光探入洋中約莫可以深入兩百公尺，那是理論上絕對得以覆蓋海豚生存空間的範圍，但海豚總是覺得這片海域透著一股陰冷黏稠的味道。既沒有著力點，也看不見盡頭，有如純粹的灰色。儘管放著不管似乎也不見有什麼問題發生，僅是令人著實煩悶。

海豚確實是對時間沒什麼概念的，他的生理時鐘似乎從來都不搭理日落生息，本人也未曾在意。只是天氣逐漸變暖，宣告著夏天正緩慢到來的訊息，他卻無法忽略。

那向來是四季之中最喧鬧的時節。洋流會帶來許多過客，沖散許多一往如常；高熱的氣溫如同大釜下的柴薪，把思緒裡的水份蒸乾，讓那些雜亂無章又無處發洩的情感變的更加混濁而衝突。他說不清自己對於這個季節的好惡，但若是和其他時候相較起來總還是有多一點感觸的

吧，海豚單純的想著。

至少直到他第一次親手觸碰花朵為何物之前，他都是這樣認為的。

洋流自南邊來了，不出意料地。

海豚把自己安置在水流並不強勁的位置，彷彿看電影似的欣賞著。當然這是浪漫些的說法，海豚想著，事實上他就僅僅是放棄了參與，旁觀著大千世界的匯集從眼前走過。

然後他看見了花。陳舊而脆弱，連洋流都將之遺棄，轉眼變要沉入海底。

海豚在腦袋裡翻攪著與花為數不多的相關知識，覺得那大約是名為向日葵的花朵吧。大大的花朵邊上乘載著細小的黃色花瓣，與翠綠的而茁壯的莖呈現鮮明對比。能看得出花的顏色已經有些褪去了，枝葉的邊角也已經留下了難以忽略的傷痕。然而花形依舊完整，在洋流中彷彿閃著光似的，吸引住了海豚的目光。

不自覺的伸出手便接過了那朵花。他本以為花應該是在泥上生落相循，化作春泥更護春的存在，而手中的花朵究竟是為什麼才在此飄零呢。數不清的好奇從掌心延伸開來，彷彿另一朵花也於此綻放似的。他忍不住開始修補這朵舊花，不一會兒便讓他重新再綻放出新鮮的色彩。

海豚動作得入神，以致自認警戒心不低的他一時之間沒發現自己也成了被窺探的對象。

「如果會受到花的的吸引，你就不該待在這裡。」那是一個略帶蒼老的聲音，冷不防地從背後傳來。海豚轉過頭，看見一隻老海龜這麼說著：「嚇到你了我很抱歉，但你不該當隻海豚。」

「誰都不能決定自己的出身吧。」海豚有些愕然，或許還夾雜了幾分不服氣在內，他辯答著，同時不太理解自己為什麼有點火氣上湧的感覺。些許是因為氣溫的緣故吧。

然而海龜看起來並沒有要吵架的意思。他只是低沉而柔緩的笑了笑，說道：「是的。但是你有能力離開這片海洋吧？上岸去養育和見證更多花的週期開落，不應該是更適合你的嗎？」

「我不知道。」海豚回答，至少他覺得自己是據實以告。

海龜很快便離去了，明明是率先開口分支了路途的那方，卻再不關心似的轉身隨著洋流便走，彷彿失去了興趣似的。

根據海龜的說法，不久後人類要在近海處舉行慶典。到了那天，若是海豚願意變可以離開海洋。海豚本想追問下去，海龜卻只要他自己考慮清楚。

不知為何感覺真糟。不過至少對方確實留下了點有用的情報，海豚想著。他不知道是否該單純憑著對於一點吸引便衝動行事，雖然得到新的路標，轉眼卻又丟了地圖。

他覺得自己應該靜下來再三斟酌會比較好，卻忘記了世上唯有時間公平到殘忍，不會因為他的一點點迷茫而停下。

水面傳來了一聲聲悶響，聽起來既不規律卻又非全然地雜亂無章。據說是人類慶典的預演，確保一切照著預期前進的測試手段。

海豚在那聲音之中從淺眠醒了過來。

以光線來看似乎尚未入夜，淺淺的橘色在水面下肆意躍動著，很快便融入那份曲折中。

不知道怎麼的，他覺得黃昏理想中的模樣便是如此吧。雖然明知道只要躍出水面，便能見到完整的紅霞與其後染的壯烈的天空。然而如此簡單的動作，一旦摻雜上那份逐漸下沉的本能，很快就變的沉重起來，逐漸混濁至再也看不清輪廓。

這種事情如果對海訴說，未免風險太高了。那片相通的海水總是能夠遞送任何預想內外的事情，毫無底線可言。他想起了自己的祖先，用歌聲換取人類的雙腿，踩著背棄本能的詛咒，一步一步登上了陸地。是否正是因為那片得以踏著實地的所在無須再有著這種無法啟齒的劣根性，他的祖先才離開了生養這片自己的地方？

海豚當然知道這是難以逆行的，只要留下越多足跡，這個世界就越容易記得這份曾經作為人類的事實，距離這片海便更遙遠。

儘管他並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但自己的想法卻難以忽略。海是生養他的母親，彷彿他的王，自己像是即將叛變的臣子，正一手踏破命運規劃給他的藍圖、責任與義務。

海的外邊有著沙灘與街道，在那之外是人類生活的地

方，是另一個尚只存在唇齒之間流傳的小道消息的世界。若是倒映於眼裡的色彩還有灰藍以外的選項，得以一窺那份光景的自己是否終能掙脫那份未曾停止的下墜感？

賜福不過是能接受著與詛咒相擁，他告訴著自己，終究還是伸出了交易的手。

有意思的是他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在跟誰交易，只知道一旦達成約定，對雙方都有好處。而他確實有著對方想要的東西。紅色的血滴自指間冒出，沒有在海水裡擴散開來，反而像是朱紅的章印，糾結成難以辨認的模樣，轉瞬之間落入深海，發出「咚」的一聲。面對未知的興奮感甚至壓過了生理改變的不適，海豚閉上眼睛，在心中默默道別了自己的尾巴，在再也不能呼吸的那刻破水而出。

想像中的迎接結束的方式有上百種方式，然而到不得不面對的時候才發現如此簡單，簡單到忍不住發出無意義的嘆息。

海豚成了人類。

夜空下的海浪如同綴著白邊的黑紗，一道道的捲著他上岸。儘管海豚現在還只能聽見一聲一聲劃上天空的聲音，但他想，那必定是絢爛煙花正在妝點夜色，在黑色畫布上掛上五彩斑斕。

慶典還在繼續，他抬起頭，看著一發發花火在眼前上升綻放，隨後又消失無蹤。儘管這樣想確實有幾分臭美的意謂，海豚想著，像是在慶祝我的新生一般呢。他掙扎著坐起，讓自己新生的雙足著力覆上細沙鋪成的海岸。浪還在他的腳前持續拍打，第一次自上觀察海面風景的海豚看著那些盛開的夜空之花，他有些意外，那些轉瞬即逝卻又

未曾間斷的光亮，和前仆後繼撲打著細沙的湧浪們看起來竟然如此相像。

海豚突然有了不好的預感。

他趕緊大口大口的呼吸，並試著以雙腳站立前行。很容易便做到了，沒有任何問題。或許海龜是對的，大約他真的有離海生活的天賦吧。但很快他就發現了，不對勁的感覺仍未消失。

即便空氣不像水流有著乘載一切的浮力，即便腳下的道路已經是固定的形狀、再也不是似是而非扭曲著的形體，海豚的眼睛仍未像他所想像的，能捕捉清晰地輪廓與顏色。他看向最後幾發宣告劇終的煙火，發現他們像是蒙上灰塵似的，已然失去了第一眼所見到的色彩，盯視越久情況便越嚴重，直到再也辨認不清原本的滋味。

色彩在他眼中原來是會氧化的。有效期限奇短無比，轉瞬即逝。若是想一直收著新鮮的顏色，那必定得貪得無厭的獲取才能做到吧。

像是黑洞一樣，永遠不知滿足為何物。

早就察覺而視而不見的終歸是自己，有意無意怪罪著那片海的還是自己。他所居住的清澈水域從來不是灰色，也未曾拖墜任何東西下沉。

海的邊上僅剩一點回音還奔跑著，很快就要回歸寂靜。

像是在嘲笑那份獻上一切換得的徒勞。

現今再看來簡直羞憤難當。海豚背向故鄉，踏上濱海的街道，朝著陸地中心走的方向走去。

海豚定居在了花田裡。

那是一個離海不遠而又有些距離的地方。看不見海，也聽不見浪潮聲，只是深夜之中偶爾可以嗅到海風的氣味。

原本他是想四處周遊的，至少也想找到一樣在他眼中不會蒙上灰的事物。沒想到自己最後還是離不開花，或許細想起來是諷刺的吧。他終究還是學不會人類的語言，嘗試過幾次後便也放棄了。這個廣闊的花園裡面罕有其他人類的造訪，他覺得相較起來也還算自在。

他依舊沒有什麼時間的概念，也沒有得以對照參考的情報。大約是盛夏吧，海豚想著，畢竟現在正是搖曳綻放著的向日葵最好的時候。

那是一株來自都市的向日葵，帶著不合時宜的傾慕請求著於此定居。原本海豚是拒絕向日葵的，這樣太容易想起那朵舊花了，他總不願有任何一點困在那些在故鄉生活回憶的風險。向日葵卻不願意就此打退堂鼓，次數多了，海豚便也妥協了。

向日葵很擅長聊天，也很擅長擁抱。海豚有些費解，畢竟這樣的一朵花絕對得以生活在更加富足的花田。然而向日葵只是說著這裡很好，有陽光、空氣和水，已經足夠好了。

海豚覺得自己是真的不懂向日葵。

偶爾，他會陪著向日葵一起看著天空，看著日出日落。海豚的視線依舊灰濛濛的，但見過的東西增加之後也

能加以辨別細微的色彩了，他覺得這樣也不壞。

比起試著去理解向日葵，再從其中找出炫目不已的部分，海豚更喜歡看著向日葵面向陽光露出耀眼的微笑。離開海洋的自己理所當然的也拋卻了自己的天職，然而向日葵卻把自己的才能與責任施展的近乎完美。大約是如此，明明園裡的花為數不少，海豚還是樂意偏愛向日葵的，大概。

儘管海豚對自己的喜愛抱持疑問態度，對於自己所不喜歡的事物卻有著無比清晰的界定。他明白他一定非常討厭蟲子，卻能縱容蜜蜂在向日葵周圍四處飛舞。向日葵曾表明，如果海豚有意見，他一定會要求蜜蜂不再靠近。然而海豚只是說：「他們幫忙授粉，對你而言也是好事吧。」便再沒其他意見。那時向日葵臉上掩不住的失落，海豚盡數都看盡了眼裡，卻無法給出一句無聲的抱歉以外的答覆。

至此海豚算是稍加意識到了，向日葵大概是真的很喜歡自己吧。

他不想對別人的好惡做評論，終歸那是他人的自由。然而他還是相當訝異的，一個連自我和生命的底線都放棄的人，竟然還得以被冠上那份傾慕的顏色。

那簡直像是神明一般，純粹又不謀求回報的情感。

他想著，真正的神大約是存在的，而究竟是否平等的愛著眾生便不得而知了。但神應該是愛著自己的吧，畢竟雖然自己的雙眼的確有所殘缺，但總歸還是擁有著應當離海而生的才能。然而連海豚自己都難以喜歡上的自己，卻得到的真實而單純的喜愛。

海豚不禁對向日葵心生更複雜的情感，他也說不清是什麼。只是對於無法拿出對等的情感來回應向日葵這件事情，更加失落了一些。

風吹來了陣陣風鈴的聲音，也帶來時計走過的消息。轉眼便又是數個日出日落走過。

即使沒有特別提及，經常目睹天光漸亮的話，即使再漠不關心也還是能察覺的。日出的時間越來越晚了，夏天正在逝去。

那個得以擺脫沉重衣裳、甩開陰鬱終日的季節，並不會為任何人事物所稍作停留。即便這層道理如此顯而易見，自己原來仍然忍不住為此感到悲傷啊，海豚想著。

雖說本意定然並非如此，但若說櫻花訴說的是開始，想必向日葵的寄語一定是死亡吧。說到底，夏天在四季中之所令人疼惜，其原因也並非夏天本身。炎熱的氣溫、午後滂沱的雨、無處不在的蟲子，即便稍微貪看上了青空與積雨雲的顏色，令人厭煩而無力的事情依舊比比皆是。海豚想，自己所貪圖的，大概只是一切結束之前，那段短暫、青澀，有些微苦，卻又無可替代的希望。

擅自把夏染上夏被定義的色彩，不知節制的索取之後又為了這份流轉的時節傷感。海豚想到此節便覺得，這份悲傷本身何嘗不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情呢。

又或是自己所期待的，只是下一個夏季吧。將這回來不及看的景色、尚未注意到的蟬聲、觸碰不到的午後雷

雨，通通推卸給明天。如此便能覺得這樣的今日，似乎也不需要迫切的終結。但是僅僅是駐足不前的期待著，下一次四季輪轉的時候，會到來的依舊只是六月七月與八月的總稱。就算再勉強一點，把微冷濕黏的五月和仍舊炎熱的九月也加總合併進去，一樣無濟於事。

「最令人悲傷的，是明知如此卻尚未啟程的我吧。」海豚對著向日葵說。

「你不需要啟程也可以。」向日葵看著他回答，很快的又轉開視線。

而海豚覺得向日葵面對自己越來越擅長隱藏了。

海無論怎樣想方設法的計算離別的方式都不會延緩必須說再見的時間，這點海豚心知肚明。然而他以為至少得以見到第一片楓葉轉紅之後，才必須面對那份必然的悲傷。

向日葵死了。

仔細推敲的話也並非什麼怪事。夏天早已過了大半，輪迴有序也並非第一天知曉。自從向日葵開始學會用一些很蹩腳的藉口掩飾自己身體上的異常，海豚便意識到這一天終究是會到來的。他覺得這樣的結局自己還能接受，畢竟失去本是獲得之後的必然，打從沒有拒絕向日葵開始，他隱隱約約便做好如此的打算。

「晚安，我的太陽。」

向日葵在最後只是吐出這樣一句話便逕自迎來了凋

謝，枯萎的花前只剩海豚一人獨坐。海豚原本並不覺得有任何現實可以再擊倒他了，然而此刻他才發現自己遠比想像中脆弱。

時間長了，他有早就思考清楚自己並非是愛著向日葵的，只是貪圖著向日葵日日夜夜對著向陽處從未掩飾的眷戀之意。然而他也知道，向日葵並非只是傾慕著那顆未曾停止散著光與熱的恆星。會露出如此耀眼微笑的花朵竟然把黑洞一樣得自己當成那種得以平等的供養萬千生命的存在，再努力視而不見也改變不了著實罪孽深重的事實。

好想乾脆就此蒙上了自己的眼睛啊，海豚心想。即使知道只是又一次對著事實的逃避，比起總是得到又消失後的本能性悲傷，還不如全部都拋棄繼承。想是這樣想著，他卻又無法真的狠下手去戳瞎自己的眼睛。

回過神來，似乎已經過了相當漫長的時間。他哪裡都不想去了，卻也難以再待在這片已經徹底枯萎的花園。他無意識的邁出步伐，任由世界把他帶往任何角落。

再抬起頭時，海豚已經回到濱海的街道。

明明毅然離去的那天種種還能很清晰的回憶起來，這條街卻早也不是原來的模樣。他還記得自己離開的那個夜晚有著初夏的微風與熱鬧的慶典，現在只能看見枯萎的木和白雪飄落的模樣。或許是回憶使然又或許是一時興起，他模仿著當年自己還生活在海中時抓住那朵向日葵的動作，意外的抓到一朵細小的雪花。海豚僅是瞥了一眼便不再在意，畢竟那種脆弱的雪花，不稍加呵護的話必然會迎來很快便融化的結局。

他站在街道的影子之下，等著這條街道被遺忘、荒

廢、崩解，然後再次化為海洋一部分的那天。

隨著斷垣殘壁再次墜落回故鄉，似乎不是太光彩的事情啊。但無所謂了，到那個時候，失去了尾巴的自己必定會就此下沉，聾聵的雙耳將再也分辨不清細微的水流聲。只剩眼還能勉強見證漸漸遠去的光亮，以及終將融於灰色之中的此身。然而無論再怎麼發表著放棄宣告，這份泥生的手腳還是會奮力擺動。明明早就浸透了深海的寒意，到頭來卻還是眷戀著天空與大地，著實狼狽。

但在那片見證無數起始與終末的海洋面前，誰又不是狼狽的呢？

耳際傳來不知道是鋼筋還是水泥斷裂的巨響，又或是整條街都一起崩塌了吧。海豚沒有抵抗的跌入海中。

海豚覺得自己必須道歉，他把那邊小小的冰霜看的太脆弱了。雪花沒有化開，反而伸出手拉住了海豚。明明自己也是竭盡全力才未墜落海，卻執拗著不肯放手，緩住了兩人的下沉。

好像回到了夏夜一般，海豚想著。那個街口彷彿又在眼前延展開來，他知道自己的時計要重新開始運轉了。

這回若是在途中得以獲得寬恕，能夠見到的所在終點的所在，那也不壞吧。

就從兩個人一起沉溺著的灰色海洋中開始。



■ 得獎感言

許欣懿 / 白蛇

謝謝評審老師的賞識，以及中山醫舉辦文學獎，讓我有舞台可以發揮對文字和東洋文化的熱愛。

〈白蛇〉的靈感，是我在高中時期，有次和同學在走廊一角躲雨時浮現的。蓬船借傘，締下許仙和白娘子這世的姻緣；我想，人和人的相遇或許就在這麼電光石火間，又或許這份偶然是源於前世的羈絆。《白蛇傳》流傳千年，至今的版本與改寫不勝枚舉；我參考了些許文獻和影視資料，在〈白蛇〉裡揉雜了彩蛋和呼應，希望對《白蛇傳》有興趣的讀者們能在閱讀時得到樂趣！

白素貞，在古典中是修煉有成的千年妖精；然而，有幸生在生物技術蓬勃發展的二十一世紀，我希望能以更加科學，或更加理性的方式詮釋其生命。儘管在這篇〈白蛇〉中幾乎不見專業知識的描摹，但我仍希望能藉此傳遞出科技與生命倫理的意念。

白蛇｜許欣懿 / 醫技系

壹、

『慈竹——來吃蛋糕囉！』

媽媽聶修靜愉悅的嗓音傳來，慈竹猛然一抖，被嚇個正著，因為她正在嬸嬸嚴令她止步的實驗室。方才媽媽和嬸嬸出門買點心，她豈能眼巴巴任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溜走？然而，坦白說，她失望透了。裡頭只有一排排高到天花板的書架、整潔的書桌，以及幾張做實驗用的大桌子跟好多奇形怪狀的實驗器材，一點樂子都沒有。

『哎呀，可能是睡著了。』聶修靜踅過實驗室門口，肯定是要去走廊盡頭白仲陽的臥房。

被發現就完了，一定會被罵得狗血淋頭！慈竹一貓腰閃身躲到實驗桌下。哎喲！撞到一個沉甸甸的箱子，好疼。她掀起蓋子，是兩個一模一樣的迷你攜帶型冰箱，靠內側的那個乘著一疊文件。這是甚麼？會是嬸嬸的藏寶箱嗎，慈竹心想。她不假思索拾起文件，欲看個究竟。然而偏偏彼時彼刻，聶修靜的腳步聲如地獄使者般再次逼近！噠、噠、噠……

慌忙將文件放上外側的小冰箱，闔上沉重的大箱子，一切恢復原狀。慈竹悄然無聲奔出實驗室。

『媽媽——我要吃蛋糕！』

『妳剛剛到底躲到哪去啦？』

『這是秘～密！』

送走嫂嫂和姪女，白仲陽博士走入標示『非工作人員

勿入』的實驗室。點亮燈火，寒光乍現。這個實驗室是她的地盤，世上僅有的、唯她命令是從的領域。絕對的溫暖，但卻也是絕對的寂寥。

是時候了。他將是你我此生於世上僅存的孑遺，我們的愛情注定是超脫生死的，自從相遇的那電光石火間。你離開，我才知道，天何其大地何其闊，卻再無一對會無私擁抱我的臂膀了。再也沒有了，除非再造。我會成功的……。白仲陽於心中祝禱著，渾身血脈噴張，心臟一下一下將胸膛重擊得發疼，然而思緒卻異常清晰。

她步向最邊側的實驗桌，蹲下打開箱蓋，瞅著兩個小冰箱。忽然一陣惡寒油然而生，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我可以的，她再次告訴自己，一定可以的。

捧出沒有乘著文件的冰箱，彷若抱著傳說中的魔法重生石，她小心翼翼走入更裏間的小實驗室。

白仲陽，多年投身於爬蟲保育及復育的轉譯醫學博士，尚不知即將踏足的路途將何去何從。彼時彼刻的執念業已焚身，無法自拔了。

貳、

夏末的艷陽牢牢吸在天頂，毒辣的光芒鑽過層層樹葉，在延英大學的柏油路面鍍上熠熠金斑；震耳欲聾的蟬鳴在空中敲擊，激起一波波漣漪。

九月，是這座島嶼還能狂野的最末季節。金針花海漫過太麻里的山巔、文旦樹結下纍纍碩果、紅尾伯勞風塵僕僕過境恆春，島上的居民也讓熱血徹底沸騰，蜂擁至日月

潭，泳渡它浪漫迷人的湖水。

生命力、青春、希望，這些斑斕多彩的詞彙似是此時每一寸土上的標誌；然而，它們似乎不曾附在延英大學裡某人的生命中。

中午下課，慈竹收拾好簡便的書包，向組員房蘊旂含糊道了聲再見便快步跑出校園，趕往台中火車站。

佇立月台邊，慈竹瞪向緊壓胸口的虛無。今天的天空澄澈地不見一片白雲，空氣也凝滯地好似要卡在肺裡，令人吸不上氣，鬱悶得難受。

島嶼東北角的空氣似乎一年到頭都摻著濕氣，連在烈日烘烤之下，在地人的鼻腔裡都能嗅到若有似無的霉味。

慈竹與父親李治靜靜佇立在聶修靜的骨灰罈前，無語凝視相片中一頭青絲如瀉、肌膚吹彈可破，被一位男人與小女孩擁抱的，幸福自笑靨洋溢而出的女人。

自母親走後，慈竹的生活墮入錯亂的迴圈。窗明几淨的家中不再有琅琅笑語，而父親的沉默填塞了母親遺留的空缺。日復一日，客廳裡的燈泡不再綻放光明，而父親的書閣、慈竹的臥房則成了永晝，燈火不滅。

生命倏忽的抽離將慈竹拉入無邊無際的黑暗。她咬牙撐著，卻盼不著黎明到來。直到褪下高中校服，她才能拔腿狂奔，奔向茫茫不可測的未來。

星期六上午，慈竹風塵僕僕回到台中，搭上回租屋處的公車。然而一路的顛簸和過多的乘客，催促她提早在青

城公園站下車。聽說前陣子發生一連串毒蛇咬人事件，鬧得附近人心惶惶，整座公園連在週末都冷冷清清。

慈竹倒是一點都不害怕。小時候，媽媽曾帶她到青城公園的後山上，叔叔李炎和嬸嬸白仲陽共同經營的芮普爬蟲研究機構觀參觀。然而，李炎不幸早逝，之後便由白仲陽一肩挑起重擔。

想著過去種種，慈竹感到一絲不捨。昔日金碧輝煌的研究機構，在白仲陽被愛丁堡大學挖角後漸趨沒落，多年前便走入歷史了。十多年過去，今日的芮普已是幢陰森的空屋，不復當年繁華。

征服荒煙蔓草的山路，來到芮普大門口，慈竹推開一扇扇門，從一樓的辦公區，到二、三樓的一般爬蟲飼育室，再到四樓白仲陽和李炎的辦公及個人實驗室。她一面懷想著嬸嬸整潔的書桌，一面走向書架區的最深處。

『啊！你是誰？』

慈竹一驚，瞪著眼前坐在嬸嬸書桌上，穿著邋遢的男子，他緩緩將視線從書本移開。男子的面容蒼白，毫無血色，在幽暗的小實驗室裡令慈竹毛骨悚然。

然而，男子似乎沒聽見慈竹尖銳的發問，只細細端詳著她，不發一語。

『妳，』男子忽然開口，『怎麼知道這地方的？』

『我不太記得了。』慈竹瞟一眼男子，感到渾身不自在，『那麼我先失陪了。再見。』

『欸，妳，認識……白仲陽嗎？』

『你知道嬸嬸？』慈竹驚訝且疑惑道。

『嬸嬸？你們是家人？那妳知道她在哪裡嗎？該怎麼

和她連絡，妳知道嗎？』男子忽然亢奮起來，睜大雙眼急切地詢問。慈竹發現他眼珠的顏色非常淡。

『等等，』慈竹頓時有些混亂，『所以說你也認識白仲陽博士？她在很久以前就去愛丁堡了，我們也斷了聯繫。』

『愛丁堡……』

『為甚麼要問她的事？我看你年紀也不大，高中生？你為甚麼要找她呢？』

『我是……』男子停頓一會兒，『是她熟悉的人。』囁嚅道。

『你真奇怪。』慈竹嘆口氣，但感覺放鬆多了。眼前的男生雖然出現得不合時宜，但簡單交談幾句後，慈竹覺得他應該只是個普通的孩子。況且，他還提到失聯多年的嬸嬸，一下勾起了慈竹的興致。『快要中午了，要不要一起下山吃飯？我叫李慈竹，在附近的延英大學讀書，你呢？』

『白惇元。』

參、

『哇，十七歲的高中生啊……，離我們好遙遠喔！』房蘊旂端著學生餐廳的肉醬義大利麵，一面側頭對慈竹笑著說道。

『對啊，而且他還一個人住在山上。』慈竹捧著海鮮粥，和蘊旂找到空位一同坐下。

『十七歲……，那時候我和朋友們一心期待要在十八

歲生日喝酒慶祝！酒明明很苦，但人人搶著喝，好像可以證明甚麼似的……；但現在喝酒卻一點感覺都沒了，看到了也不想再主動伸手……。』蘊旂微微勾起嘴角，若有所思地望著前方。

『酒啊……我好久沒喝了。』慈竹已經想不起上次與酒精相遇是何時了。酒這種東西啊，就是要和人結伴喝才有興致、有意趣！但偏偏慈竹的朋友少得可憐，久而久之就滴酒不沾了。

『我想到一個點子！』蘊旂忽然一臉賊兮兮地看著慈竹，一掃方才的惆悵。

慈竹投以質疑的眼色。

『要不要和那高中生喝一杯？他應該很想偷喝，妳的話則是欠酒伴。帶他偷嚐禁果吧，如何？』蘊旂說完又一臉奸詐地咯咯竊笑，為一雙輕輕上揚的貓咪眼再添幾分邪氣。

『嘖。』慈竹翻個白眼，起身端起空碗送往回收區，『快起來，再十分鐘要上課了。』

『慈竹唷，別這麼正直嘛！』

九月的島嶼溽暑難耐，悶熱地使人夜不成眠。

在蝸居一般小巧極簡的租屋處裡，慈竹從床上爬起，耐不住滿腹紊亂的思緒。

去超商買了兩罐冰啤酒，慈竹順著無人的街道徐徐向前，乘著涼風，不知不覺就到了幾公尺外的青城公園。

在小小的鞦韆坐下，順手扳開易開罐拉環，令人微醺的香氣竄入鼻孔。真是個因為太過平靜才顯得喧囂的夜晚

啊。

『妳在喝甚麼？』惇元的聲音從後方草堆裡傳來。

慈竹回頭，看見白衣裳的身影出現自暗處，徐徐走來，『啤酒。我睡不著，想出來走走。』

慈竹想起今天在學餐蘊旂說的話。算了，反正也沒什麼。

『惇元，』慈竹灌了幾口啤酒，對地上咕噥一聲，『要陪我喝酒嗎？我買了兩瓶。』

說罷，慈竹將手中只剩七分滿的鋁罐順勢塞進惇元冰涼的手中。

蒼白的身影在另一個鞦韆坐下，一口一口啜起酒來。他先是抖了一下，之後平靜地送酒精入喉。

子夜的涼風迎面拂來，輕柔地掀動兩人的髮絲，梳理他們的千頭萬緒。

『如果我不存在就好了。』惇元呢喃著，『不存在……』

『你醉了，回家吧。我送你回去。』

輕輕扶住惇元堅硬的肩膀，慈竹亦步亦趨跟著惇元遁入青城後山的黑暗之中。

說要回家，但惇元卻在鑽過樹林草叢後，領她走到早已荒廢的芮普研究機構。

『你還好嗎？怎麼走來這？』慈竹扭頭詢問，卻意外看見幽暗中惇元皺緊眉頭，痛苦難耐的神情。

『是不是反胃了？來，先坐下。』慈竹匆忙將惇元扶到距離最近的接待沙發，旋即蹲下掏背包中的紙巾。

『嗯？甚麼東西？』

剛剛好像有一道閃光掠過眼角？『惇元，等我一——』

然而，說時遲那時快，當慈竹抬頭，霎時知道那道閃光是甚麼。

一條又粗又肥的白蛇尾巴在慈竹腳邊蠕動、翻滾，在一片漆黑中溢出幽幽白光。鱗片無瑕的銀亮色澤令人屏息，連月亮都該自嘆不如；但同時也讓人看了不禁發寒，渾身血液凝固。

『惇元……，現在地上有一條很大的蛇，非常大，但別擔心，我們靜靜待著就好，牠會離開的。惇元——』慈竹嚥一口唾沫，緩緩將視線挪開，小心翼翼移向上方的惇元。

她驚呆了，呆若木雞。眼前的景象讓她懷疑自己是酒喝多了，看見幻覺了。

倚在接待沙發上的，「不完全」是蒼白沉默的白惇元，取而代之的，是一條異常巨大的銀白色蛇身，抽搐、蜷曲，微微顫抖著。美麗懾人的白色鱗片無窮無盡，一路延伸，漸漸蔓延到屬於人類的光滑肌膚。

在蛇身之上，是逐漸生長出鱗片的人類腹部，還有面目猙獰、大力喘氣的白惇元。

汗珠佈滿惇元陶瓷般淨白的面龐，他非常淺但急促地呼吸，口中吐出煎熬難耐的喘息，同時夾雜怪異的、慈竹不曾在人類身上聽過的細小窸窣聲。

不過幾秒時間，還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的白惇元業已消失無蹤，轉變為一尾巨大如柱子的白蛇，一身鱗片若流水

般滑順地舞動，在陳舊的沙發上扭曲，幻化千奇百怪的姿態，耀出幽美的銀色光芒，映在慈竹縮小的瞳孔裡。

慈竹跌落在地。太震驚了，這到底是甚麼？是我喝醉了吧？一定是吧？惇元，惇元他怎麼可能會變成蛇？蛇怎麼可能跟樹幹一樣粗？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唸唸有詞，慈竹全身顫抖著緩緩滑入無窮無盡的黑暗中。

肆、

光芒鑽過眼皮子，搔弄眼珠，叫醒意識混沌的李慈竹。

慢慢睜開眼睛，慈竹發現自己仰躺著，眼前是一面大窗子，五顏六色的晚霞穿透玻璃，絢爛得目不暇給。

這是哪裡？昨晚睡不著，好像去青城公園喝了些酒……遇到惇元，他喝醉了……我要送他回家……

『啊！』巨大的橡皮筋在慈竹腦中轟然炸開，點醒昨夜所有回憶。

慈竹大驚，猛一翻身，竟空咚一聲跌落在地。原來她一直橫躺在沙發上。

滾動痠疼的身軀，慈竹撐起上半身環顧整個空間。這裡是芮普一樓的接待室，昨晚和惇元一起來的地方。但現在已暮色蒼蒼，房間裡了無聲息。

扶著牆步出接待室，舉步維艱走上四樓，慈竹終於在白仲陽的小實驗室裡看見人影。單薄的身子趴在窗台上，白惇元似一座大理石雕像，眺望著遠方腥紅的山巔。

『說吧，昨天是怎麼回事？』慈竹靠在牆角，屏住氣

息，渾身顫抖地發問。

他一動也不動，只背著慈竹回話。

『妳已經看到了呀。我，』惇元沉默半晌，嚥下唾沫浸潤沙啞的喉嚨，『並不是人類。』

『你是……蛇妖？』

『嗯。但不是傳說裡那種修練成精的千年大蛇；我只是……在這間實驗室裡不小心被製造出來的怪物。』

『是嬸嬸嗎？讓你誕生的人？』粗估一下年齡，慈竹這樣覺得。

『不是故意的。她想破了頭仍不懂為何做出的孩子會是半人半獸。媽媽……，是無辜的；但我也沒有錯，不需要為了無法選擇的誕生而放棄生命。』

『「媽媽」？』慈竹像要看穿似的，從頭到腳細細打量惇元。

『她很思念李炎博士。他去世兩年後，媽媽培育出他的配子和自己的卵子結合——要建造跨越生死的橋樑。雖然過程步步為營，但還是出了意外：在培養槽中被悉心照護的胎兒，被喚醒後竟是不被期待的蛇妖。照理講，我應該是李炎博士和媽媽的孩子。但我卻是……媽媽和蛇的孩子，一點都沒有李炎博士的基因。』惇元終於轉過身來，一臉淒楚，蒼涼地笑著，『現在，妳知道我為甚麼會隱居在青城後山了吧？』

白惇元看來和平時無異：白到要透明的肌膚、淡色得稀奇的眸子和髮絲、修長的四肢、瘦削的身形，還有似乎不符身形的寬闊肩膀。種種不尋常的特徵讓慈竹一直對他掛懷；然而，經過昨晚那事兒，現在它們不只讓慈竹膽戰

心驚，同時也勾起她不明所以的哀憐。

惆悵自惇元迷幻的丹鳳眼裡汩汩而出，點燃慈竹的無奈和不捨，儘管一切有多不合理。那是一面鏡子，帶她看見人間的孤寂、哀痛，還有無力。多麼熟悉，多麼使人肝腸寸斷，多麼令她想伸手給出自己僅有的溫暖。

下山的路上，惇元以強而有力的臂膀揹著慈竹向前，因為她還是太虛弱了，經不起這荒煙蔓草的山路。

白惇元的肩膀真的好寬，身上還有股青草的香氣。慈竹癱軟在他背上，在昏黃的陽光裡細細端詳他的頸項。

『你的脖子怎麼了？』一道顯眼的腥紅橫過惇元半個白皙的頸子，醒目極了，讓慈竹忍不住問道。

『……被棍棒打到。』惇元過了半晌才回答。

『為甚麼？』

李慈竹吐出的氣息一下一下撫在惇元耳邊，像輕柔溫暖的羽毛，竟讓他在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在我昏迷期間發生甚麼事了？』慈竹又問一次。

『我不知道自己昨天為何會忽然不受控變成蛇。回到人形後，我發現妳已經暈死過去，久久不省人事。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我以蛇形潛入山裡一處藥材種植地，拿了幾株草藥回來給妳服用。』惇元感到自己的臉頰正不聽使喚地燒起來，『但途中被管理員發現，用棍子弄傷了。』

聽見耳後瞬間倒抽的氣息，惇元感到更加無地自容。

『為了我去偷草藥？你這傻瓜。但怎麼會傷這麼重？』

『我是眼鏡蛇，在感到威脅時會張開頸部，自然就被

戳中那裡了。幸好朋友及時掩護，我才能活著回來。』惇元看向一旁的草叢，『妳看，他在那裏，我的好朋友。』

慈竹順著惇元的視線望去，『是翠青蛇？』草叢中，一條呆萌的小青蛇迎向他們的目光，一臉無害又羞赧。

『嗯。在山上的日子都是小青陪我的。妳也看到我的蛇身了，不是一般蛇類會想親近的類型。』惇元說罷，對小青會心一笑。

『可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了呀。你這膽大包天，上峨嵋山盜仙草的舟山眼鏡蛇。』慈竹來回瞅這一人一蛇，愈看愈不真實，卻也愈想愈安心。白惇元是半個毒蛇固然駭人，但他卻甘願為手無寸鐵之人鋌而走險，想來也是世間難有的善類吧。

落日餘暉漸褪，被晚霞染得斑斕的樹梢紛紛披上黑紗，引頸企盼玉兔躍上天際。此時連惇元白皙的頸子和臂彎都蒙上一層陰冷的灰暗。

眼前的男人很危險，是冷血動物，但此刻很溫暖。

『欸，作為嚇暈我的懲罰，』慈竹伸長脖子，傾靠在男子的耳際，呼出悄悄話，『你要一直一直揹著我，送我回家。

『不准你反抗喔，白蛇公子。』

伍、

李慈竹又被點名了。

『同學，不要每次上課都挑後面位子睡覺。來，請問一下……』

起初，房蘊旂會因這景象啼笑皆非；但日復一日上演相同的戲碼，她不得不開始擔心了。

『慈竹，』下課鐘響，蘊旂快步追上慈竹，『妳還好嗎？自從上次送醉酒高中生回家後就經常心不在焉。他有沒有對妳做出逾矩的事？』

『完全沒有。而且隔天我不舒服他還有來照顧我。』

慈竹長吁一口氣，覺得既煩悶又無力。最近總是想著和惇元在青城後山的邂逅，想著想著就掉入夢鄉了。這麼稀奇又驚人的緣分怎能輕易釋懷呢？

『慈竹，』蘊旂在人潮中駐足，躊躇再三後吞吞吐吐說出，『其實我懷疑，妳會不會是被他迷惑了？我們認識到現在，妳從來都是自律、潔身自愛的人；但自從遇上那高中生後，妳變了很多，甚至和他喝酒，還相處一整天。這些事情……妳從來不和朋友做的。』

是啊，從來不做，因為我沒有朋友。說甚麼喝酒——

等等，喝酒？

酒？

驅使惇元化身白蛇的關鍵，難道是我給他的酒？

『蘊旂！謝謝妳！我好像知道了！我一定要再去找他！』慈竹大叫，脹紅著臉頰衝出教室，扔下一臉錯愕的蘊旂。

空間裡回音好大聲，但慈竹毫不在意，因為此刻她迫切想找到惇元，想和他討論引發他按耐不住化身白蛇的關鍵。

這真是大發現！是酒，肯定是酒。多虧了蘊旂一語點

醒夢中人！

然而，走遍芮普每一層樓、每個房間，就是找不著惇元。

今晚十點在公園鞦韆見。慈竹洩了氣，又悠轉了一圈，還是落空。見正午將至，胃也空得不踏實，她索性在嬸嬸的書桌上留下字條便揚長而去。

天氣漸漸涼了，島嶼的夏季開始步向尾聲。蟬鳴鳥囀仍努力延續對生命的熱情，殊不知他們早已顯得蒼涼。

「他」走進安靜的廢墟，遊走於一間間覆蓋在塵埃下的實驗室。這裡安靜到能夠聽見蝴蝶振翅的喧囂，而午後的陽光只偏愛少數幾個房間，讓這裡愈加陰森。

踱上四樓，一間隱密的實驗室裡仍留有部分實驗器材和豐厚的藏書。最角落的書桌上，「他」終於看見一件簇新的物品：一張天空藍色便條紙，上面有一串龍飛鳳舞的字跡。

「他」默誦幾次紙條上的字句，轉身踅出狹小陽春的實驗室，留下陰森森的實驗機構廢墟繼續沉睡在枝葉扶疏的山林中。

『先休息一下吧，辛苦了。』討論了近一個鐘頭的唐宋文學演變史，蘊旂感到筋疲力竭，忍不住提議。

慈竹有些不悅，因為蘊旂從下午開始就死纏爛打要她今晚一起討論報告。明明離繳交期限還有整整一週呀！

八點了。如果要從這裡直接去青城公園，時間還綽綽有餘。

算了吧，再計較下去也沒意義。

『嗯。妳也辛苦了，我們今天效率很好。』慈竹鬆口氣，伸個大大的懶腰，順手接下蘊旂從廚房遞來的蘋果汁。酸甜交雜，真好入喉。

『報告完成得差不多了，剩的給我收尾吧。今天硬要妳過來實在很不好意思。要不要看部電影再回去？最近我很想看《敦克爾克》。』蘊旂睜大眼睛，歪一歪頂著蜂蜜茶色丸子頭的腦袋提出邀約。

『好啊。』慈竹打了個哈欠，爬上蘊旂蟹膏黃色的溫暖床褥。

蘊旂見狀跟著爬上床，依偎在慈竹身旁，將筆電喬好位置，找到電影。

按下播放鍵，傳單漫天飛舞，年輕的英國軍人在小巷裡艱難地喝水，不料卻在頃刻間烽火連天……。一九四〇年，敦克爾克海灘上的戰事在兩位妙齡女子眼前徐徐展開。

樹林中的白色舟山眼鏡蛇近兩米長，安靜地蜷縮成一團，透過槎椏間的縫隙窺視幾米外，青城公園裡的鞦韆。牠血紅的眼珠似寶石，銀白的鱗片若珍珠，在黑暗中猶如一座價值連城的珍寶，使人欽羨，也引人犯罪。

今晚的青城公園應是一貫的杳無人煙，因為毒蛇風波還在延燒。那麼，那個正在走進公園的人影應該是李慈竹吧？惇元在夜間的視力不太好，因此在心中躊躇了一陣才悄悄化為人形，穿上放在灌木下的衣服，安靜無聲朝鞦韆旁的人影走去。

嘶——嘶嘶——嘶——

『沒事的，只可能是李慈竹；而且她是我的朋友，就像你，小青。』惇元轉頭對纏繞在樹上的翠青蛇以氣音說道。翠青蛇有些犯睏，也懶得和他爭辯了。

『李慈竹！』惇元走近人影，愉快地打招呼。

『你就是那高中生？你到底對慈竹做了甚麼？』

然而，近在眼前，轉過身來的，不是有一頭烏黑秀髮、晶亮桃花眼的慈竹，而是紮著蜂蜜茶色丸子頭、眼角上挑、敵意濃厚的陌生女子。

『啊……不好意思，我認錯人了。』惇元一陣羞赧，趕忙解釋完便急著離開。

『站住。』陌生女子尖細的嗓音從身後蠻橫地抓住他。惇元停下步伐，回過頭來，渾身不自在。

惇元慘白的肌膚和面容讓房蘊旂燃起一股無名的厭惡和噁心，尤其是那對淡得幾近無色的眸子更讓人背脊發涼。但是她告訴自己現在必定要堅強，她無路可退。『你，對李慈竹搞了些小花招，對吧？遇見你以後她的靈魂像被抽走似的，成天魂不守舍，無精打采。』

面對陌生人的怒氣，惇元感到無所適從，更不知該如何應答。

她是李慈竹的朋友嗎？慈竹狀況不好嗎？是生病了嗎？

惇元感受到身後的樹林裡，小青抬起身軀，渾身警戒。

『抱歉，我不知道妳在說甚麼。』說罷，惇元再度轉身，快步跑離現場。

砰！

惇元重重跌倒在地，原來是身後有個不知何時出現的人用長棍絆倒他。『還以為你早就死了，』那人說道，『蛇妖。』

『前陣子在藥材地看見白蛇，我還懷疑是不是從前迷惑了仲陽博士的妖精，但又認為牠早被我殺死了；可現在，看見你這非人非獸的妖孽模樣，我肯定你就是十二年前那隻怪物！這次，我會徹底把你殺死，不讓你再有機會蠱惑世人！』

手持棍棒的男人正面對著惇元，惇元終於看清楚對方，以及手中時有的武器——他是藥材種植地的管理員，上次在溫室重擊惇元頸部的人！而他手中緊握著的是一支釘耙，看來又大又銳利。惇元沒有把握這次被擊中還能活命。

『你說十二年前是甚麼意思？為甚麼要提到媽媽？』惇元回嘴，一面感受小青在後方樹林給他指揮逃跑的路線。

『媽媽？你這滿口妖言的怪物！白仲陽博士是何等冰雪聰明的人，卻偏偏被你迷惑，在你被我打落山崖後一蹶不振，還棄芮普於不顧，自己前往愛丁堡！我們芮普曾是學界多麼耀眼的存在。就因為你，因為你這妖孽，讓我們走向毀滅！今天，是你第三次出現在我面前，也會是最後一次。』

『爸爸，別跟他囉嗦，反正這妖孽馬上就要歸西。』茶色頭髮的女生尖著嗓子對手持釘耙的男人叫道。

『是啊，蘊旂，妳說得對。這不過是在浪費口舌。』

男人對地上啐了一口，壯碩的雙手握緊巨大的釘耙，高高舉起，眼看就要劈向呆坐在地的白惇元。

妖孽？我是媽媽煞費苦心做出來的孩子，她是那麼愛我。為何這對父女一口咬定我是大逆不道的怪物？我明明做不了任何選擇，也和小青隱居在深山了，為甚麼還要說我在迷惑世人……為甚麼，我明明沒有錯……

嘶——嘶嘶——嘶——嘶！

『啊，你這該死的，滾開！』

『小青！』

惇元回過神，看見小青蛇緊緊纏在釘耙上，伸長前半身作勢要咬張牙舞爪的男人。男人使勁揮動釘耙要甩掉，但平時看來溫和無害的小青此時卻面目猙獰，三番兩次撲向男人的臉。

『小青！快點下來，釘耙很危——』

惇元著急了，一面手忙腳亂從地上爬起，一面勸退小青，但話還沒說完就目睹他無法接受的恐怖畫面。

小青被男人一把捏住——『嘖，不過是條沒毒的翠青蛇，還以為是青竹絲。』——狠狠砸向旁邊的碎酒瓶堆。

小青滾了幾下，重重落地，一動也不動。

一分一秒過去，惇元感受不到小青蛇的氣息。

男人噗哧一笑，再次舉起大釘耙，向白惇元走來。

這一生從未感受過的憤怒霎時吞噬惇元。他失去五感，只被全身灼熱難耐的怒火驅使著無意義的怒吼，要他衝向前咬下這淌滿罪惡的男人柔軟的脖頸，管他手上的是釘耙還是蝴蝶刀。

血的腥鹹頓時讓惇元興奮、感到無法自拔。他感受到

自己一點一滴在變形，變回他此生最熟悉的型態：渾身潔白的巨大舟山眼鏡蛇。是啊，他是劇毒之蛇，這普天之下有甚麼好怕的？

失去摯友小青的椎心之痛帶領惇元口中冰冷的毒牙在男人的頸脖徐徐注入毒液。惇元不停啜泣，這是惇元失去媽媽後第一次流淚，第一次感受到撕心裂肺的痛楚。為何被砸入玻璃渣中的不是自己？

惇元使勁咬合，毒牙深深鑽入男人的皮膚，直到耗盡體內最後一滴毒液。

男人早已沒了掙扎。惇元終於鬆開口，男人應聲倒下，以不自然的姿勢癱軟在地。

白蛇變回人，不願知道自己做了甚麼。放下鬆軟無力的雙臂，他輕輕撇頭，看見蜂蜜茶色頭髮的女孩早已昏厥在一旁，估計是被嚇到暈死過去了。再往一旁看去，視覺渙散間，好像又有一個人影在幾步之外瞅著他。

那個人影嬌小、模糊，彷彿一陣清風徐來就會煙消雲散。

『李慈竹，這次終於是妳了吧？』白惇元雙腳一軟，跪下。艱難地，笑著，小聲對朦朧的黑影發問。

黑影踉踉蹌蹌，繞過房蘊旂橫臥的身軀，來到惇元身邊。

『惇元……白惇元……你做了甚麼……？』慈竹雙膝跪下在惇元面前，展開雙臂緊抱住顫抖不已的男孩。他是如此孤立無援，如此不知所措，如此渴望人間一丁點的溫暖。神啊，祢為甚麼這般殘忍無情呢？

蒼白的雙臂環過女孩小小的腰隻，像老虎鉗緊匝著她

不放。『怎麼……現在才來……』

『對不起，我被房蘊旂給的飲料下藥迷昏了。我一醒來立刻趕到這裡，看見你衝向那個人、變成白蛇，那個人漸漸無力……』

一下一下輕撫惇元淡色的髮絲，感受他身上傳來的冰涼，聆聽他隱隱的啜泣。慈竹默禱著此刻可以延伸到永恆。世界可以扭曲，可以不公不義，可以不要有真理，只要懷中的男孩可以再與自己相擁，得到自己滿溢的愛和溫暖。

『惇元，你聽我說，』慈竹鬆開緊抱的雙臂，一雙柔荑緊握住惇元瘦骨嶙峋的巨掌，一對眼珠急切地盯著他的，『你殺人了，以巨大舟山眼鏡蛇的型態。青城公園近期頻傳毒蛇咬人事件，警方這次不可能再忽視，山區大規模的捕蛇行動恐怕也勢在必行；現在，房蘊旂知道了你人類的樣貌，之後可能會讓警方通緝你。所以，現在你以蛇型入山避風頭一天是最恰當的作法。等會兒我要報警，說撞見被毒蛇攻擊的屍體。明晚午夜，在芮普的地下儲物間裡等我，我會告訴你接著該怎麼做。』慈竹顫抖雙唇，盡力不帶感情吐出話語。因為若是有心，她恐怕會哭得比眼前這位悲愴的男孩更加痛苦。

他的世界已經崩毀。這次，我要為他扛起半邊天空。

半夜三更的涼風吻過惇元放大的雙眸、慈竹緊鎖的眉頭，前往孤星閃耀的夜空。蛙噪已成絕響，蟬已緘默不語。這個夏季的尾聲，青城公園註定要在一片風聲鶴唳中拉上帷幕。

陸、

今年的聖誕節格外寒冷。台中往年不會有明顯的冬季氛圍，但上天興許是要懲罰人們今夏的猖狂，特意讓冷氣團紛至沓來，凍得人們雙耳緋紅，十指僵硬。然而他們的熱情並未因此削減，人行道上處處播送熱鬧歡騰的聖誕曲，鑽進人們的耳朵，普天同慶救世主的誕生。

李慈竹的世界被耳機裡的大提琴樂音淹沒。她不願再有任何情緒鑽進腦海。她要等待，等待時間過去，等待與那人重逢之時到來。

回想兩個多月前，與惇元在芮普的道別，慈竹已經不再感到痛心和不可追述，而是對未來寄予殷切企盼。

地下儲物間攢滿十餘年來的灰塵，使人不得不放輕腳步，小心動作。

『惇元。』

蒼白瘦削的少年抬起幽靈般的面龐，走出層層堆疊的紙箱堡壘，進入慈竹的視野。

『惇元！』慈竹放下手電筒，奔向他，緊緊擁抱住。

『山下怎麼樣了？』惇元回抱住她，憂心忡忡地問道。

『警方和學者很震驚，』慈竹將臉抵在惇元上下起伏的胸膛，他的心跳大力又快得異常，『死者身上的咬痕和毒液量遠超乎一般蛇類的數據。他們懷疑這座山上有變異的超強眼鏡蛇，之後可能會上山搜查或劃定保護區。那時候，芮普的存在應該也會曝光。至於房蘊旂，昏迷到了今天早上才甦醒。她似乎，』慈竹嚥下一口唾沫，用力閉起雙眼，『不記得所有事了。包含關於你的一切。』

『謝謝妳，李慈竹。』惇元鬆開雙臂，向後退開一步，用修長的指尖捏住慈竹戰慄不已的雙手。『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屍體的狀態太過離奇，山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惇元，可以詳細告訴我昨晚發生的事嗎？為甚麼你們會相見？蘊旂的爸爸為甚麼要攻擊你？』

『那個男人現在是山區裡藥材種植地的管理員。先前我就是去他的溫室偷採藥草，而用棍棒弄傷我的也正是他。但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以蛇型和他相見。第一次，是在十二年前。

『我在五歲以前，都是以人型和媽媽一起生活。某天——我還記得陽光很暖和，媽媽說傍晚要帶我去濕地看夕陽——媽媽帶我一起去芮普上班，因為她認為我能夠穩定以小男孩的樣貌示人。後來，我們在芮普的後院玩耍，但我急著奔跑，不小心跌了跤，忍不住化身為蛇。即便馬上退回人形，還是被窺見了。有個研究員一面大喊妖孽，一面抄起花圃旁的用具跑來狠狠攻擊我。一下、一下，打到我再次變回白蛇，打到我不知怎地滾下花圃後的山壁。當我從昏迷中甦醒時，發現自己在岩穴，身邊是一隻年幼的翠青蛇在護著我，不讓我被猛禽野獸叼走。後來多虧小青的照料，身體很快就康復了。但當我回到人類世界，得到的消息卻是白仲陽博士終於接受挖角，斷了在這裡的一切，遠走他鄉。我猜想，媽媽可能以為我往生了，才會決定割捨一切恩怨情仇，開啟新的人生。從那之後，我和小青相互照應，在青城後山裡安靜度日，與世隔絕。那樣的生活一直持續著，直到我遇見妳。』

聽完惇元的自白，慈竹感到靈魂被殘暴地撕成碎片，五臟六腑疼痛地翻攪。眼前冰冷消瘦的男孩是如何在漫山荊棘中努力存活？命運既然創造他，又為何不善待他？自負的人們又憑甚麼傷害自認為邪惡的物種？當善與惡全憑一方斷定，世界又有何道理可言？

『昨天聽到那男人對我的辱罵和挑釁，我才發現這相隔十二年的事件關聯。慈竹，對不起，把妳捲入挑戰倫理、大自然運作規則的事件裡。』

慈竹握緊惇元的雙手，凝望他淡灰、靈靈有神的丹鳳眼，一顆心酸溜溜的，像被一隻無形的手輕輕捏過，『我一點都不害怕，也不討厭這些。惇元，跟我走吧，山上恐怕不再安全了。我們一起在人類社會裡好好活下去，好好活出幸福的人生，好不好？人類的形象對現在的你而言才是最安全的。』

『不，』惇元抽出被慈竹緊握住的，一雙纖細、潔白得幾近透明的雙手，『我的嘴巴已浸染鮮血。現在的我背負了一個靈魂的重量、一位少女對失去父親的悲痛，以及小青為了我奮不顧身的恩情。現在，我有罪，不該寄生於眼前的幸福。』惇元撫過慈竹凌亂的瀏海，輕輕整理她的髮絲。

相處至今，妳的雙瞳依舊是這般晶亮如繁星，盈盈若秋水。只可惜，我再沒有福氣欣賞、守護它們了。

『我要繼續在山林裡生活，或許依舊是青城後山，或許是某處的野地。即便我因此遭遇不測，那也終歸是宿命，是我該為抹煞生命償還的代價。對不起，慈竹，我必須拒絕妳的提議。別哭了，別哭了……。讓我在離開前記

住妳幸福愉悅的表情，好嗎？自從在芮普第一次相見，我就深深著迷於妳的笑靨，它總是能撫平我的不安和懼怕。』

『白惇元……你這王八蛋！』慈竹用力捶打惇元堅硬的肩膀，哭得斷腸，『五年，就給你五年！五年後，我們一定要再相遇，不管是在芮普、青城公園、我的住處，還是我的學校。只要五年後它們還在，你就得在那裏等我。我們一定要再相見！』

『好的，我答應妳。五年後一定會再與妳相遇。』

黑暗中，惇元傾身向前，輕輕在慈竹額上印下一吻。她停止抽泣，換上微笑贈予下一刻化身白蛇，在須臾間消失無蹤的男子。

新年快到了呀，好熱鬧。漫無目的遊蕩過一條又一條大街，慈竹走著走著，竟來到了被圍上重重封鎖線，宛若廢墟的青城公園。此刻它已是徹底的空城，不再有童叟的歡聲笑語，也不再有淒美的故事延續。

市政府曾昭告天下，要組織專業搜查隊入公園後山，殲滅傳聞中的毒蛇。然而，近三個月過去了卻一點動作都沒有。也許要等到轄區裡再出駭人聽聞的事故，政府和民間單位才會憶起曾發生在這裡的人間悲劇吧。

如果他們強行進入，發現曾是爬蟲研究機構的芮普，嬸嬸可能會被告知而回國吧？如果嬸嬸能再出現，興許能與惇元重逢，填補他心裡最空虛的一塊。

但保持現在這樣也好，至少惇元的棲地不會有大批人類恣意妄為。他可以好好生活在他最得心應手的地域，讓

時間慢慢了卻心魔和罪惡的因果。

慈竹在心裡想著，感到一陣釋然。順著耳機遞送的樂音哼著小調，緩緩踱離青城公園，融入熱鬧滾滾的人群，浸淫在年末的鑼鼓喧天。

島嶼的冬日異常嚴寒，卻凍不住它所滋養的子民那欣欣向榮的生命力。朔風凜凜而至，吹落殘花敗葉，颳起一座城市的歡樂、相思，還有無窮無盡的期盼。



■ 得獎感言

尤辰芳 / 幽靈十四

謝謝學校舉辦迴旋梯文學獎，讓文學有一個伸展台，也感謝各位評審老師的肯定，讓我有機會在這個台上拿到獎項。這個獎帶給我很大的驚喜，也成了我繼續寫作的支持。在講評會議中，我第一次收到了關於寫作的建議，的確受益良多，期盼日後還有更多機會聽講。

關於作品，我把自己的內心具體化成了一隻幽靈兔子，藉由陪伴和支持主角來闡述對於「愛自己」的重要，希望我有好好的表達出來哈。寫作是一個自我娛樂和療傷的方法，寫自己想寫的，讓筆下的角色做自己想做的，當徜徉在文字海中，彷彿就能拋下現實的不如意，在自己創建的世界中大口喘息。

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又能得到肯定，真的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再次感謝學校和各位評審老師，讓我有此等榮幸獲獎。

幽靈十四｜尤辰芳 / 醫社系

……兩百三十六、兩百三十七、兩百三十八。

黎芙生數著階梯，登上廢棄大廈的頂樓，月色將整個世界浸沒在孤寂的冷色調中，水泥地上散落碎玻璃，她若無其事地踏上，將那些碎碴反射的閃光踩滅。才走兩、三步，腳踝就被突出的鋼筋劃了道口子，她看都不看就繼續往前走，最終坐上了外層圍牆，任由夜風將她原本就糾結的長髮吹得更凌亂。

想來也可笑，當初爸瘋魔般想帶她翻過這面牆終以失敗收場，現在她倒是自動自發上來了。

她搖搖頭，試圖甩開這段記憶，她不願人生的最後時刻還被痛苦綁架。於是她凝視天空，打算讓月亮被下片雲朵遮蔽的時候成為她從世間解脫的時機。

正巧有片巨大的烏雲不斷變化形態，猙獰地吞噬周遭皎潔的月光，就在它將觸手伸向光源中心時，有一中性嗓音驀然在黎芙生的身側響起：「自殺的話，家人領不到保險金喔！」

「啊！」黎芙生嚇了跳，下意識地收緊放在圍牆上的雙手，穩住差點掉下去的身體後，她大力喘著氣，悲憤地眼神刺向來者。

那人與她齊高，穿著白色兔子造型的布偶裝，粉嫩的兔耳朵垂在鼓起的臉頰邊，圓溜的黑眸正盯著她看，即使是由塑膠做成，裡頭卻彷彿藏了千萬顆星星般閃耀。

她雖然訝異有人穿可愛的裝扮在這荒涼之地，但悲傷讓她無法做出太多情緒，淡然回道：「媽沒錢幫我買保

險。」

「這樣啊。」垂耳兔應了聲後就凝視著她。

黎芙生安靜地與它對視，看著看著就出神了。

這隻兔子與她小時候最寶貝的兔玩偶長的毫無二致。

多年前的生日，媽允許她挑個東西作為禮物，於是她帶媽到一間準備搬遷，所以全品大特價的商店，她在店家營業前就去排隊，買下這隻放在櫥窗角落的玩偶。即便這是隻廉價大眾款，大街小巷都能見到相似的產品，她對它的喜愛仍半分未減。

直到某天，媽不小心將它丟進老舊的洗衣機裡折騰，拿出兔玩偶後，它已經不成「兔」樣，棉花沾黏上所有衣物，媽一怒之下將兔玩偶的殘骸丟進垃圾桶，她對兔玩偶最後的印象，是副乾癟醜陋的身軀披上棄嫌的外衣，死寂地躺在廢棄物中。

那時的她不敢哭鬧，因為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的命運。

「呵，我可愛嗎？」垂耳兔見黎芙生也望著它，便歪著頭笑問。

黎芙生回過神後，冷酷道：「別自戀了。」

「我以為小女生都喜歡可愛的東西呢！」見黎芙生沒有要理睬它的意思，它反而不屈不撓繼續說話：「對了，妳不好奇我是誰嗎？」

「知不知道都無妨，反正我等等就什麼都想不……」

「我是幽靈喔！」

垂耳兔往前穿越圍牆，張開兩隻大耳飄浮在空中。

面對此景，黎芙生敷衍地「哦」了聲，當作是自己接近死亡所以才開啟通靈眼。不過照傳聞中來看，幽靈會

突然出現無非是那種情況，於是她問道：「祢在抓交替嗎？」

垂耳兔幽靈又飄了回來，道：「不抓，我還有許多遺憾呢！」

「祢去找別人幫祢完成遺願吧，我待會就要當祢的同事了。」黎芙生閉上眼、放鬆手，又欲往下墜。

垂耳兔急忙出聲阻止：「等等！有行人走過。」

黎芙生瞇起眼，瞪著垂耳兔，對方乾笑了兩聲，道：「呃，總不能干擾到別人吧……」

她覺得有道理，過了會再度闔眼，隨後又聽見：「等等，時辰還沒到。」

她一把將垂耳兔推開，道：「又不是出生，這種事情不用看時辰！」

最後她乾脆不閉眼，將身體慢慢往前挪，逐漸讓強風左右自己，此時，她的後背傳來柔軟的觸感，是垂耳兔環抱住她，道：「再等等吧，這裡的夜景好漂亮。」

黝黑的夜成了光的畫布，路燈排列成銀河，零散遍布的各家燈火組成星座，整個城市宛如徹夜繁星的倒影，的確是幅難能可貴的美景。

但這片光影中，她永遠只能是陰影。

世間越亮，越顯得她漆黑。

她向後猛撞將垂耳兔當成靠墊壓倒在水泥地，翻過身後騎在它的肚子上，一下一下地捶打它的胸口。她過於激動，喊出來的聲音沙啞無比：「這是什麼爛理由！」半晌，垂耳兔動也不動，出完氣的黎芙生拉了下它的兔耳，見它仍是毫無動靜，便想將它的頭套摘掉，看看裏頭怎麼了。

就在她左右旋轉頭套時，垂耳兔如詐屍般彈坐而起，黎芙生趕緊向後退才沒被彈出去。

垂耳兔調整好自己的頭套後嚴肅道：「不可以動我的頭套。」

黎芙生聽它口氣冰冷，便以同樣態度回道：「不動就不動，那祢也別阻止我。」

垂耳兔湊近她，口氣溫和了下來：「我不喜歡自己的長相，是這身兔子裝給我重新面對人群的勇氣，所以請讓我在擁有勇氣的姿態下面對妳吧！」

黎芙生咬了下唇，她也討厭自己的樣子，而她卻沒有任何可以讓自己看起來好一些的皮囊。

她從垂耳兔的身上滑下來，背靠著圍牆，手將膝蓋環住，把頭埋了進去，將自己脆弱的地方縮成一團，冷漠的刺扎向四面八方。

垂耳兔坐到她身旁，將一隻兔耳搭在她的頭頂，道：「為什麼想要逃離這世界？」

黎芙生感受到了兔耳傳來的溫柔重量，身旁又有個不畏懼她的刺的傻幽靈，她咬牙硬撐不讓眼淚漫溢出眼眶後，說道：「我是沒用的人，不被任何人喜歡，自己也厭惡自己，所以別再來煩我了好嗎！」

垂耳兔的語氣中卻帶著不合時宜的歡喜：「這麼巧，我也沒有用，也不被人喜歡，生前的自己也討厭自己，有這麼多共同特點，那我們還挺適合當朋友的呢！」

黎芙生抬起頭，原以為垂耳兔是在捉弄她，正要破口大罵時，卻看見對方赤誠的眼神，她頓時沒了火力，掙扎良久，她才終於吐出了句：「無聊。」說完話她就起身離

開，垂耳兔陰魂不散地跟著她，嘮叨道：「別小看幽靈，幽靈會很多魔法的。」

「走開。」

「我可以消滅妳不喜歡的東西。」

「不用。」

「我能幫助妳改變自己。」

「滾。」

諸如此類的對話持續到黎芙生回家，她拐進狹小的巷弄中，小心翼翼地將就算沒鎖也不會被小偷盯上的塑膠門推開，再躡手躡腳地踏上滿是裂痕的樓梯，現在是三更半夜，媽應該睡著了，她不能把她吵醒。

垂耳兔好奇地東看西瞧，幸好門框與樓梯再怎麼狹小它都能穿透，不至於因身軀過度圓胖而卡住。

到了房間後，黎芙生悶不作聲的就朝鋪在地上的竹蓆躺下，再將四處都是補丁的被子拉高躲了進去，不再搭理垂耳兔。

閒來無事的垂耳兔開始在她家探索，並將黎芙生的房間打掃乾淨，最後鑽進她的被窩裡。

理所當然的，它立即就被踢了出去。

翌日清晨，「碰」的一響，大力的甩門聲將黎芙生嚇醒，她知道，那是她媽近期表現不悅的方式，而她生氣的源頭就是她，所以她只能乖巧地收下這份怒氣。

「小生早安，要去上學了嗎？」垂耳兔從昨晚就跪坐在竹蓆旁，等待黎芙生起床。

「現在是暑假，祢怎麼還沒走……」黎芙生閉上眼準備睡回籠覺，而她像是想到了什麼，忽然睜大眼睛，警惕

地瞪著垂耳兔問道：「祢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垂耳兔隨手抓起一本國中二年級教科書，道：「這裡有很多妳的課本，後面都有寫名字，噢對了我是十四，數字的十四，因為妳是十四年來第一個看見我的人。」

黎芙生也只能怪自己平時沒有維持整潔的習慣，嘆了口氣後毫不留情地吐槽：「真隨便。」

「不隨便，我花了整個晚上想的呢！」垂耳兔傻笑道。「既然妳現在放假，那就別浪費時間了，快起來。」

黎芙生被推著往浴室走。甫刷牙洗臉完，就看見十四在地板上鋪了報紙，報紙上還有把椅子，而它手上拿著剪刀，以充滿笑意的嗓音對黎芙生喊道：「來來來。」

黎芙生退回浴室，緊張地問道：「祢要做什麼？」

十四看了自己的裝備後，回道：「剪頭髮呀，看不出來嗎？妳放心，我昨天翻了很多雜誌，對髮型已經充分了解了。」

黎芙生更加警戒，道：「哪裡來的雜誌？」

「樓下找的。」十四走了過去，將黎芙生拉到椅子上坐好。

她家樓下的雜誌是媽四處蒐集來的過期雜誌，而種類不乏時尚尖端期刊，她可不敢隨便嘗試。

「剪刀在我手上，別掙扎。」為了營造氣勢，十四連續打開、收起剪刀，發出「唰唰」的聲音。「妳的頭髮太亂了，該修剪一下。」

「祢要是敢照著雜誌上的女模特剪，祢就死定了！」儘管被壓住肩膀哪兒都去不了，黎芙生仍不放棄用言語反抗。「剪太短了啦！」

「我已經是幽靈了，換別種威脅方式吧！」十四手起刀落，大量的頭髮散落地面，從開始到完工用不著三分鐘。「好了好了，快去照鏡子。」

黎芙生馬上飛奔進浴室，她看著鏡中的自己，竟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從外頭傳來十四的聲音：「我參考的人都是跟妳差不多年紀的，可以吧？」

「還、還可以接受……」她以往都是披頭散髮，將陰鬱的臉遮掩在亂絲裡，現在的她看起來乾淨俐落，就如同拂去塵埃的明珠。

須臾，她從浴室出來準備去收拾東西時，卻發現地上的報紙與頭髮都不見了，便問道：「我的頭髮呢？」

「被我吃掉了。」十四將她推到衣櫃前，道：「那個不重要。現在去換衣服，我們出門吃早餐。」

「我不吃早餐。」黎芙生退了步。

「不吃早餐看上去多沒精神啊！快，我在外面等妳。」語畢，十四退出房門。

黎芙生走向房間另個堆積衣服的角落，勉為其難地換起上衣，就在換褲子時，她察覺她的腳踝處有塊紗布，意識到那邊有傷口後，疼痛感瞬間變得清晰，她只得坐在地上減輕痛楚，艱難地將褲子拉好。

印象中，她沒有處理被鋼筋劃傷的地方，那是誰幫她包紮的？

她望向房間門口露出一小截的兔耳朵，靜默了一陣子。

「好了嗎？」由於實在是等太久了，十四直接闖入房

間，只見黎芙生呆坐在地，它便緊張地靠過去。「怎麼了？哪裡不舒服？」

「沒有。」黎芙生拉住它的手借力起身，道：「走吧！吃早餐。」

面對聽話的黎芙生，十四差點反應不過來，她都下樓後才跟上去。

離她家最近的早餐店總是人山人海，因此黎芙生直接將它漠視。下間早餐店開在學校對面，但裡頭通常有她的同學，所以她也選擇忽略，往更遠的地方走去。

「小生，這裡有早餐店呀！」十四停在學校對面那間，對黎芙生喊道。

「那間風水不好。」

「早餐店沒在看風水的，就這間了，吃個早餐沒必要長途跋涉吧！」

黎芙生正要離去，卻見十四走進店裡，說道：「那裡尚有兩個空位，快過來。」

她踱了兩下腳表示抗議，可十四沒有要出來的意思，最後，她無奈地走進店裡。

點了便宜的果醬吐司後，她小聲的對十四說道：「我們買回去吃。」

「別害怕與人交流。」十四無視她的抗議，看到位置後就坐下。

黎芙生只得跟過去，入座後就低著頭，生怕被瞧見。

這間店的風水果然不好，她的同班同學們就坐在店裡最大的圓桌，嘻笑的聲音簡直要掀翻天花板。

「妳怕他們啊？」十四察覺到了黎芙生的不對勁。

「不是怕，是、是覺得困擾……」黎芙生才將頭抬起來了點又立刻萎下去。

「別怕，我在這裡呢！」十四拍拍它毛絨絨的胸脯，道：「坐端正，別讓自己看起來好欺負。」

黎芙生縱然是坐好了，不過眼睛卻老盯著底板，嘴中的吐司咀嚼了許久才記得要嚥下，十四看不下去，道：「妳做的很好，現在開始看著可愛的我，放輕鬆，妳是在吃早餐不是在考試。」

聞言，黎芙生抬眼看著拎起自己耳朵擺弄的十四，心情的確放鬆了不少，但她仍嘴硬說道：「別自戀了。」

當她吞完最後一口吐司時，她的同學們不出她所料地圍上來，領頭的胖班長逕自坐上她對面的椅子，幸好十四起的快沒被壓著。

胖班長打量了黎芙生一會兒後說道：「都有辦法弄頭髮了，妳們家不缺錢啦？」

其餘同黨在旁呵呵大笑，濃厚的嘲諷欲將她窒息。

黎芙生受不了這種場面，無意識地縮了縮身軀，彷彿這樣就能得到一些安全感。

「之前不是說想和我們當朋友嗎？」胖班長翹起二郎腿，「現在給妳個展現誠意的機會。」他將頭撇向櫃檯。

會過意的黎芙生根本不想也不能幫他們付錢，無奈之下將頭沉了下去。

「小生小生，看著我。」十四穿透桌子，擋在胖班長與黎芙生之間。「我說什麼妳就跟著說什麼，知道嗎？」

看著這隻人畜無害的垂耳兔，黎芙生聽話地點頭，開

始複誦十四說的話：「我不要。」

十四伸出雙手比出「來」的手勢，道：「繼續……」

「當初是我太笨了才會被你們利用，朋友不是誰成為誰的工具，所以，自己的帳自己結。」她越說越理直氣壯，十四在她說到一半時就退開，後半段的話是她直接看著胖班長說出來的。說完後，黎芙生感到無比痛快，悶在胸腔多年的忿怨終於得以宣洩。

空氣凝結了好幾秒，他們像是看見一隻任由群眾欺負的小兔子倏地咬起人來，表情複雜。

十四牽起黎芙生的手，道：「快跑囉。」

黎芙生連忙跳下椅子，胖班長著急大喊：「抓住她！」

可惜她跑不過男生，一下子就被抓住手臂，過往受拳打腳踢的霸凌畫面歷歷在目，那瞬間，慌張佔據了她所有感官，她看向十四尋求幫助，悲傷的眼神在十四眼裡打轉，將它和藹的黑瞳渲染上駭人的鮮紅，忽然，連續的「框啷」聲引來店員注意，大圓桌上的瓷盤和玻璃杯全都被一掃而落，滿地狼藉。

店員先是震驚，後來怒氣沖沖的對著胖班長那群人罵道：「壞掉的東西要賠償，不然我就報警處理！」說完後便到外頭拿了用具清理碎片。

所有人都怔住了，不明白為什麼放在桌上的東西會自己掉落。

「小生，走吧。」十四從人群中拉起黎芙生，經過櫃檯時還不忘給早餐錢。

她們一路跑回家，跑著跑著，她咧開笑容，到家後甚至需要十四攙扶才站的穩。

「哈哈，祢有看到剛才他們的臉嗎？」

十四得意道：「妳早該這麼勇敢了，有個幽靈朋友很棒吧！」

「嗯。」黎芙生對著十四繞了圈，「沒想到祢真的會魔法。」

「幽靈不是當假的。」十四的語氣裡充滿笑意，但接下來想的問題，讓它笑不出來。「小生，妳會怕我嗎？」

黎芙生愣了會，想到餐具莫名掉落的靈異現象，又想到它帶著自己逃離現場，便笑道：「祢那麼可愛，有什麼好怕的。」

十四笑了幾聲，道：「祢不討厭我就好。」

「嗯，不討厭。」

黎芙生回房間後從書桌底子下翻出鐵罐子，將吃完早餐後剩下的零錢投進去，再搖了搖鐵罐，心滿意足地聽著裡頭零錢的碰撞聲。

十四坐在她對面，好奇問：「想買什麼？」

「蛋糕。」黎芙生將鐵罐攬回懷中，這是她幾個月下來有一餐沒一餐存起來的錢。「小弟弟下星期過兩歲生日，媽要帶他回來。」

「弟弟在哪裡？」十四探索過這個家幾次，沒有見過小孩的用品。

「他在叔叔家。」黎芙生想到叔叔就心情不好。「媽每天都會跟叔叔吵架，因為我……」

沉默迂久，十四問道：「妳做錯事了？」

「嗯。」黎芙生點頭，血絲在她的明眸上撒網，眼淚卻像綁了繩索般倔強地不肯掉落。

但她的聲音已然變成哭腔：「因為我還活著啊。」

那瞬間，十四伸手向前將她攬入懷中，黎芙生感受到生疏的歸屬感，儘管再溫暖，她仍咬牙不讓自己耽溺其中，吸了吸鼻涕後，她戳戳十四的肚子，說道：「我沒事啦。」

十四來回摸著她的頭，感傷道：「妳沒有錯。」

待到小弟弟生日當天，十四在蛋糕店裡興奮地看著琳琅滿目的商品，尤其是巧克力口味的區塊，它道：「小生快看！這些看起來好好吃。」

黎芙生吞了吞口水，雖然她也很喜歡巧克力，但小弟弟吃了會蛀牙，所以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內。

她跟店員詢問了小孩子也能吃的蛋糕，店員便從架上端出一個白色的小圓，說道：「這個不含添加物，而且糖也放比較少，很適合小朋友喔！還有啊，因為這個蛋糕有比較多留白的地方，所以可以用果醬在上頭寫祝福，妹妹要親手寫嗎？」

黎芙生當即點頭，店員帶她到後台選擇口味，她先用葡萄醬在蛋糕上寫「大家愛你」，再用草莓醬於側邊畫上數個愛心，縱使用果醬擠出的字歪七扭八，有些甚至糾結成一團，但她放了真心進去，在畫的過程中還不經意地露出微笑。

店員在一旁莞爾：「當妳的弟弟真幸福。」

黎芙生笑道：「這是姐姐的義務。」

回家路上，黎芙生將蛋糕謹慎地護在胸前，連走路的步伐都刻意放慢，不讓蛋糕受到任何損害。

十四羨慕道：「我也想當弟弟。」

黎芙生開玩笑：「那就趕快找個好人家投胎。」

室內的光線從塑膠門透了出來，黎芙生興沖沖地開門，映入眼簾的，是媽坐在餐桌旁的長椅上，無力地用手拄著頭。

「媽，我回來了。」黎芙生的精神緊繃了起來，她家比之前更亂了不少，空氣中飄散著濃烈的酒氣，醞釀了大難將至的氛圍。她將蛋糕輕放在桌上，怯聲怯氣道：「小弟弟呢……」

媽先是用紅腫的眼瞪著黎芙生，接著毫無感情地問：「這是什麼？」

「蛋、蛋糕。」黎芙生被媽的口氣嚇得退了步，撞到待在她後方的十四，她感受到它的存在後，頓時覺得有了些安全感。

「呵呵……哈哈哈……」媽發瘋般地笑了起來，邊流淚邊笑，轉眼間，她破口大罵道：「黎芙生！妳哪裡來的錢買蛋糕？我們家都窮成這樣了妳還去買這種浪費錢的東西？」說完，連一眼都不願施捨就將蛋糕重重砸向地面，奶油從紙盒的縫隙爆了出來，如同她碎裂的心意炸出血漿。

「還有，妳要給誰買蛋糕？妳弟就在剛才被叔叔搶走了，妳已經沒有弟弟了……妳是不是故意要來氣我的？妳說話呀！」媽撕心裂肺的哭著、叫著，將黎芙生罵得狗血淋頭。

以往的黎芙生會安分地站好，等待媽對她發完脾氣，但這次有十四陪她，她油然生出了勇氣反駁：「不是……」

她純粹是想為弟弟慶生、想讓媽的心情好一點。

媽自嘲般笑道：「呵，學會頂嘴了？」說完，一個巴掌就要朝她的臉搧下去。

十四將黎芙生往後拉了步，躲避掉這可能會對她造成嚴重傷害的攻擊。

媽揮空後從椅子上跌落，她以哀戚的眼神看向她，目中的深潭似要將人捲入漩渦中溺斃。黎芙生想去扶，可伸出的手卻被狠狠拍開，媽就這麼攤坐在地抽泣：「為什麼我要遭遇這種事……要是、要是……」她看見不遠處噁心的蛋糕，便拾起流出來的一坨砸向黎芙生。

黎芙生不閃躲，任由屈辱玷汙自尊，說道：「要是我當時和爸一起跳樓就好了對吧？」

媽聽完後近乎崩潰，道：「黎芙生！妳再給我說一次試看看！」

當眼淚爬過臉頰傳來搔癢的感覺時，黎芙生才發覺她哭了，而這彷彿解開她心中黑盒子的枷鎖，有許多她不敢說的話與不願面對的事爭先恐後地蹦了出來，她道：「反正我在學校也只會被同學欺負，妳和叔叔也有妳們的孩子，妳們才是一家人，我是外人、是妳的拖油瓶。不被任何人喜愛的我，本來就該被丟在垃圾桶不是嗎！」

她剛吼完便覺側臉傳來火辣辣的疼，是媽迅速起身甩了她一掌，道：「我不許妳這麼說……」

挨打的黎芙生大哭起來，她的雙手徒勞地擦去不停湧出的淚水，朦朧中，她看見變得巨大的十四站在媽的身後，一吋吋地張開如深淵般的大嘴。

黎芙生還來不及錯愕，就看見它一口、兩口……眨眼

間，將她媽從頭到腳吞食殆盡。

就像關了電視，吵雜的空間瞬間寂靜下來，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她嚇呆了，雙腿發軟跌坐於地，發出「碰」的響聲。

十四快速變回正常大小，像是要關心般朝黎芙生走了步。

「祢別過來！」黎芙生大叫，恐懼盡寫在臉上。

「小生，妳說過不怕我的，現在……不一樣了嗎？」十四停在原地，不敢再有動作刺激她。

「我媽呢？」她盡量讓自己保持鎮定，但發出來的音卻不受控顫抖著。

「如妳所見，被我吃掉了。」

「快吐出來！」她害怕地看著十四的肚子。

十四給出否定的答案。

它躊躇片刻，問道：「妳不是討厭她嗎？為什麼要她回來？」

黎芙生再度嚎啕大哭，更甚方才被打的時候，她道：「祢不懂……當初在頂樓是媽把我從爸的手中搶過來我才能活到今日，她平時都早出晚歸在外工作，這個家甚至是她對房東下跪多次才留下來的……祢怎麼可以這麼自私！」她掙扎爬起身，用力捶著十四的身體，不斷重複最後那句話。

十四安靜地承受拳頭，但它愈沉默，黎芙生就越心酸。

最後，黎芙生狠狠地推開它，奪門而出。

她漫無目的走在街頭，只想離案發地越遠越好，逃避方才發生的一切。

沿途的景色漸趨陌生，她走在人煙稀少的巷弄，但月黑風高的陰森仍難以與十四吃人的可怕相頡頏，不曉得走了多久，腳步開始踉蹌，一個不小心就跌了跤，她靠著路邊的電線桿休息，可是眼睛一閉，就夢見十四張著血盆大口，而所有家具都染上了與它眼睛相同的鮮紅，她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當噩夢做完後，才終於陷入昏睡。

天剛翻起魚肚白時，她從木質長椅上驚醒，環顧四周後，發覺這裡是年幼時媽常帶她來玩的一座公園，不假思索，她立刻猜到是十四趁她睡著時將她帶過來的。

昨晚的記憶隨著她想到十四，便海嘯般地挾著巨大的浪花向她撲來，她抱住頭，祈禱這一切只是虛幻的夢，好不容易抓住心中飄渺的希望小舟，她狂奔回家。

一開門，仍然看見地上爛掉的蛋糕和沒有放好的椅子，她強迫假裝自己什麼都沒看見，往媽的房間尋去。

被褥整齊、錢包仍放在桌上，媽沒有回來也沒有出去。她不敢死心，即便知道不可能，還是將所有能拉出來的櫃子都拉開、能搬動的東西都搬過，直到把房間逛了幾百圈後，她才默默地流下眼淚，並將所有物品回歸原位。

她失魂落魄地走往自己的房間，當她進門時，卻驚見她媽正坐在衣櫃前，而櫃門大大敞開，裡頭堆積的東西傾落滿地。

「媽……」黎芙生用盡僅存的力氣撲向她。

媽一手拿著破爛兔玩偶，一手將女兒攬入懷中，感慨說道：「妳既然那麼喜歡它，為什麼不和媽說呢？」

黎芙生看著她當年從垃圾桶底部偷偷撈出來的兔玩偶，訥訥道：「我怕妳不開心。」

這個衣櫃不用來裝衣服，而是被拿來藏東西，但這個「藏」並非喜愛，而是不敢被別人發現的秘密。

「傻孩子。」媽放下兔玩偶，用雙手將黎芙生抱得更緊。「芙生，媽昨晚不是那個意思，媽是想說，要是自己有足夠的能力把妳和弟弟留在身邊就好了，不是不要妳。是媽一直以來疏忽妳了，還對妳發那麼大的脾氣，對不起……」

「沒關係。」黎芙生邊啜泣邊搖頭，經過這場驚魂記，她覺得只要媽能陪在她身邊，她就無敵了，那些委屈或是難受都變的無所謂。

媽接著拿起一本日記，裡頭的最後一篇是黎芙生的遺言，上頭寫著「願媽能無後顧之憂，和叔叔、弟弟一起過好日子」。

「寫什麼傻話，沒有妳的話媽連日子都過不下去，妳是我花了畢生的勇氣從爛男人手中搶回來的寶物，怎麼可能會希望妳消失呢？」媽拿日記本拍了下黎芙生的屁股。

黎芙生笑逐顏開，往媽的懷中鑽，汲取更多她所渴求的溫暖。

「還有，這件衣服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上面都是腳印？」媽從雜物堆中翻出她的制服。

那是胖班長在書法課時用墨水沾了鞋底，再用來欺負她的證據，但她不敢跟大人講也不敢亂丟，只好帶回家藏。

「妳在學校發生事情為什麼沒跟我說？」媽的口氣裡

充滿心疼。

「已經沒事了，我上次在早餐店的時候反將他們一軍，他們現在看到我就逃得遠遠的。」黎芙生抬起頭，與媽炫耀她的事蹟。

「芙生長大啦。」媽捏了捏她的臉蛋，逗得她大笑。「不過如果媽沒有發現，這些事情妳打算藏到什麼時候？」

黎芙生不語，她從沒想過要揭開。

「以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回來跟媽說，不要一個人承擔，好嗎？」

「好。」

「知道就好，媽去準備早餐。妳負責收拾房間，地板上有很多頭髮，記得掃乾淨。」

黎芙生依依不捨媽的懷抱，在鬆開手前問了句:「媽，妳怎麼會到我的衣櫃裡？」

媽摸摸下巴，思考片刻後回道：「大概是夢遊吧！昨晚喝了點酒，連自己怎麼睡著的都不知道。」

「那妳有覺得哪裡不舒服嗎？」昨晚她看見了十四尖長的上下門牙，被咬到肯定會穿腸破肚。

媽笑道：「身體沒有，但心靈有。」

黎芙生鬆了一口氣，道：「媽，我保證我以後一定每天跟妳報備在學校發生的事，妳就別擔心我啦！」

目送媽走下樓後，黎芙生才動工整理房間，從衣櫃中掉出來十四曾經吃掉的一些物品，沒想到它的胃竟然通向這裡！

黎芙生環視整個房間，那圓胖的垂耳兔不在任何角

落。

她仔細思考了十四的所作所為，其實它真的都是為她著想，只不過後來用的方式太為極端，但這仍不可抹滅它是存有好意的事實。

她很快就決定要將十四找回來，到廚房拿了根兔子愛吃的紅蘿蔔後，便直覺地往廢棄大廈跑去。

她一股勁爬到頂樓，果然看見圍牆上有隻白色垂耳兔，她湊到它身旁，模仿它說道：「自殺的話吃不到紅蘿蔔哦。」語畢，拿起手上的紅蘿蔔在它面前搖了搖。

十四撇過頭，手卻誠實地朝紅蘿蔔伸去。

在它接過紅蘿蔔的同時，她道：「十四，謝謝祢改變了我的一切。」

十四用不著幾秒就將它啃完，它拍拍肚子，回到圍牆內拉黎芙生坐下，正經道：「能改變妳的人只有妳自己。」它盯著她的雙眼，良久，問道：「看清楚了我不同的型態後，妳討厭我嗎？」

黎芙生搖頭，道：「我知道祢是為我好。所以，不討厭。」

十四摸了摸黎芙生的頭，道：「那妳答應我，不管發生什麼事，妳都要愛著妳自己，可以嗎？」

黎芙生雖然不清楚「不討厭十四」跟「愛自己」有什麼連結，但她不自覺地就隨著十四的意願答道：「可以。」

見她答應後，十四動手朝自己的頭套扭轉起來，黎芙生本欲阻止，但內心的好奇壓制她的動作，讓她安靜地看著十四將頭套緩緩摘下。

在十四真露出面目的瞬間，黎芙生倒抽了一口氣。

它的身體透明到可以看見它背後的景物，不過讓黎芙生最震驚的是，它有著與她如出一轍的面容。

霎時間，她頭暈腦脹，視野變得扭曲模糊，她伸手想抓住十四，卻只攫到一把空虛。她焦急大喊：「祢要去哪裡！」

十四將手抵在黎芙生的胸口，以她的臉蛋，揚起明媚的笑容，說道：「我哪兒都不去，永遠在妳心裡。」

當黎芙生從圍牆旁驚醒時，天竟然已經黑了下來，拿出手機查看時間後，她差點將手機摔出去。現在是她準備自殺的那天晚上，而頂樓只有闃寂黑暗與她做伴，十四的出現倒像是恍惚間萌生的幻影。

她想起了十四對她說的一番話，便用雙手環抱住自己，低聲呢喃道：「祢好……謝謝。」說給住在心裡的「它」聽，而內心的共鳴拂起一陣陣微風，雲散了孤獨。

好似十四正在回應她。

她迅速複習了遍十四陪伴她走過的改變歷程，想好第一件事該做什麼後，便雀躍地跑下樓梯。

她沒發覺的是，儘管她身處黑暗，仍是嚮往著光，以光為指引的活下去，終有一天，也將成為一顆燦星，擁著自己的明亮閃爍天際。

（完）



■ 得獎感言

趙芷彤 / 金屬藍

在寫這篇小說時，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的一些煩惱也寫進去了。有時候會有「難道我所有的煩惱，都是不成熟的展現嗎？」這樣的想法，很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在得獎的同時也增添了對自己的信心，希望以後能以熱愛文學的心繼續創作下去。

金屬藍 | 趙芷彤 / 醫學系

關從攤位後方的矮小椅子起身，今天的夜空沒有月亮和星星，只剩微弱的檯燈對抗整個黑夜。三個女孩正饒有興致的欣賞著他的作品，他小心翼翼地在一旁適時加入介紹，在對方或厭煩或歉疚的情緒中拿捏自己的言語。阿哲在旁邊偷笑，他心裡一陣嘆息，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就是能對某些無聊事不厭其煩，即便相同的結局不斷上演還是一再重複同樣的遊戲，同樣的話題。「也許這才是勇氣」，他心想。「相信改變的勇氣。我的問題就是太容易放棄，太容易對事情麻木。」他停止解說，果不其然阿哲立刻湊上來悄悄問他，「哪一個會買？」「中間穿條紋衣的那個。」阿哲有些興奮，關又暗自嘆了口氣，他坐回小椅子上，決心不再解說，等待他預料中的結局。他看見條紋衣女孩拿起那隻金屬瓢蟲，掏出錢包，她身旁的朋友笑她總愛亂花錢買些裝文青的東西，阿哲開心的把瓢蟲包裝好遞給女孩。一樣，全都一樣，這些一成不變的情境。他看著女孩們走遠，等著阿哲來找他。

「你為什麼每次都知道！」他緊張得希望阿哲小聲點，周遭的人聲瞬間減小了些，眼神像針釘在他身上。「我就猜你每次只有知道有人會買的時候才會站起來解說！」關很害怕，之前他曾試著對外人隱藏自己的能力，可是過了這麼久，他對小心翼翼的隱藏和假裝感到無比厭倦，從此決心不再這麼做。然而，此時此刻就是代價。

「只是運氣好而已。」他盡力笑了笑，想趕緊結束這話題。阿哲不相信，但也知道再問只是自討沒趣，自顧自

地轉過身跟旁邊賣琉璃珠和瑪瑙的阿姨聊天去了。

他看著阿哲，內心對他感到十分抱歉。他們合作兩年多，大部分的焊接與雕刻都是關負責，阿哲會負責細微的雕刻。他總覺得避談自己的絕佳第六感造成他們之間若有似無的隔閡，這完全是他自己的問題，另一方面，阿哲也知道他不喜歡聊這件事，所以儘管好奇依舊小心翼翼。對於阿哲的體貼，他是既感激又擔心的。他發現自己又在逃避了。

他撫摸著最大的矛兵手上的刮痕，又多一個新傷了他想。有些刮痕能輕易去除，有些不能，但大多數都能隨時間慢慢褪去。然而這個傷是不能的，他摸得出金屬的光滑表面綻裂深陷，手指伏過那種瑕疵的感覺。這讓他想到自己手腕上的傷，瑕疵的感覺。隔壁攤的阿姨總說要幫他和阿哲用琉璃珠算命，他們各挑了五顆珠子，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阿姨滔滔不絕的解讀起來，他聽來聽去，好像每一句都是另一句的換句話說。他自己做了結論，一年內會有姻緣，事業蒸蒸日上，兩人都責任心強自我要求高，未來可期。他不確定其他項有沒有被說中，但姻緣大概率跟他沾不上邊。倒是阿哲過了幾個月就交到女友，他還記得他剛知道消息時心裡非常錯愕，阿哲臉上的笑容與他形成對比，他知道這是自己生命的暗喻。阿姨當時還指著放在他攤位上這個特別大的矛兵，預言這隻矛兵放的方位很特別，接著劈哩啪啦說了一堆專業用語他一時也弄不明白，只知道以後他會遇到的人跟這隻矛兵也有緣。他聽著倒覺得有趣，因為那個矛兵剛好是個瑕疵品。一個或許能接納瑕疵藝術品的人，或許也是一個能接納他的人，不過

那個人還沒出現。

說不定永遠都不會出現。

打從關有記憶以來，他就只有姐姐。姐姐告訴他，他們的媽媽有一天離開就再也沒回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爸爸是誰。姐姐是他唯一依賴過的人，他也一直相信姐姐自始至終都對他很好的，即便姐姐後來不告而別。之後有個老師傅收留他，他跟著老師傅學了很多雕刻與焊接的技巧，老師傅去世後，他才和阿哲接手了金屬藝術品攤位。

關有時候會想著，姐姐到底去哪裡了。

行人熙熙攘攘的走過，關的攤位對他們而言像乞丐在行乞，連一秒都不敢停留的眼神顯示出煩躁，彷彿這麼晚還無法回家是這世上最厭煩的事。關有點難體會那感覺，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曾讓他想永遠停留，他總覺得自己到哪裡都像流浪。阿哲今天不在，約會去了，想到這裡，他不禁露出微笑。他看過阿哲和女友相處時行為的反差。如果他女友也有像關一樣的第六感，阿哲會怎麼做？關發現他又不自覺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每次他問自己為什麼害怕談到自己的第六感，他的思緒就一片混亂。他想告訴自己他沒有做錯任何事，試著說服自己他還是個好人，可是他就是無法這麼相信。連他自己都不這麼認為，別人能相信他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

一名女子走到攤位前，細細地看著每件作品。關沒有

看過如此深邃的眼睛，她看著攤位上的商品時的眼神彷彿桌上擺的每個都是贗品，關試著從她身上尋找直覺，那是如心電感應般的回應，他不清楚那是他自己內心的對話抑或是某種超自然力量。想到這裡關毛骨悚然了起來，他總懷疑自己的能力是一種詛咒。如果有會購買的客人，他就能從心裡聽到回應。眼前這位女子雖然很認真地欣賞他的作品，卻似乎沒有購買的意願。

既然如此，那就讓她輕鬆地欣賞吧。關決定不打擾她，他坐在椅子上，繼續觀察著行人。

「請問，」關心裡一驚，「這個多少錢？」他的直覺第一次失效。他看著女人指著的方向……是那個有瑕疵的矛兵。關莫名的有些緊張起來，「那是非賣品。」他說。

「為什麼？」女子不明所以的問。

「它的矛只能轉半圈。」他回答。

女子用手試了試，再試了其他矛兵，只有那個矛兵的矛頭戛然停在半圈的地方，她露出不解的神色。「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把它擺出來？」

「它是我特別喜歡的一樣作品。我覺得他跟我很像。」

女子思索了一陣「那可以賣給我嗎？我覺得它的瑕疵讓它更特別了。」

「不，我不賣瑕疵品給客人的。真要買的話，我把它修好再賣給你好了。」她會要求一定要買這樣的瑕疵品嗎？關發現自己正在極力避免預言發生。「真好笑，我在做什麼」他心想，「那根本不可信。」

「好吧，那大概需要幾天呢？其實不修好也沒關係的。」後面那句話輕輕的，像是在安慰自己。

「可能要一個禮拜左右，下禮拜同樣時間你方便嗎？」

女子點點頭「那我就下禮拜再來一趟了。」她轉身走了。關發現她的神情比起剛剛欣賞作品時溫柔許多。是什麼造成她的轉變？那個矛兵？關實在搞不懂，但他想自己恐怕沒資格說他人奇怪。他還得把矛兵修好，預言困擾著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能再想下去了，他告訴自己。他想把注意力放回自己正試圖設計的鐵龍上，卻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專心。

關手腕上有個被姐姐割開的疤痕，姐姐離開後他把疤痕和割開他的刀片都當成姐姐的遺物珍藏。刀片上還有關乾涸的血跡。

他一直知道姐姐變了，從他尚未發覺的某一天開始，她眼睛裡的光漸漸黯淡，引領她走向自身的毀滅。如果他早一點發現，或是他再更成熟一點，他能挽回這一切嗎？

或許仍舊不能吧。但他會試著用更好的方式解決問題。即便他不管怎麼做都是同樣的結局，他會試著溫柔一點，讓他自己的罪惡感減輕一些。唉，所以到頭來他還不只是為了自己。可是……他也是真的希望姐姐能好好地和他生活在一起，他不是那麼壞的人。但也算不上是個好人，他提醒自己。

有時候他會夢到姐姐的手腕滴著血，他問她怎麼了，她聳聳肩說她不小心割傷自己。那是他第一次發覺異樣。那個傷之後再也沒有好。

之後姐姐手腕上的血滴在地上長出了荊棘，血越滴越多，荊棘包圍了他們。姐姐抓住他的手，在他手腕上畫一片葉子。這是楓葉喔，姐姐說。他問姐姐為什麼，因為它是紅色的呀。她拿出刀片，往他手腕狠狠割了下去。

他大叫著一把推開姐姐，「妳這個瘋子！要死妳自己去死，我不要跟妳一起！」他被割開了一條不小的傷口，他的血和姐姐的匯聚在一起，荊棘越長越多，莖幹上綻放出玫瑰。

姐姐看著他，傷心的點點頭轉身離開。在她面前，荊棘叢恍若無物，她直接穿過它們，身上被劃出更多傷口。關焦急地看著漸漸包圍他的荊棘，想找出缺口，但他無法離開。荊棘越來越近了，近到關快要沒有容身之處。地上陡然出現一點亮光，他蹲下一看，是那段割傷他的刀片。關撿起刀片，奮力揮舞，想用刀片砍斷荊棘，卻為時已晚。他看著自己被荊棘吞沒，眼前的光點越來越少，終於陷入一片漆黑……

然後他醒來。

不知道多少個夜晚，他尖叫著從長滿荊棘的夢中驚醒。他打開抽屜，看著裡面的那段刀片，這是他對姐姐的最後印象。

姐姐離開了，從那天起。是他的錯。他傷害了姐姐也傷害了自己，不管是現實還是夢境。他知道她再也不會回來。

夕陽的餘暉撒在海面上，映照出粼粼的波光。關看著

一陣陣的海浪向沙灘襲來，他突然好想變成海浪，至少乾死在沙灘上之前還能優雅地被人讚嘆，總好過他傷痕累累又疲憊地活在這世上。「海浪會有煩惱嗎？」他想，「真要有的話，也只有最後的死亡而已吧。」他欣賞著海岸的美麗，一瞬間他害怕自己沒法回去了，海風和夕陽會叫他留下，而他會答應。他要當快樂的海浪，不要當憂慮的人。這樣真可悲，他想。

不過他會回去的，他自己明白這點，因此感到更加絕望。你帶我來就為了讓我這麼想嗎？他想跟自己的直覺對話，結局一如以往地徒勞。上次他直覺帶著他遇見阿哲後，關就很久沒有再從直覺那裡得到要去哪裡的指示。這次是什麼呢？你想告訴我什麼？他再次向心裡的空洞喊話，但仍然沒得到任何回應，周圍只有海浪的聲音。他看著海浪打向岸邊，它們能侵蝕海岸，卻帶不走任何一點他的煩惱。

他落寞地準備離開，此時卻有一個略帶驚訝的聲音叫住了他。「是你，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轉頭一望，頓時也吃了一驚。是那天向他買矛兵的女子。「啊，沒想到會在這裏遇見你呢。妳也來看海嗎？」

「我媽媽的骨灰撒在這片海裡，有空我就會來看看她。」她懷疑的望著關「但我從來沒在這裡看到其他人，沒想到今天遇見你了。」

「我的確不常來這裡，只有很久以前來過一次，今天來回味罷了。」關決定說謊，「抱歉打擾到妳了。」不行，他真的得走了，他想走到離海較遠的地方，卻又被叫住。

「等等，我想問你一件事。」她猶豫了一會兒才開口，

「那天你說你很喜歡那個矛兵，因為它跟你最像……是為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原因，關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大部分人都不會買它，它會一直孤獨地站在攤位上。總覺得有點像……我人生的樣子。」他看著她問道，「我也能問妳一個問題嗎？」

她詫異地看著關。

「那天妳原本對那些作品不屑一顧，為什麼單獨中意那個矛兵？」

「只有它帶有明顯的傷痕。」她眼中閃過一絲冷漠「我們習慣完美的作品，卻不懂帶有傷痕才是人生的常態。」原來如此，關差點忘了它手上的刮痕。「聽起來妳是想要我把每件作品都刮出幾道傷痕來。」

她笑了。「好啊，假如你真刮的話，我會考慮多買幾個的。反正我家有很多。」

關愣了愣，「很多有傷痕的金屬藝術品？」

「我媽媽做的。不過她會把傷痕隱藏在不起眼的地方，當作她的標誌。」她苦笑，「我家說不定真的沒有完美的金屬品，但它們外表看起來都很完整。」

到底是怎樣的母親和教育啊？關內心搖了搖頭，而且她竟然還常常回來看她母親，真叫人訝異。不，我在想什麼，他心想。他的母親雖然拋棄他，可他不也是想找到她嗎？只是同樣的心情罷了。

他一時想著這許多，沒有繼續開口。

女子又笑了。「你竟然沒有問其他人常問我的問題，還真是特別。」

「本來就沒什麼好問的，只是其他人不願意理解而已。」

「真像我媽媽會講的話。」她爽朗的笑了，向他挑起一邊眉毛。「我叫簡岑茵，你呢？」

關的心跳停了半拍，不知道是因為她的動作還是因為她的問題。事實上，被問名字也是關有點害怕的一件事。「我沒有名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大家都叫我關。」

岑茵似乎嚇到了「抱歉，我不該問的。」

關笑了笑。「沒關係，已經很久了，我也不太在意。」離開他的人太多，他的心早已麻木。

「我得走了，希望後天能再跟你聊聊。」岑茵惋惜的說，「後天見，關。」

「後天見。」關發現自己嘴角不自覺上揚。你不應該期待什麼，即使是一個與你想法相近的人。他想警告自己，卻發現今天的自己寧願相信那個不切實際的預言。

今天會見到她呢。有差嗎？只是另一個來了又走的人。關旋轉著修好的矛，內心交戰不已，每轉一圈就換一邊獲勝，他的手指來來回回繞了上百圈。還好阿哲不在，還好他每周都固定禮拜五約會，不然自己一定會被他嘲笑。他又和自己辯論了上百回合，才看到岑茵遠遠的走來。關看著她清新的容貌，唯獨一雙眼睛自帶傲氣。在這世上萬物，有多少能讓她為之心動呢？他突然清醒了。不可能的，他本來就不應該抱有任何期待。他看著她走近，

「說不定今天是最後一次看到岑茵了」他想，「我會永遠記得今天的。」

該來的還是來了。他正準備開口，岑茵卻急忙打斷他的話「對不起，我今天有急事，不能陪你聊了。」看吧，沒什麼好意外的，她看待他的方式絕對不是關想像的那樣。他看著岑茵的眼睛，裡面沒有他想看見的眼神。

「沒關係。」他淡淡的說，「謝謝你給它一個家。」他想把矛兵遞給岑茵，她卻退後了一步，「我不買它了。」她說，「你留著吧。」她匆匆地走了。原來直覺沒錯，她真的沒有要買任何東西，關在失望中感到一絲可笑的安慰。好吧，其實不管她怎麼做都沒太大差別。反正我永遠是被留在原地的一個，無論是誰，最後都會離開。因為你不是個好人，不會有人想留在你身邊。他彷彿看到當初警告他的那一小部份自己，手舞足蹈的吆喝。怎麼樣，我說的沒錯吧！是啊，果然你才是對的。關想這麼回答。無妨，帶有傷痕才是人生的常態，他只是傷的比較重而已。他試圖不再想著岑茵，卻隱約感到不對勁。

那個眼神。像他姐姐一樣，失去亮光的眼神。看似完整，卻帶有傷痕的眼神。她不再說話不是懶得裡他，是已經無法說出完整的語言。

算了，與他何干？他連自己都救不了，還想拯救別人嗎？

可是，這真的是他想要的嗎？

他心中生出一股怒火「你這個懦夫，你什麼都不做當然什麼都改變不了，不要再活在自欺欺人的自我憐憫裡了！」

他跳了起來，丟下攤位，不顧周遭眾人的眼光，往岑茵離開的方向追去。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她要去哪裡」，關在第一個路口躊躇地想著，「我太天真了。」他原本期待直覺能在這個時候幫他一點忙，可是此時此刻他什麼都感覺不到。「我做不到。」他想放棄了，「這不是懦弱，是我的能力有限。」他轉頭想回去，一個略過的黑影吸引住他的目光。

他緩緩地往黑影的方向望去，發現自己不是眼花。「姐姐？」他驚喘出聲。

真的是姐姐。她手裡還握著自己剛剛賣給岑茵的矛兵。

關不知道他該做什麼。他結結巴巴的勉強開口「妳……妳……妳為什麼會……會……在這裡？」

她沒有開口，關發現她正轉著矛頭，矛停在左邊時，她會看著他，才接著轉下一圈。「妳要我往左邊走嗎？」

還是沒有回答。

管不了這麼多了，他往左邊跑去。

他不知道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但當他踏上左邊的路時，遠遠的看到前方有座天橋。他心念一動，往天橋跑去。

他不確定岑茵是否在天橋上，但他在天橋階梯上看到掉落的矛兵，他拾起矛兵，衝上天橋。

岑茵在那裡，她從天橋上俯瞰著下方，欣賞著底下縮小的車輛和行人，露出滿足的微笑。

「我想多了嗎？」關覺得有些窘，但也鬆了一口氣。

他想偷偷離開，卻被一把叫住。「別走！」岑茵似笑非笑的看著他，「我在這上面就看到你啦！」她瞪著關，「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關心裡想著，說是直覺好還是姐姐指引好，兩個都有些荒謬，卻都是真實。「我有特別準的直覺，不一定每次都會在我需要的時候幫我，可是它只要出現，一定是對的。就像心電感應一樣。」

「原來是這樣。那麼在海邊遇到那次也不是巧合囉。」關點點頭。「其實你猜的沒錯，我今天是來見你最後一面的。只是我原本想等到晚一點，下面沒其他人時再跳下去。不過既然被你發現，也算是我的命吧。」

「妳如果真的想跳，我不會阻止妳。」關驚訝的發現自己是真心這麼想。活著的人和勇敢擺脫痛苦命運的人，到底哪個比較勇敢？他無法斷定。有時他覺得他自己雖然活著，卻也跟死了沒什麼分別。「我只想聽妳經歷了什麼，我們還沒聊完。」

岑茵嘆息著頹然坐下，「我想離開這裡，你能送我回家嗎？」

岑茵家裡一如她所述的擺滿金屬製品，關試著找出那些刮痕，岑茵笑著等他出糗。大多數真的藏得很好，在小摩托車排煙管的內側、在花瓶底部，最特別的是一片金葉子。「我媽媽說她實在不想在上面製造刮痕，所以她把每條葉脈都雕得一模一樣，只有這條，」她指著右上方的一條支脈「它的弧度有點不一樣，但得很仔細才看的出來。

我媽說這些葉脈就像世上各種人的縮影，帶著傷痕的人努力隱藏自己，但他們不管怎麼努力，都無法撫平自己的傷，無法讓自己和其他人一模一樣。我知道她在講她自己。」氣氛一下沉重了起來，空氣中懸浮著壓抑的氣息。該問還是不該問，關無法拿捏，她知道岑茵也在想著相同的事。電風扇嗡嗡地響著，岑茵的話也嗡嗡地傳來。他知道那是治療自己的藥，可是治療太痛了，他寧願讓傷口痛覺疲勞。

關，你到底是什麼人？我就是關，不是什麼特別的人。不，我一點都不懂你。真要這麼說的話，我也一點都不懂你。跟我講其中一個。講一個什麼？秘密。講其中一個，你的祕密。

關望向她。岑茵倔強的眼神中帶著疲憊，關同時在她眼中看見脆弱，那是帶有秘密之人共有的脆弱。他沉默了許久最後開口，「我看不見藍色。」

她屏氣凝神的聽著，彷彿用聽的就能把關所有的心事看破。

「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一個女人，她讓我感到很熟悉，就像我們天生就帶有連結一樣。我完全不認識她，但那種熟悉的引力強迫我的視線移向她，我完全無法轉移自己的視線。」

「可能她感覺到有人在望著她，也往我的方向看過來。在那一瞬間，我和她的眼神交會了一秒。我趕緊別過頭去，但那一秒的眼神我永遠忘不了。而且，就是那次以後，我開始看不到藍色並有我可怕的直覺。天空永遠是我看到她那天的灰色，有時我也分不清我看到的灰色到底是

灰色還是藍色。」

「那麼，你有找出她是誰嗎？」她問。

「可能算有，也算沒有吧。」關苦笑，「她是我媽媽。」

「你怎麼知道的？」

「我的直覺告訴我的。」這理由還真是薄弱啊，關心想。「我想，既然我已經有如此敏銳的直覺，這應該不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為什麼不敢跟別人說？」

「她看我的眼神不是媽媽對孩子慈愛的眼神，是看著不祥之物，不懷好意的眼神。」

「即使她真的是你媽媽，她也在很小的時候就拋棄你了，你和她已經沒有關係，你不用在意她怎麼看你。」

「我知道，但我還是很害怕。我總覺得我的出生和能力都是種詛咒。」

她凝視著他，良久，才緩緩的說，「我也有很多秘密。」

她的語氣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與同病相憐之人互相傾訴的呢喃。

「你一直守護著它們嗎？」關問她。

「我不得不這麼做。」她回答，「那天我騙了你，我原本想跳海自殺，跟我媽媽死在一起。但遇到你讓我有點猶豫，我考慮了兩天，還是覺得非常痛苦，結果你又阻止了我一次。」她看著矛兵笑了，「其實我原本想，把它留給你，這樣你會不會永遠記得我。」關也笑了「你就算把它帶走，我還是會永遠記得你。」「真的嗎？」岑茵的語

氣充滿試探，眼神恍若有種魅惑之意。她的手從關的後背一路摸索，最後搭上他的腰，頭輕輕往關靠近。「我應該嗎？」關無法思考，他握住她的手。「我應該嗎？」關扶著岑茵，讓她依偎在自己胸口。「我應該嗎？」關發現自己無法再保持理性，他根本無法抗拒。

岑茵靠著他緩緩開口「我媽媽是個很厲害的金工師，我爸看上她的才華。婚前他隱藏了所有醜陋的秘密，我媽完全不知道他是多麼可怕的人。結婚後，他沒事就會毒打我媽，把她鎖在房間裡。他有時也打我，但大部分我媽會幫我擋下。」

「有一次，我媽抓到機會想跑到外面呼救被他發現了。他很生氣的痛打我媽，我趴在床上哭，發現媽媽的枕頭底下有一把她偷偷打造的剪刀。」

「我拿起剪刀殺了我爸，但我媽還是傷重死了。」她哭了起來，「我殺了人，還是誰都救不了。」

「至少妳盡力了。不管再怎麼努力，還是有些我們改變不了的事，但那不是我們的罪。我們只能試著邊痛苦邊活著，邊努力邊感到面對殘酷命運的無能為力。」

「我有時候在想，媽媽為什麼不自己拿剪刀殺死爸爸？因為她明白，即使我爸死了，她也走不出自己的陰影。她再也不是完整的了，就像這間房子裡的金屬品一樣。」

「即使不完整，仍然可以活下去。」

「是啊，沒錯。」岑茵嘆息，「但就是像我們這樣痛苦吧。不知道該扭曲地偽裝自己是完整的假象，還是任性地露出傷口，被其他人當作異類。」

扭曲地偽裝自己是完整的假象。關感到一股電流通過的震顫，他輕輕的把自己抽離，將岑茵放在沙發上。

「怎麼了？」她問。

「其實我還有一個秘密沒告訴妳。」關坦承。「但我目前沒有面對它的勇氣。」

「你要離開了？」她聽起來很害怕，「你還會再回來嗎？」

「給我一點時間。」他沒辦法保證，「一個禮拜後，妳再來攤位找我。」

關站在他遇見岑茵的天橋上，手摸著沾有他血跡的刀片，想到岑茵家中帶著傷痕的金屬品。

他真的要離開嗎？之前他沒有選擇，他的媽媽、姐姐和師傅一個個離開他了，這讓他感到寂寞。現在他有選擇權了，他也要選擇和他們離開他一樣的方式嗎？周圍難得的沒有任何人，他感到自己一直壓抑的內心的寂寞猛然爆發，痛苦掌握了他，這就是你的感覺嗎，姐姐？

現在的他是偽裝還是真實？他會不會只是跟岑茵的爸爸一樣，把自己的惡隱藏起來？已經過了三天，他還是無法說服自己。

今天稍早以前，他發現自己不自覺地走到隔壁的琉璃珠攤位，幫他算過命的阿姨看著他，向他點了點頭。

「阿姨，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之前你說會有一個人來買我的矛兵，那個人就是我在等待的人。」

婦人笑了。「是啊，我發現那個矛兵已經不見了，她是你要等的人嗎？」

「我一直在等待，當我終於等到我在尋找的那人時我卻又開始懷疑自己。我好怕最後這個人不是我想尋找的，我寧願永遠不要知道她是不是我想要找的那個人，我好想逃離，我想永遠當那個尋找著的自己，沒有期待也沒有失望的自己。」

「為什麼這麼害怕？」

「我害怕自己。我怕自己是造成傷害的那個人。」

「為什麼這麼自卑？」

「從前的我深深傷害了自己愛的人，我對自己沒信心，有一個殘忍的我藏在我心裡。偽裝能讓我隱藏在人群裡，但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我會厭倦偽裝。」

婦人皺起眉頭「琉璃珠預言的是未來，但聽起來你一直活在自己的過去。或許就像你說的一樣，你一點都不相信自己。為什麼你要認定現在的你都是偽裝，難道你在傷害自己所愛的人以後一點改變都沒有嗎？你根本不需要偽裝，你就是她喜歡的那個你。」

「而且你也別小看女人，她要真決定和你在一起，連你偽裝起來的那一小部分也會決心一同愛上的。」她擺擺手，「不過我想說這麼多也沒用，除非你自己想通，否則你還是會選擇逃避過一生。」她拿起一顆紅色的珠子，「這是你當初選的珠子，象徵堅定不移的愛情。我就把它送給你，你自個兒看著辦吧。」

關突然感到有些後悔，他心中真誠的困惑好像僅僅換來他人的不屑一顧和一顆琉璃珠。他們信誓旦旦地說著美

好的建言，卻從不能理解真正無能為力的痛苦。沒有人能幫他，他想。

對不起了，岑茵。這才是真實的我，我不想再偽裝了。他拿起刀片，割開楓葉形的疤痕。幾滴血落在鐵灰的天橋地板上，關覺得它們好美，美得令人泫然欲泣。一個一無所有的瘋子死在天橋上，可能會被媒體報導，再被眾人感嘆幾天。然後就什麼都沒了。這就是他的一生。

鮮血滴落清脆的聲響如搖籃曲一般，關聽著那旋律陷入沉睡。

關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他飛翔在一片藍色的天空中，底下是綠油油的稻田。是藍色！他心中一凜，他好久沒看到藍色的天空了，那是他曾經和姐姐一起躺著看雲的天空。他該怎麼稱呼填滿天空的這個藍色呢，叫它天空藍似乎太俗氣了，這麼勻稱的色彩不該永遠跟天空綑綁在一起。身邊的風在他耳旁呼嘯而過，凜冽的空氣使他全身都精神了起來。他想要到底下看看，這才發現他無法降落，他甚至無法控制自己前進的方向。眼看就要撞上前方的山了，他的身體陡然一落，輕盈的穿過下方的一個山洞。山洞的另一側竟是一副都市景象，他自然的在小巷間穿梭，關好奇的伸手想觸摸路旁的電線桿，卻碰不到任何東西，他的手就像不存在似的穿過了電線桿。他嚇了一跳，原來自己是像靈一樣的狀態，那麼，現實世界的他在哪裡，他死了嗎？他急著想飛到附近的醫院，看看自己是否躺在裡面，然而他無法控制自己的

身體。他的身體像自駕車一樣飛向它自己的目的地，最後飛進一間破舊的房子。

關花了幾秒才發現這是他小時候住的地方，其實根本不能算一間房子，只是一個有四面牆壁的地方，他跟姐姐會鋪一條髒兮兮的棉被睡在地板，棉被上的氣味散發出古老的氣息，現在整間房子裡仍有那個味道。

他走出房子，身體不知何時又恢復由他掌控，直覺告訴他應該去那個地方。他走向一旁的小空地，空地中央搭著一個由鐵皮圍繞的小浴室，他走進浴室，穿過裏頭破舊的浴簾，在裡面看到他預料會見到的人。

「姐姐。」他輕輕地叫著，聲音小到連自己都聽不清楚。

姐姐還是離開他前一晚他記憶中的樣子，烏黑的長髮，瘦小的身形。她緩緩轉過身，眼神依舊那麼空靈哀傷。「我在等你，關。」

「姐姐，我們都死了嗎？」

她溫柔的笑了，就像小時候逗他玩一樣。「大概只有我吧，你還沒。現在的你可能在某個地方處於彌留狀態吧，我也不知道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那姐姐怎麼會在這裡等我？」關恍然大悟「因為妳『就是』這麼覺得！妳和我一樣都有第六感！」

她沒有回答，等著關繼續說下去。

「為什麼離開我？」

「人都有分開的一天，你早就不需要我了。」

「那為什麼連跟我說聲再見都沒有。」

她的表情像是被踩了一腳「你並不喜歡我，你很怕

我，覺得我是怪胎。你根本不想和我生活在一起。」

「我錯了，不管姐姐是怎樣的人，我都希望能和姐姐在一起。那天我真的很害怕。可是對姐姐而言呢？姐姐也覺得我是可怕的野獸嗎，因為我那天對妳大叫，就再也不想看到我了嗎？」

「還真是像我啊，我自卑的弟弟。」她笑了，笑裡有些欣慰又有些哀傷。「我從不想離開你。」

「那麼……那天晚上，妳去了哪裡？」

「我去找媽媽。她雖然拋棄我們，但之前我的直覺就已經帶我找到她。」她眼神低垂，「我想去死在媽媽面前，我恨她，她讓我感覺到被拋棄的絕望，我也要她一輩子活在拋棄我的陰影裡。」

「我實在很想為了你活下去，但那天……我割傷你的那天，我的直覺告訴我，我會在那天死去。」

「直覺告知你的死期？」關大吃一驚。

她點頭。「而且你會知道它是對的，你不得違抗。」

「姐姐，我們的直覺到底是祝福還是詛咒呢？」

「把它當成祝福吧。你知道那天我去找媽媽發生了什麼事嗎？她說她看到你了，而且你認得她。」

所以那天真的是媽媽嗎？「我……只是有點感覺，不太確定是不是真的是她。」

「她自己也有和我們一樣的直覺，並且因為直覺，讓她感到命運無可避免的殘忍。她說她要讓我們也體驗同樣的感覺。我不知道她經歷了什麼，但她實在是個……冷血殘忍到我讓我覺得很害怕的人。她非常無情地看著我流血死去，並且開心地認定你也會活在被我拋棄的陰影裡。」

她看著關，「沒想到還真被她說中了。」

她抓起關的手，看著手腕上的楓葉疤痕「我其實覺得我畫得蠻美的呢，原本想把它當成祝福送給你的，沒想到反而讓它成為你的陰影了。抱歉用了奇怪的方式。如果你想要的話，我可以讓它消失。」

「不，我想要留著它。我希望自己即使記得姐姐，也能堅強的活下去。我不能再害怕自己的生命和能力，我必須自己掌控這一切。」關歪著頭想了想「說實在，知道姐姐不討厭我，讓我有放心了的感覺。」

她笑著點點頭「我總覺得自己的出生是個意外，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活著，覺得自己活著沒有任何意義。你不一樣，你比我勇敢，你找到自己生命的價值，不用像我一樣自卑的苟活，也不用像我一樣沉淪。」

「回去吧，你不屬於這裡」她輕聲說，「活下去。」她猛力推了關一把，關感覺到自己突然從很高的地方墜落，一個強大的吸力吸引著他，周圍有人喊著他的名字。一股更強的吸力猛然襲來，關感到一震狠狠的撞擊。突然他發現自己又被收束回自己的身體裡，他不能飛了，但有種真實活著的感覺。雖然少了剛剛的自在，卻有種回到家的安心。他閉上眼睛享受這種安心感，過了許久才睜開眼睛。

阿哲拚命搖著他，「你為什麼會睡在這裡啊！還好沒被別人看到。」語氣間充滿無奈。

睡著？關看向自己的手腕，疤痕還在，但已完全沒有任何傷口。「在這裡睡著好像能夢到比較美的事情。」他笑著回答。

「我說，你是不是撞到頭啊？」阿哲打了他一下說「那邊那個東西是你掉的嗎？」他指著地上，那是關的刀片。

關撿起掉在地上的刀片，發現上面的血跡也不見了，只剩一行藍色的小字。「活下去。」他在心裡默念。他又看得到藍色了嗎？關環顧四周，卻找不到任何藍色的蹤跡。他再次看著刀片上的字，那是晶瑩閃著光澤的金屬藍。

這是另一個祝福嗎？他想問姐姐，但他知道沒有人會回答。

其實，沒有人回答也無妨，他能自己找出解答。

「阿哲，你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那麼神準的直覺嗎？」他笑著問。

「我哪知道。等等，你今天到底是哪根筋不對勁，先是睡在橋上，現在又一直跟我講奇怪的話，要不要到醫院檢查一下。」

「不知道對吧，改天告訴你。」關放下心來。他能告訴阿哲這些，代表他也能面對岑茵。他迫不及待得想見她，但現在有點晚。他開始有點期待明天。

我是個怎麼樣的人呢？我能自己決定的對吧。想到媽媽竟然希望自己永遠活在陰影裡，他感到有些難過。她想要他感到悲慘，想要他永遠無法過自己正常的人生，但他不一定要變成那樣，他可以打破自己的囚牢。

或許明天醒來，他的天空依舊是灰色的，但關已不再在意。

因為藍色的天空會永遠存在他心裡。

散文

七塊肥皂 / 許芮寧
給爸爸的信 / 洪鈺婷
聽說 / 許如琦

白腳，墓仔埔，甜根子草 / 施旻杉
難忘的 2020 / 林家揚
姊姊 / 陳沅瑢

散文組 總講評 | 趙家琦委員

我平時只擔任中興大學中興湖文學獎評審老師，第一次擔任醫科大學的評審，非常期待同學的作品，結果果然很驚艷，投稿作品的主題包羅萬象，有親情、愛情、生死、鄉土和跨國型等，展現同學試圖把周遭的生活經驗透過文字書寫出來，而且在當中看到同學對文學的熱情，這是一種很直覺式的感情都有投入在裡面，讓我印象深刻。

不知是否醫科背景的關係，同學在使用文字上會比較理性些，文科同學較容易過度把文字煽情化，但太過於修辭性有時候反而把真正情感的純粹度給蓋過去了，中山醫大同學的作品比較不會有此情況，反觀之，語言非常流暢跟平易，讀起來可讀性非常的佳。也有些同學試圖去跨越文類的界線，有幾篇感覺像在讀小說，例如〈姊姊〉這篇作品，作者透過一個敘述者的角度去寫他姊姊是一個被壓抑的女同志身分，這一篇就是把小說的故事性帶入，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可是其他兩位評審老師覺得有點跨越文學界線了，有點不像散文。最讓三位評審老師耳目一新的是，同學都可以把醫科背景運用上去，例如〈七塊肥皂〉如何運用大體老師的印象扣合到自己親情的經驗，充分展現出醫科專業素養如何融入到人文題材的一篇作品，表現非常的好。

1. 主題的特殊性：

散文帶有私密性及和個人經驗相關，如何突出個人性，是評選時重要的評判標準。小說講求的是故事性，詩

則是精煉和迷戀的語言，散文則是和個人自身相關的一種流暢表達，如何抓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前三名得獎作品都能達到個人性突出的特色，第一名作品〈七塊肥皂〉寫大體老師的經驗扣合到自己的外婆，描寫女體如何從生到死，去解剖對於生命、肉體的著墨，個人性的特殊性非常突出，非常棒；第二名作品〈給爸爸的信〉也是運用散文的私密性質，採用的是書信的題材，書信本身就是私密性、封閉性的文本，作為散文的詮釋有扣合到散文的概念，也非常的好。同學也可以嘗試書信的寫作，因為自從有 FB、IG 之後，同學就不流行寫信了，但寫信是培養文學最簡單容易的方式，很容易下手，把心境用文學的方式表達，大家可以試試看，寫給自己也可以，就像是寫日記；佳作作品〈難忘的 2020〉主題很個人性，作者是一位醫師，有處理醫學現場經驗，也是主題勝出；第三名作品〈聽說〉也是，描寫自己販賣醫療用品的打工經驗，結合到聽障、溝通的概念，也非常的好。

2. 文字的運用：

文學和 Facebook 的文章有何不同？當我們看到一篇文章時，怎知道可以稱它是文學或只是一篇分享文？答案是：「架構」。架構就是呼應要如何去運用文字，「主題」是 What，運用文字就是 How，如何運用文字才是你能不能得獎的關鍵。文學就是要去經營文字，表達你的經驗。換句話說，如何再現你的經驗，再現要透過語言的機

制去反映，所以如何運用就非常的重要。其中一個最關鍵的是，我建議同學盡量少用抽象的語言，要把抽象的概念變成一個具體的畫面去呈現出來，以「害羞」為例，你要如何將抽象的害羞轉化成一個具體的概念？除了說他臉紅了，但臉紅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如何用自己的主觀去詮釋？張愛玲在遞給胡蘭成的照片背後寫著「她見了他，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的心裡是高興的，又從塵埃里開出花來。」她運用了文字的陌生化，她不直接寫她看見他而害羞，而是寫喜歡他喜歡到沒有自尊，快到地板上，但那個自尊又不是沒有個人個性，她見到他是很歡喜的，從塵埃里化落土裡開出花來，這就是運用了文字的陌生化，如何去經營，是評審時很重要的一個標準。

3. 善用意象：

再者，建議同學要多善用意象，要如何達到文學的高度，運用意象的層次度，例如佳作作品〈白腳，墓仔埔，甜根子草〉，他描述那隻狗的腳下面是白白的，寫他青春期時和狗狗的相遇、經歷和考試的過程，我覺得那狗狗的意象是非常好的，如果可以再更深化的處理，狗狗白色的腳在你的生命中有何意義？可以再處理更深入一點會更好。〈難忘的 2020〉題材選的很好，意象的經營需要再著墨一下，例如：疫情、肺炎這個病症，它到底和其他病症有什麼樣的不同？它的意象是什麼？不是說得了肺炎的肺部會像爛掉的絲瓜一樣，他和肉體很細密的意象，我覺

得是可以再去處理的，會把這篇散文經營的更加的豐富和完整。

4. 字詞的表達與詮釋：

另外，我和另一位評審老師一致認為〈聽說〉和〈精銳〉這兩篇作品試圖在解剖文字，作者在玩轉語言和思考語言這一部分讓人大開眼界、耳目一新，從聽和說的概念去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對字詞的敏感度和詮釋是非常好的，因為散文都是寫很共同的題目，如何凸顯個人的獨特性，建議各位同學，可以學學〈聽說〉這一篇對於文字、字詞、意象的處理等，相信假以時日，同學的作品會越來越吸引人和扣人心弦。

■ 散文組 個評｜鄭美惠委員

本屆散文作品寫作題材包羅萬象，其中不乏愛情、親情、旅遊行腳、鄉土懷舊等等的議題。然而，這些大多是每個人生活中幾乎會面臨或遭遇到的經歷，於是，要在類同的經驗中寫出個人的生命歷程、人格個性以及觀照思索，便顯得相當重要。例如〈七塊肥皂〉，用七塊肥皂象徵生命，繼而觸及與陌生的大體老師及其家人之認識，並回憶起自己的外婆。文筆優美外，象徵、比喻也運用得當。缺點是在書寫外婆與大體老師，相互之間的切換顯得較為有些突兀，略為美中不足。〈給爸爸的信〉，從放棄父親的急救到自責悔恨，再到放下、面對和活著，主軸完整而清晰；缺點是文字敘述表現過於斷裂，太多刪節號外，書寫格式及書信署名敬辭的使用也不大正確。此外，散文必須是自己真實的生活、情緒和思想之反映，而非虛構的；這是散文與小說最大的不同。因此，有些作品若不是以表現出作者的生活、情感與思想為主，而是以虛構的方式寫成的，建議還是應當斟酌投遞的文學類別。

■ 散文組 個評｜解昆樺委員

考量迴旋梯文學獎為中山醫大辦理之文學獎，評審認為學生作品當保有醫學背景之特色進行發揮，方能使此一文學獎更具價值。

前兩名作品〈七塊肥皂〉、〈給爸爸的信〉內容與敘

事情感都值得肯定，皆能從醫學生、醫師背景，觀察自己的生活現場。佳作〈難忘的 2020〉在決審會議經過熱烈討論，終於能從入圍而入佳作。在我看來，蓋此篇散文以平實筆法紀錄今年全球疫情下醫生處境，將會是難得的文學歷史文獻文本，作者後續可繼續朝此著墨發揮，可得醫學與文學相得益彰之功。

此次進入決審作品中，另外一類特色作品為對字詞的訓解，發揮成文，例如〈精銳〉、〈聽說〉。其中〈聽說〉融入自己的醫療用品販賣打工經驗，使得文本在聽與說之間的辯證上，更為鮮活。

■ 散文組 個評｜趙家琦委員

此次投稿作品主題橫跨親情、愛情、生死、鄉土與跨國行旅，展現投稿者將生活經驗化為筆墨的嘗試，其中展現的文學熱情，令人印象深刻。行文表現上，大部份投稿作品以抒情見長，筆觸平易流暢，可讀性佳。亦有投稿者跨越文類界線，將小說的故事性融入散文。整體來說，此次投稿作品展現中山醫大同學以醫理背景與學科訓練投入文學創作的優長，體現了作者對文字的理性運用，使文字風格不流於煽情化，並能善用醫科專長，將自我經驗進行文學化的意象、象徵與心理共感的處理，令人耳目一新。我很榮幸擔任此屆文學獎評審，期待未來有更多投稿作品，讓我們見識「醫」與「文」之結合所帶來的普世情懷與人文力量。



■ 得獎感言

許芮寧 / 七塊肥皂

中山醫迴旋梯文學獎邁入第三屆，我從第一屆便開始參加，今年很榮幸獲得佳績。非常感謝學校提供這個文學交流的平台，從新詩、散文到小說，讓我們課業之餘，還能在愜意的午後、夜闌人靜的晚上，提起筆，琢磨思辨，獨抒胸懷。〈七塊肥皂〉從大體解剖開啟關於死亡的意象，是我一直想書寫的題材，因為外婆的生命經驗，讓我的童年即使未接觸過死亡，卻從外婆身上看見死亡留下了永恆的印記。但當我慢慢長大，又發現那印記並非純然的死亡，而是摻雜了愛的成分。就像肥皂泡泡在光影變幻下，倒映不同的風景。原來生命是立體的，不只是生與死二分法般的扁平，關於愛的記憶讓人感受到活著，即使在死亡面前。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希望讓曾經失去摯愛的人，藉由閱讀感到一絲絲寬慰，與永不放棄對生命的盼望。

七塊肥皂｜許芮寧 / 醫學系

據說，人死後身上的脂肪能做成七塊肥皂。看著偌大的解剖台一角，堆著破碎的奶油色組織，貌似豆腐腦，又像被孩童攪爛的統一布丁。其中底層的組織，因為重量壓迫，而灘出琥珀色的汁液，在鐵板上圍繞出油膩而華麗的老虎斑紋。小時候的我總纏著外婆，要她講動物故事給我聽。替我洗澡時，她講了一個鯨魚的故事。她說在大海裡住著龐大的鯨魚家族，當族裡的老鯨魚游不動了，死在沙灘上，人類會撿起牠的脂肪做成肥皂，當肥皂泡泡被沖進排水管，匯入大海，又會變成一隻活蹦亂跳的小鯨魚。我總是一邊聽著鯨魚故事，手裡一邊搓著肥皂泡泡，想像著小鯨魚回到大海的快樂。

回憶颳來的海風，引領千絲萬縷福馬林的氣味，扎入我的鼻腔，嗅覺暈了過去，痛覺奪眶而出。想必又有人貿然打開裝內臟的袋子！當我氣惱地想揪出那個冒失的同學，只見實驗室裡，同學們俯身埋首，拿著手術刀，專注地刮除大體老師背部的脂肪。深植在闊背肌纖維裡的脂肪，像是肥皂外盒上，標價紙撕下後的殘膠，越是想用手指抹去，越是留下難看的膠痕。難怪肥總是那麼難滅。為了不讓偷懶顯得張狂，我趕緊從工具箱挑起一把手術刀，加入清除脂肪的行列。「老師，謝謝您這麼苗條，讓我們脂肪清得很快！」「老師，這次跑台考試請您多多保佑了！」工作告一段落，同學們有一句沒一句地對大體老師說話，那儼然是一種魔法，而我是被霍格華茲拒於門外的麻瓜。我不相信老師聽得到我們，即使我握著她的手，即

使她就躺在那裡，我卻感覺她從不在這裡。

大體解剖開始前，我們前往老師家拜訪。老師的女兒包水餃請我們吃，她說她母親還在的時候，也是這麼包水餃給她吃的。「高中時我離家出走，媽媽用盡各種方法找我，」老師的女兒挖了一匙粉嫩的絞肉塗在麵皮的中心：「後來被她找到了，我見到她，她變得好瘦，好像無家可歸的是她。媽媽望著我，不停用袖子抹淚。她說她包了餃子，趕緊回家吃……」對折的麵皮沾點水能黏得更緊密，熟練地捏著餃折的手停了下來，老師的女兒抽了幾張面紙，按住浸溼的雙頰。那一刻，我感覺到老師就坐在一旁聽著女兒講話，輕輕地點頭像是溫暖的海流，流經油油的海藻，兩隻漂亮的魚在眼睛裡，游動著笑意。那時的我，還未見過老師的大體，卻比往後在解剖台上的每一刻，更貼近老師。

若說三個月的大體解剖課程，是一場在汪洋中的漂流歷險，大體老師便是我們緊抱的浮木，支撐我們乘風破浪，而入殮法會是上岸的日子。我們將大體老師一針一線縫回完整的模樣，一圈一圈纏上潔白的紗布，穿上體面的壽衣，蓋上金黃色的萬字錦，入棺。那是我第二次見到老師的女兒，她帶著兩個幼子，來參加老師的法會。我們掀開棺蓋讓家屬瞻仰，老師的女兒手扶著棺木，睜大了眼瞅著安詳躺在裏頭的母親，細小的水珠如朝露佈滿她纖長的睫毛，她一下也不眨，怕是少看一眼，再看不到第二眼。這一眼必須望穿層層紗布，望穿生與死的阻隔，重見母親的面容。在擁擠而闃靜的靈堂裡，循環播放著《佛說阿彌陀經》，歌頌著天上極樂，地上的哀戚彷彿是菩提樹下，

那粒被佛祖遺忘的塵埃。禮儀社的人員遞來毛巾與香皂的禮盒，從紙盒裡沁出一股濃郁的花香，在我的鼻尖明亮起來，如一支蘭花兀自在峭壁上綻放。

一葉蘭，生長於中高海拔山地的台灣特有種，花期春夏，雖然只發一葉，卻足以護花。三十年前，自外公發生意外之後，外婆就成了一葉蘭，獨自帶著還在念書的媽媽，熬過無數個寒冬。即使我無緣見過外公，卻在每一次外婆的言談中，在她星子般發亮的眼神裡，看見外公的身影。「那時我們倆去澄清湖旅遊，一下遊覽車妳外公就不見蹤影。中午日頭正焰，我又熱又惱，他才氣喘吁吁跑回來，手裡捧著一罐冰涼的黑松沙士，說是我愛喝的。」外婆常向我曬恩愛，這一曬跨越了半部花甲，但足以讓後半輩子都發燙。

我從襁褓由外婆帶大，除了愛聽她講的動物故事，還貪戀著她身上潔淨的皂香。外婆雖然不施脂粉，但總把自己打理得非常乾淨，柔軟的肌膚宛如發酵了一夜後，白白胖胖的麵團。外婆生長在台南大菜市裡成衣批發商的家庭，在那個物質缺乏的五零年代，她卻是吃著黑橋牌肉鬆長大的。高中畢業後，父母為她覓得一門好歸宿——隔壁街儀器行的兒子。婚姻的美滿，讓外婆覺得人生是一齣《桃李梅》，歡天喜地。不料，多年後外公的意外，讓一部好戲從此荒腔走板。因此外婆相信命運，她認為既然無法抵抗，便只能祈求。於是，外婆常帶我拜月老，來到霞海城隍廟，她虔誠地跪在月老像前，嘴裡念念有詞，我遲鈍的耳朵只打撈到最後一句：「……保庇乎恁白頭偕老。」這是外婆對我的祝福，也是她自己最大的心願，只是這份

心願隨著香爐地裊裊輕煙，翳入無法企及的天聽。

外婆總將最珍貴的東西，收在一個櫸木色雙門的舊衣櫃裡。在那個充斥著樟腦丸氣味的衣櫃裡，有一個角落，獨奏一段與眾不同的芬芳。那是一塊象牙白色，雕鏤著花團錦簇的香皂，以溫熱的掌心捂著，能燒開一段七里香細膩的花香，是某年外公送給外婆的聖誕禮物。外婆那時嘴上嫌著浪費，便將它收進衣櫃，只是往後外婆開始在陽台上栽種七里香。那盆七里香每年夏天都會開花，衣櫃裡的七里香卻漸漸褪色。每當打開衣櫃，外頭的風撥亂了凝滯的空氣，也打破衣櫃裡自成一格的時光，三十年的光陰，在忽明忽滅的七里香中，熠熠閃動。

昏暗的 KTV 包廂裡，旋轉的鏡面反光球，將七彩的光點拉長成曖昧的光線，像是泡沫邊緣那一圈骯髒的霓虹。外婆有一副好歌喉，音質細如黃鶯，高低音轉換，彈指之間，輕舟過萬山。《家後》是外婆的招牌，她演唱過幾百遍，卻每每在同一段歌詞前慢了半拍：「等待返去的時裡若到，我會讓你先走，因為我會不甘，放你，為我目屎流……」點唱機發射出刺目的光，投影在正唱著《家後》的外婆臉上，螢光的色塊重組變換，像是笑又像哭。我無從得知，如今子孫滿堂、忘情地唱著江蕙精選的外婆，過得好不好？思念是一團山嵐，屬於外婆最個人、赤裸的情感，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早在「追劇」這個詞出現之前，外婆已經開始她的追劇事業。舉凡《大長今》、《大宅門》、《康熙帝國》……，她如數家珍。每當她看完一部，就會從故事背景到人物發展，鉅細靡遺地說給我聽，比戲裡演的還精采。但那是我

離家前的事了，大學到外地念書，久久回家一趟，便不再聽她說戲。某次回家，見電視亮著，上演龍鳴獅吼的場景，坐在沙發上的外婆，卻悄悄睡著了。下巴抵著衣服上那隻眼睛鑲了塑膠鑽的花豹，胸口緩慢地起伏，像是守著草叢後的獵物。在飽滿筆直的椅背前，外婆彎成了逗號。

小時侯外婆帶我去公園玩，她會坐在長凳上，看我拿著凱蒂貓造型的肥皂水，吹泡泡。我吹的泡泡都不大，而是小小的聚在一塊兒像成串的葡萄。豐碩的葡萄飛不高，容易往下沉，磕著地面，濺成一灘透明的的葡萄汁，蒸發在氤氳的暑氣裡。後來我發現太空氣球這個新玩意，像泡泡一樣透明而輕盈，在陽光下有七彩的倒影，不同的是，它不會破。太空氣球相對泡泡，成為永恆，但這樣的永恆，卻在消氣之後，像一塊嚼爛的口香糖，被黏在公園長凳下。

兒時，我眼中的外婆是頂天立地的盤古，現在卻見她越來越駝，我才明白，天是會塌下來的。有一天我會失去外婆，如同外婆失去外公；有一天我會走入外婆的年紀，失去青春活力，在喧鬧的電視機前，安靜地打盹。失去不是人生的意外，而是過程。喜歡張愛玲說的：「一個人一生中會死三次，第一次是腦死亡，意味著身體死了；第二次是葬禮，意味著在社會中死了；第三次是遺忘，這世上再也沒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死透了。」當我埋怨著命運，哀悼著外公的早逝，外公其實從來沒有死去。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收在外婆充滿著樟腦味的衣櫃裡，以那塊七里香肥皂為軸心，繞著荒蕪的時間之涯，趕上生命的匆匆，然後在每一次外婆唱《家後》時，從容地

慢下半拍。

「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法會上已經循環了七遍的《佛說阿彌陀經》，是外婆熟悉的經典之一。外婆是虔誠的佛教徒，她相信因果來世，此世的身軀僅只是破敗的肉身，下輩子又是全新的人。於是，她決定百年後，要將身體捐給醫學院作大體老師，幫助更多人。我開玩笑告訴她：「阿嬤，那您要開始減肥，不然醫學生清脂肪會很辛苦。」外婆聽了眉頭一皺，揮揮手，不願去想像身體脂肪被剝除的畫面。我千方百計想打消外婆捐大體的念頭，因為害怕在冰冷的解剖台上和她相見。不是怕她受千刀萬剮，而是不願面對，即使掏心掏肺，我也找不到外婆，即使看著外婆，卻不再是會說動物故事的外婆。

失去靈魂的肉軀，不過就是七塊肥皂。水流不息，肥皂逐漸渺小，此生所求、所有、所愛，化成泡泡隨著水流，流入排水管，蜿蜒了溪河，圍繞了湖泊，最終回到一切的開始與歸宿。大海的沉靜包容，如同無語良師，看著莘莘學子，一隻隻小鯨魚在泡泡裡誕生，生命周而復始。蔚藍海面的盡頭，是一條墨色的折線，有一隻鯨魚在噴水。我游了過去，浪花在陽光下盛放，鼻子追尋小時候熟悉的皂香。那是外婆最愛的七里香。



■ 得獎感言

洪鈺婷 / 給爸爸的信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學校的文學比賽，很高興第一次參賽就可以獲得第二名的成績。

對於讀者們來說，〈給爸爸的信〉這篇文章就是很簡單的一篇富含情感、思念以及我自己對於生命意義的看法轉折起伏，但是對於我來說，這篇文章最後的句點，也是我為我人生中最黑暗的這一年刻劃的句點。

父親是我生命裡最重要的人，但我在輕狂的歲月卻不懂得珍惜，也不能理解他對於我來說是多麼重要，重要到在失去他後，我願意不顧所有愛著我的人寧願隨他一起去。心理生了病，我卻不知道應該如何向誰提起，也覺得沒有任何人像爸爸一樣值得我在付出我的真心和溫暖。我傷害了很多人、撕碎了應該值得更加細心照護的關係，我甚至是著想傷害我自己來獲得心靈的救贖。但很感謝我自己願意跨出心裡的那個障礙，重新學會如何去面對我自己的錯誤和傷口。寫出這篇文章一方面想藉由我的經歷分享其他人或許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加久遠的未來才會面臨的心碎歷程，一方面我也想為這麼勇敢的自己留下一些甚麼。

感謝中山醫舉辦的這項活動，更感謝我自己願意正視我自己。希望未來能夠再以不同風格主題的文章和大家見面。

給爸爸的信｜洪鈺婷 / 護理系

給親愛的爸爸：

最近天氣開始轉涼，你在的那，是不是也開始感受得到涼風的圍繞？你在那裡，衣服開始要多穿一些，外套也要套得厚實些，不要讓自己冷到了。

秋風陣陣，你睡的床單、被套要記得找個時間拿去洗一洗，免得被塵灰薰得又讓眼眶紅了、鼻子癢了。

最近每每看著掛在夜幕的那顆圓潤明亮，總會想起你。每一次想起你，想起那個一樣滿月高掛的晚上，眼眶總是不爭氣地又紅了。

本應該是團圓的印象，卻成為我心底最深的那一抹傷創。

去年冬天的那個晚上，凌晨三點十分，手機鈴聲得響起，明明是我最愛歌曲，在那片安靜裡顯得格外緊張。電話那頭，姐姐沙啞的嗓音劃破寧靜，甚麼都沒有多說，卻只讓我趕緊到醫院看看你。

出門時，我仰起頭。天地仍然熟睡著。在那片黑裡，乾淨地只剩下那顆搖搖欲墜的滿月，就那樣虛弱地斜掛在醫院的頂樓上。之後，腎上腺素的上升、全身肌群肌力的爆發，我狂奔到你在的那間病房。那一幕，我永遠記得：護理師拍著你的佈滿許多細微針扎過的痕跡的手，卻怎麼也找不到你已然沉入骨底的靜脈。你含著淚水帶著絕望卻又期盼的眼神和我相交，即使不願意，但我，卻看懂了你眼底的意思。住院醫師走進房間裡，平靜地問著要急救抑或是讓你走，讓你純潔的靈魂得到自由。

握著你的手，縱然不捨，但我知道——我好像必須要放你走。

「請放棄急救我的父親。」我空洞的說。

走出醫院時分，天空剛泛起魚肚的白。而掛在醫院樓頂處的那顆月亮，終究還是墜下了山，沉到了地平線的另外那一處。但是爸爸，我卻奢求著，你能成為永恆高掛在天頂的潔白。

一下子，你如一縷輕煙般，從我熟悉的世界裡消逝，就好像你從不曾來過一般。乾乾淨淨，甚麼也沒有。

送你離開前的那段日子，我親自為你挑了一張你最愛的照片、選了你離開時要穿的西裝、和姊姊一起挑了你將長眠的處所。一路上，我堅強得連我自己都訝異。

將你送走那天，我抱著你的照片，任由親友們前來拈花致哀。上前的叔叔阿姨們拍拍我的肩膀，一個一個，都感嘆世界上又少了一個多好的人；哀嘆天妒英才，才會讓你在剛知命的年歲就這麼跟隨著你信得主去了。我微笑著，心底卻好像有那麼一點痛痛的，但我也說不上來，就只是任由它就這麼痛著。

兩個多小時吧，你成為了一罈銀白的灰燼。

「啊！你真的離開了呢。」

「啊！我好像真的失去你了呢。」

後來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是如何過的。渾渾噩噩。時間的長流不曾停止過，但我的心和記憶卻被困在那個滿月墜落的迷宮裡，怎麼也繞不出來。

「你在哪裡？」

「你到底在哪裡？」

在你離開的一個月後，我這樣問著自己。

開始有一些東西從心底深處慢慢漫出；開始感受到疼痛愈來愈劇烈；開始發現淺意識裡的我，迫切地想找到你，找到從我生命裡消失的你。然後在某個像那天一樣安靜的夜裡，我被回憶驚醒。強烈的自責和傷痛壓得我無法喘息，我知道——只要我找到了你，我就不會痛了。可是怎麼著，我已經再也找不到你了，再也找不到了……。

曾經，我以為只要我機車再騎得快一些、不為任何一個觸目的紅所停留，不斷不斷地向前駛去，我就可以找到你；曾經，我以為在某個和那天一樣漆黑又靜謐的夜晚，瘋狂地向月光湧出的那片黑暗奔去，我就可以抓住你；曾經，我愚昧的以為，或許只要我像你一樣、像那天那顆滿月一樣，沉入那個未曾見過的地平線底，或許我就可以重新再和你相遇、重新再和你站在一起，或許，我就可以再一次聽見——聽見你呼喚我的名字；聽見曾經讓我惱怒的叮嚀；聽見你最愛說的陳年過往；聽見你用無奈的語氣要我把你的話語刻進骨子裡；聽見你憤怒的要我一次也好，遵循著你為我鋪好的道路前進；聽見，你告訴我——你是這個世界上最支持我、最愛我、最挺我，我最好、永遠的朋友。

可是爸爸，每當我的右手試著將油門催到最底處時，腦海裡卻總會浮現出你笑起時，深印在你眼角處那幾條細細的魚尾；每當我正抬起我的腳步向遠處黑暗狂奔時，心底卻總會憶起你在我脆弱無助時，你擁抱我的那股溫暖；每當我曾試著向永遠得沉睡走去時，卻總會聽見，你在最後的那刻，在我耳邊說的那句「謝謝。」

「生命開得玩笑，有沒有分寸？」

我在我們常去的那個市場，偶然的聽到蔡健雅唱出這句詞。我笑著，但淚水卻像斷了線的珠子，不斷掉落在我心的最深處。每滴落一滴，心裡的空洞便向外更擴一些；每滴落一滴，撕裂我的傷痛便往我骨血的深處刻進。

我像個被拋棄的孩子，蹲坐在無窮無盡的黑暗裡。擁抱我的，是從心底深處不斷湧升出的疼痛；圍繞我的，是那從腐爛、潰瘍的傷口中，不斷被揭開、撕裂而出的憂鬱；緊抓住我的，是黑得泛白的，無法言喻的，蔓延到全身每一處、每一個細胞的後悔與自責。你離開了以後，每日每夜，那個安靜得讓人戰慄的夜晚總會出現在我的夢裡。護理師的每一個動作、你喘息的每一個起伏、姊姊每一滴淚水墜落在地面上的聲響、生理監視器發出的每一個刺耳聲……全部的全部，都是那麼的熟悉、都是那麼真實，卻熟悉地令人心碎、真實地讓人崩潰。然而，在每個不同排列交織的夢境裡，唯一不變的，始終是那句從我嘴裡說出的：「請放棄繼續急救我的父親。」

「是不是那天，只要我裝作不懂你眼底的渴望，你或許還可以繼續抱著我？」

「是不是那天，只要我說出『請你繼續救救我父親』你就可以繼續叫著我的名字？」

「是不是，其實是我，自以為的奪走了你還能繼續活下去的可以？」

這份對於我自己的責備與後悔，成為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我曾經憤恨過這個世界，憤恨所有人只哀慟這個社會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壯年、感嘆失去了一位彼此認定是

一生兄弟的摯友，但是卻從來沒有人心疼我——心疼我失去了一個世界上最挺我的朋友；心疼我失去了生命裡最重要的依靠；心疼我，也一樣失去了一個爸爸。但，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憤怒的不是他人的不心疼我，也不是那些我以為的不諒解。我淚流、潰堤的原因，從來只是我的後悔，從來只是我的自責，從來，只是我無法原諒我自己而已。縱使後來，所有人告訴我，即便當時我做了另外一個選擇，爸爸也無法再回到我的身邊；即便那時我說出了救你，只會讓你更加苦痛，但內心的深處，那份撕裂著我、讓我痛心疾首的痛苦卻總掐著我靈魂，不斷不斷訴說著——是我。是我將你從我身邊送走的，我才是那最無法被原恕的罪人……。

我開始討厭經過學校醫院的門口，因為每看到一次坐在輪椅上前來複診也好、前來健檢也好的老人，心就會開始糾結、就會想起：無法和我一起變老的你。我甚至開始拒絕談論和「爸爸」有關的所有話題；開始討厭那些，身邊還有「爸爸」陪伴的所有人。我封閉我自己，任由情緒將我淹沒、任由眼淚將我掏空、任由自責將我推入連我也無能觸及的深淵裡。我疏離了關心我的好朋友們、我放棄了和同學們相處的每個機會，我將那些愛我的、心疼我的所有人通通推開。我用空白消磨我的靈魂、用工作將自己壓垮。我以為，或許只要我不和任何人接觸、不讓任何人向我走來，我的傷口就不會再疼痛、我的心就不會再因為失去而被撕裂、我的靈魂就可以從此得到救贖。我想忘記你的樣子、忘記你的味道、忘記你的微笑，但我卻像魚一樣，始終忘不掉大海的擁抱；像雲一樣，怎麼也忘不了陽

光的溫暖與依靠。我像一隻受了傷的野獸，畫了一個束縛住自己的圓，獨自舔舐著自己的傷口，卻又渴望著能以得到心靈的拯救。

但時間這條湍流卻總推促著我，逼迫著我面對著沒有你的家、逼迫著我和人群有所交流、逼迫著我看見那些有著貪婪嘴臉卻掛著聖人面具的世界、逼迫著從小在你堅固溫室裡長大的我，獨自去面對那些未曾見過的強風豪雨。時間抹去了我的天真，丟了把滿是鏽痕的劍到我面前，將毫無防備的我扯進了險惡的世界裡，讓我自己學著如何拿著那把鈍去的武器，為自己闢開屬於自己的路。

那一天，在那十字路口的紅燈處，一如既往的想著「就這樣乾脆一些，讓我去找你吧！」你的聲音卻在我耳邊響起：「Viva la vida.」這是你還在時最喜歡跟我說的一句話，意思是「要好好活著。」那時候，你總要我推著你到醫院唯一有紅花綠葉又曬得到太陽的那條小徑去走走。你看著因為遮擋住了陽光而在邊界散出片片光束的雲朵告訴我：「陽光在雲層背後燦爛著。雲過以後的那，是未來我在的地方。」我說：「我只要你在我生命裡陪伴著。雲過的那，是我到也到不了的、觸也觸不及的。」你卻笑著，只說了一句：「Viva la vida.」然後便不再說了。

「好好活著。」是你想告訴我的嗎？

你也在心疼我對嗎？

眼淚模糊了我的視線。我知道，或許我真的，是時候放下你、放下不斷尋找的你，然後，原諒我自己，原諒已然遍體麟傷、傷痕累累的自己。我這才鼓起勇氣，去尋求心理諮商的協助。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我慢慢松開緊緊

抓住你的手，學著去放開對過去的執著、學著去理解生命給我的課題——「放下」。我一點一點將那條框住我的線，那條我自己畫的線，慢慢地擦拭掉。每揮動一次手，你最後躺臥在病床的身影便越發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你看著我說「Viva la vida.」時，幸福的笑臉；每擦拭掉一點，從心底泉湧而出的苦澀與責備便越發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我知道你曾給予我，最美好的疼愛與關懷。即便現在，有時候，心仍然會對於那晚由我口中說出的「請放棄繼續救我的父親」感到刺痛，但我開始可以理解、開始可以釋懷地告訴自己：那是你所渴望的，那是你所期待的。那是我，為你做過最孝順的事情；那是我，像你支持我做所有決定一樣，以你最好的朋友的身分，支持你所做決定。

我開始慢慢不再後悔送走你，也開始告訴我自己——我們在未來的某一天仍然會再一次相遇，但我現在卻不再像從前一樣迫切地想要找到你。慢慢地、靜靜地，等到生命終止的那天，我再向你在的地方奔去吧！

「握著飛向天堂的地址」

「你繼續翱翔，還有我為你堅持。」

聽著盧廣仲的歌，我笑著。淚水湧出，卻沒有潰堤。沒能守好，而滑落下的那顆閃爍的晶瑩，滴落在我的心田上，但這次，卻不再感到疼痛，它成為灌溉我成長的甘霖，讓我更加堅毅而茁壯。聽著歌，我才明白：有一種愛，叫做「成全」；有一種愛，叫做「放手」；有一種愛，是承襲著你的意志好好的活著，照顧好自己、照顧好那些愛著我的，我也愛著的人們。繞了一大圈，才知道——放開緊握抓住你的手，才是真正我愛你、也愛我自己的方式。

生命給的傷痛，刻骨銘心。刻骨銘心的痛徹心扉，卻也刻骨銘心的讓我記住你愛我的那份溫暖、你愛著我的回憶，記牢了你仍然是這世界上最愛我也最支持我的，最好的朋友。

弱冠的年華，我失去了你，但我也離你更近了。

未來的漫漫長的人生路上，雖然你來不及出席——來不及參與我的加冠儀式、來不及收到我給你的第一份紅包、來不及為我的畢業獻花、來不及對我交往的伴侶有所衡量、來不及牽著我的手走過紅毯的另一端，噙著淚水上台致詞、來不及……種種的，我的人生許許多多重要的場合，即使你都來不及參與，也再也無法參與，但我都知道，你會用另一種方式陪著我。我知道，你會在雲層背後的那，對著我微笑、對著我感到驕傲。我會承襲你的位置，照顧好姊姊，代替你，陪著姊姊一起走過未來的所有歲月、所有步伐。我也會記得，身後總有一個你，在支持著我、陪伴著我。

最後，我親愛的爸爸，想告訴你——前些日子的那個夜裡，我知道你來到我的床邊，也知道你透著微風替我將凌亂的髮絲整理好。你那句沙啞、哽咽的「對不起。」我聽到了，沒關係的，我原諒你了。真的。

在那裡好好的，我們以後再見。

愛你的女兒，手啟。



■ 得獎感言

許如琦 / 聽說

「寫作是太美好的事，能暢所欲為將思緒轉錄成喜歡的文字。」首次參加迴旋梯文學獎，很榮幸能獲得不錯的成績。以「聽說」為題，其實是想把目前的大學生涯中發生的一切，好比課堂上所學，好比參加社團的總總，好比課餘的打工經驗，圍繞「聽」與「說」兩個密不可分的元素，完成一篇抒發自我及回顧性質兼具的創作。身為醫學大學的學生，平時接觸文學領域的機會有限，感謝學校舉辦迴旋梯文學獎，讓被大量二、三類科目灌輸的同學們得以重拾對寫作的熱忱，也辦理能汲取各組別評審評語和建言的決審公告講評會議，獲益良多、以文會友的活動實在值回票價。感謝迴旋梯給我的肯定，並呼籲同學踴躍參與文學獎，培育醫學人文素養之餘，還有機會獲得豐厚獎金！

聽說 | 許如琦 / 語聽系

在我的認知裡，言語是人與人溝通的媒介，亦是熟絡彼此的催化劑。

人們操縱語言的各種形式傳達意圖，期待對方接收隻字片語後理解所囑。說話的藝術在於如何善用措辭並引起談話者的共鳴，延續交流中的和諧氛圍，以擴充無垠的話題，進而拉近彼此間的距離。對我而言，「聽說」二字最能開啟包羅萬象的話匣子，沒有確定性的語句往往引人揣測，朦朧地誘發他人進一步探求——相關的所有。

「聽說學校附近新開的咖啡廳很不錯耶，尤其他的奶蓋系列和千層蛋糕是人氣商品喔。」明明自己沒試過也不曾經過的店家，藉由蒐集耳聞傳言及彙整網路評價，使用不曉得「聽」誰「說」的結論，即獲得對方一句「真的嗎，那我們一起去吃！」還有在這之後助長的深厚友誼。

「聽說抓 100 架飛機後，願望就會實現喔！」顯然缺乏實驗根據卻承載著神祕感的使命，我竟在不知不覺中達成這項莫名的任務。也許正是未經佐證，才會抱著寧可信其有的心態姑且一試，不時昂首望蒼穹，盼有飛機映入眼簾。畢竟是「聽說」，允許自己滿懷期待，也不需畏懼失敗而備受傷害。

「聽說系隊 X 號上禮拜剛分手，今天竟然被看到他載另一個女生欸。」縱使暗地談論他人是非不妥當，好奇心終究擊垮道德，唆使自己追問後續發展。別人的故事點綴了自己一成不變的平凡生活，期待下回分曉又或者迫不及待與人分享我的「聽說」已成了茶餘飯後。

舉些例子說明聽說二字在自己的生活中曾帶來的影響，像是提供模糊的資訊讓對方有興趣驗證；像是接收神秘的任務使自己不由自主的執行；又像是聽聞機密的信息增添生活趣味。那些不明來自何方的聽說，都成了我們輸入後輸出的——下一個聽說。拆解之成分，得到兩個不可或缺的元素——「聽」，接著「說」。

聽與說著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常中。一個人發送語言訊息後，必須得到接收者給予的回饋，才足以構成溝通系統。上大學後，系上的專業科目總是強調著溝通的重要性，雖然只包含幾個簡單要素，開啟對話看似簡單，實為棘手的課題。語調、面部表情、肢體動作等主宰說話者的心境，對方回覆的語句長度和內容間接操縱聊天室的終點。一般表面上的對答固然沒有破綻，深層的含義卻似永遠尋不著答案的無盡黑洞。否則，我們為何總是在對話結束後，仍反覆思考著：「我這樣講，不知道他會怎麼想？」「他剛剛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啦！」「早知道就不說這麼多了。」

今年初開始在聽覺輔具公司打工實習。會前往門市尋求協助的客人大部分患有聽力損失，他們因為聽不清楚而困擾，進而飽受無法參與話題的煎熬。在公司裡，一面觀摩學長姐和客人的互動技巧，一面紀錄著客人和其家人的主訴。家人多半抱怨電視太大聲、電話不接、問話不答，導致心情欠佳便不願理睬；聽損客人則往往表示自己被孤立，錯過資訊、無緣被斥責，時常摸不著頭緒便選擇在家保持緘默。通常，雙方提出立場後的當下少不了辯駁或爭吵，每每從旁看到這樣的景象都不禁感嘆，沒有誰是誰非

的事件，竟因為太多簡單卻容易忽略的——「聽」和「說」之間的誤會，演變成家庭革命。

其中印象深刻的一次，有位伯伯以做助聽器的除濕清潔之由，順勢在門市待上了幾個鐘頭。當時以為他還有使用上的疑問或欲進行聽力檢查，僅身為工讀生的我看見學長姐正忙著服務其他組客人卻無能為力，只好請伯伯稍等並且抱歉自己幫不上忙。「沒關係，我只是想在這這裡待著。」伯伯和藹的笑著。我能看見他瞇著的雙眸裡的惆悵。黯然的目光追隨著其他組客人，像是找尋擁有同樣境遇的知己般，證實自己並不孤寂，彷彿這麼做便能填補內心的空洞。

「伯伯，今天怎麼過來的呀？」我湊到他的耳邊，一字一句緩緩地說，想和他聊幾句，分擔他的孤獨。「當是嘛係走路阿！我就住在附近而已，很方便！每次來都經過那個市場……」像個小孩般，伯伯滔滔不絕分享所見的一切。「我少年的時候啊，這片地是一座很大的公園，厝邊的人都作伙在這裡玩餒……」伯伯又是鉅細靡遺的刻畫了他一段段童年往事，「年輕人，你們會這樣玩嗎？」也許是自知台語講得不甚流利，又或許是聽得太起勁，一時之間的語塞讓我選擇笑而不答。

「免回答沒關係！有人願意聽我說話，就很滿足了。」

望著伯伯步履蹣跚離開門市，佝僂身影隨著他走遠，眼眶的淚在不知不覺中模糊了我的視線。想著適才的對話，明明自己什麼都沒表態，無意間卻帶給對方莫大的安慰和鼓勵。開口說話原本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伯伯卻因毛細胞毀損、聽神經衰退而自卑，及面對他人的不耐煩而畏

怯，龐大的心理壓力無情地將他的開朗性格轉為封閉。「口說耳聽」是溝通的一般型式，大部分的人早習以為常，於是只要對話者存在說話或聽覺上的異常，往往敬而遠之的現象。然而，我們都被牢牢鎖在既有的框架裡，忽略了其實身為聊天室的主導者，既擁有駕馭聽與說模式的權力，亦能支配聽與說的比例。放慢語速、誇大嘴型、肢體動作輔助、甚至筆談是之於聽損者的體貼；落實表情回饋、誠懇眼神、長時間陪伴是傾聽者的典範。適時讓渴望發聲的人及時表達；不擅長說話者便退一步洗耳恭聽。我不禁捫心自問，什麼樣子的溝通，足以兼具效率與和平？

曾經擔任學校手語社社團幹部。指導老師是聾人；師母是聽人，同時身為手語翻譯員。社團課期間，每每看著老師和師母打著手語，口語化為肢體動作及視覺取代聽覺的對談協調的恰如其分。社員在一旁欣賞手語之美，讚嘆之餘，卻不禁懷疑老師和師母日常溝通也是如此和諧而沒有隔閡？師母表示其實仍有無奈之處，好比老師在浴室忘了拿換洗衣物，遠遠大叫一聲欲呼喚她上前幫忙，抵達門口後看懂老師比劃所求再額外跑一趟取其所需。師母常為了明明是對方有求於人，卻總是自己在迎合奉承而歇斯底里，在氣消之後恢復了清楚另一伴有聽不見之苦衷的理智，自我調侃著「還好沒聽見我偷偷罵他」。聾人老師也提及當師母和小孩用口語溝通時，自己猶如外人般被隔絕，縱使難受也會咬牙忍耐。「她平常已經夠體貼我了，我可不能因為這點小事跟她鬧脾氣」，這句話是以老師生動表情和手語為主，師母專業的翻譯為輔歸納出的結論。

我明白了。溝通的效率並非取決於使用的語言種類或

交談的對象，而是以什麼心態看待及回覆對方。母語截然不同的兩人，能用體恤和尊重化解對談上所有羈絆，安穩地攜手度過餘生漫漫。不奢望話語流利快速，不渴求內容豐富繁雜，設身處地的談話，過程愉悅而沒有誰心存芥蒂便足夠。上述皆以溝通系統的一方處於劣勢為例，然而聽與說的學問諸一般人亦是艱難，哪怕是包含聽、說異常的溝通都能破除桎梏，凡人何嘗不能轉化內在，讓佇立在蜿蜒話題上之絆腳石一一迎刃而解？

然而，普遍現代人缺乏一來一往當面溝通的本事，這大抵是日新月異的科技所致。時下年輕人習慣從網路接收大量資訊，對於無涯學海，往往是蒐集四方資料後百般咀嚼，一段時間後方吐露嘔心瀝血的見解；對於社會輿論，則是瀏覽一篇又一篇的報導，在獨立思考進而表達看法之前，殊不知大量富有主觀想法的文章下方留言，已被悄悄嵌入腦海並主宰我們的思維。即便因此習得忍耐，數不盡的怨言經不斷反芻終究吐不出，阻撓我們反映當下最真切的感受；縱使領略彙整的訣竅，拾人牙慧的觀點總是以匿名帳號在網路上闡述，公開場合上欲肆無忌憚抨擊不順耳的街談巷議卻難以啟齒。太多話語能駕輕就熟地在網路上信手發送，不過正當要開門見山的和談話者切入主題，不免一面察言觀色，一面試圖解讀思緒，苦惱一番後仍因猜不透對方而自始至終開不了口。網路聊天打了又刪，收回後再補的模式已成性，然而面對面聊天時碰上對方突如其來的提問，我們深怕直接的答覆過於極端或膚淺，無意的自我防備使回應字數漸減、立場趨於客觀，充盈著距離感的對話最終煙消雲散。

有些對答激進過頭，有些交談逾分保守。聽與說的學問須不停琢磨，溝通的準繩咎由雙方拉扯，有朝一日，我們能透徹其精髓，找到語言的平衡點。

微風徐徐，仰望繁星熠熠，盡收眼底是愜意夜晚的旖旎。我欲向身旁的朋友分享當下感受，卻深怕打攪她目不轉睛的專注，於是縮回原本要輕戳她的指尖；過了一會兒，隱約察覺到好友的欲言又止，輕輕拂掠耳畔的晚風揉合了她似有似無的囁嚅。隔了好一陣子的恬靜，我們不約而同地相視而笑：「太——美了吧！」，默契使然。面對異口同聲的契合好友，還需要互相猜忌？恐怕是我們都多慮了，或者是過分在乎促使的自我壓抑。

放下包袱，不許踟躕。

嘿，所有「聽說」，我都樂意聽你說，也請你敞開心扉聽我說。



■ 得獎感言

施旻杉 / 白腳，墓仔埔，甜根子草

會寫出這篇散文完全是意料之外，這段記憶正如文章內所說，早已在時間的洪流裡黯淡失焦，但某一天，當我走過校園，看到中山醫的狗狗們時，這段往事再次浮上水面，儘管狗狗們與我相遇的那隻花色不同，但同樣真摯與單純的雙眼，卻如出一轍。

記憶的浪潮一旦被激起，就很難再平復了，想起的那天，我久久無法平靜，那真的是一件小事，非常非常小的事，但卻深深的提醒了我，早已過了什麼都好奇與衝動的年紀，看到狗狗貓貓，也不再會像以前那樣，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撲上去想要一起玩，現在腦子裡只有病菌，趕課，還有等一下要吃什麼。

趁著這難得的激情，我提筆寫下這篇小小的文章，好怕等我年紀再長一點，會徹底的忘記。

在最後，感謝那時候抓住機會寫下來的自己，感謝學校提供一個機會，讓這篇文章，這段回憶，不至於被淹沒在電腦硬碟的報告裡。

白腳，墓仔埔，甜根子草｜施旻杉 / 視光系

在上高中之前，每天我都會騎腳踏車去阿嬤家吃晚飯，去阿嬤家的路上有一片長滿甜根子草的墓仔埔，墓仔埔裡住了一隻白腳黑狗，沒有人知道牠是打哪來的，人經過時牠不叫，也不乞食，只是盯著人走過，通體漆黑如夜的身體，炯炯有神的一對棕眼，四腿矯健有力，叫聲威武響亮，多好的一條狗啊！

偏偏生了兩對白腳掌。

「那是白腳蹄，不要餵，會倒楣。」阿嬤跟我說，句句嚴厲，字字警惕。

從來沒看過有人去餵那隻狗，大概跟我一樣，被家裡的長輩揪住耳朵，耳提面命：會倒楣、會敗家，不准餵，聽到沒有！

一雙白腳蹄已討人嫌，又住在墓仔埔，哎！嚇人。

本就是一隻吸人眼球的大狗，如今加上長輩嚴聲厲色的警告，更顯牠的與眾不同與神秘，每次騎車經過時，總不免刻意放慢踏板，企圖多看兩眼，但可不是每一次都能有幸被接見，有時難免不見狗影，只有一片長滿甜根子草的墓仔埔，風一吹過，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甜根子草在墓上、墓邊搖啊搖，沙沙作響，即使是大白天，也令人通體發寒，實在不敢久待。但大多數的時間，牠會趴在一座雜草叢生的大墓前面，一動也不動，表情嚴肅，猶如阿奴比斯神，不怒而威；沾過牛奶似的兩隻前爪優雅的交疊著，不知道是不是偶然，每次都是右上左下。

我仍記得那天是連假補課，中午就放人，我騎著那台

破破的、會發出吱呀怪聲的腳踏車，慢慢地在鄉間小路上晃蕩，懶散的品味中秋的正午豔陽，路越來越小，甜根子草越來越多，我知道，那片住著白腳蹄的墓仔埔，近了。

我放慢了車速，掌心因緊張又期待的心情而微微發汗，不知道今天白腳蹄在不在？

一片白茫茫的甜根子草發出沙沙聲，白腳蹄不在，以往駐守的大墓後露出了一截褪色的紅色短繩，像是在向我發出邀請。

彷彿鬼迷心竅，我停下車，背著沉甸甸的單肩書包走下田埂，跳過散發著陳舊氣味的灌溉溝渠，徘徊在墓仔埔的邊緣，抬頭看了看正午的太陽，我又壯起膽子繞向大墓後方走，視線順著紅繩往上游走，原來是一條斷掉的狗項圈，項圈的後方是一圈被壓扁的雜草，還有一些物品散落在附近，瞇起眼仔細一看，都是些犬類會喜歡的物品，有破布、髒網球，以及連蒼蠅都不屑光顧的雞脖骨……。

現在仔細回想，那時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膽，或許是因為仍在慘綠時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自己的好奇心沒得到滿足。

我走向前，腰一彎，用兩指拎起那條項圈，項圈上還殘留著過去掛狗牌的鐵扣，曾經亮晃晃的金屬鏽蝕得徹底，當然，狗牌早已不知去向。

身旁的大墓還很新，碑上的字依然乾淨而清晰可見，只有兩旁白色鳳凰浮雕的下緣微微滲著土黃，一大叢甜根子草狂妄的長在墓上，順著風悠哉的晃啊晃。

這狗也是會挑，挑了個墓仔埔裡最新的墓，我想。

我低頭擺弄著那些物品，內心突然被一股複雜的情緒

填滿，正想當一回憂鬱青年，卻聽到似乎有龐然大物朝我奔來，僅是分開雜草，而非拔山倒樹而來，卻足以讓我嚇破膽。

白腳蹄回來了！牠四腳岔開，黝黑健壯的身體壓低，像支箭似的蓄勢待發，從喉嚨裡發出如滾雷般的低吼，讓我想落荒而逃，我是該逃，然而雙腿不聽使喚，不爭氣、不爭氣！我唾棄著自己，連滾帶爬的往後退，白腳蹄撲了過來，扯住我的褲管，我又哭又叫的舉起書包想打牠，強迫自己勇敢那麼一秒，白腳蹄退開了，不再靠近我，僅站在牠的窩旁瞪著我，喉嚨裡發出警告的嗚嗚聲。

我跳過水溝，爬上田埂，不敢回頭再看，想全力奔跑，卻要努力克制住，生怕白腳蹄把我當成獵物，再次追擊上來。

那次的經驗確實讓我印象深刻，再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從那時起，我會故意繞遠路，繞開那片墓仔埔，越過那片看似悠哉的甜根子草，還有住在裡面的白腳蹄。

日子一天天的過，課業一天天的加重，白腳蹄和牠守護著的大墓也在記憶中慢慢褪色，等到我回過神來，甜根子草早已開了一次又一次，我牽著腳踏車，胸口別著畢業典禮的胸花，重新走入那條記憶中的小路，小路又變的更破舊了一點，又白又軟的甜根子花在兩側搖擺，像浪潮，像時間，像夢，像昨夜夢到的雲海，我知道白腳蹄還住在這裡，吃飯時仍能聽見阿嬤偶爾談論起牠。

看，牠不就在那兒嗎？

只見白腳蹄乖巧的蹲坐在墓邊，看著一個中年男人獨自勤奮的拔著墓邊的甜根子草，牠的舌頭露在外邊，嘿嘿

嘿的喘著氣，嘴角像人類微笑般的上揚，看起來比誰都快樂，牠的眼中正散著光芒，那些光比夏日正午的豔陽還燦爛，大墓前的石頭花瓶插上了幾支鮮花，香爐裡也燃起了三炷香，半透明的煙霧裊裊上升，在日光的縫隙間慢慢褪去，現在，這座大墓不只是整片墓仔埔裡最新的，也是最氣派乾淨的了。

白腳蹄的跟前，也擺了兩隻嶄新的不鏽鋼碗，男人拔完了草，從背包裡掏出水和狗罐頭，他把罐頭給了白腳蹄，往嘴裡灌了幾口水後，沉思了片刻，又把剩下的水全倒進白腳蹄的碗裡。

那大概是我看過白腳蹄吃過最好的一餐了，我站在遠處，從甜根子草的間隙中窺視著他們，很想過去問男人，他能不能把白腳蹄帶回家？

白腳蹄留在墓仔埔，只能睡乾草叢，吃食之無味的雞脖骨，喝水溝的髒水，被國中生欺負，長輩看了都走避，因為牠有兩雙白腳。

但還沒等我的勇氣跟上念頭，男人就站了起來，拍了拍白腳蹄的頭，背起背包，跨過水溝，爬上田埂，走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卻帶走了白腳蹄曾經享受過的生活氣息。

白腳蹄坐在原地，慢慢地搖了搖尾巴，好像不在意，又或許早已習慣，我呼出憋著的那口氣，踢起腳踏車的支架，跨上車，氣勢不輸關羽蹬上赤兔馬，大腿前側的肌肉微微發力，腳踏車動了起來，在風裡發出吱呀聲，心中的那股悸動與情感正不斷膨脹著，從左胸膛開始蔓延，填滿了整個胸腔，在我幾乎能追上風時，放肆地湧上了喉頭，

把我的鼻子頂得發酸，我想著那些被拔掉的甜根子草，墓前的鮮花，還有乖巧的白腳蹄。

畢業之後，緊接著的就是等待放榜與漫長的假期，嚮往憂鬱淒美的慘綠少年們依然未能解脫，眼巴巴的盼著何時能知道新學校。每隔兩天，我就會帶著最便宜的狗罐頭去找白腳蹄，我很膽小，只敢正中午去餵，我怕遇到鬼，更怕被阿嬤發現我來餵白腳黑狗，所以每次都要貓著腰，讓高大的甜根子草掩護我。

只要聽到開罐頭的聲音，牠就會安靜又迅速地出現，然後站在大墓旁，盯著我的一舉一動，當我準備就緒，向後退開，牠便上前快速的吃完，我們就像一對有默契的舞伴，我進牠退，牠進我退，牠總是安靜地來，又安靜地走，就像墓仔埔裡的一道影子。

阿嬤繪聲繪影的那些恐怖傳說，早已被我拋在腦後，因為自私，因為不懂事，因為第一次感受到的心軟，因為不請自來的愧疚。

對著喜歡的零食嘆了口自以為老成的氣，捏了捏口袋裡的銅板，盡量瀟灑地離開便利商店，我努力的存著零用錢，想要在上高中之前，讓白腳蹄吃一次好一點的罐頭。

然而造化弄人，只能哀嘆緣分薄淺，似流水雲煙，我還沒等到分發通知，也還沒存夠錢，白腳蹄就不見了，就如當初牠悄悄的來，如今便悄悄地走，或許那個男人接牠回家了；或者牠不打算守護這座墓，打算浪跡天涯；再或者，牠死在了某個不知名的公路上……。

看著兩個空空的不鏽鋼碗，內心暗罵這畜生忘恩負義，心裡罵得越狠，眼淚就掉得越兇，如果那時有人經過

墓仔埔，被一個抱著狗罐頭嚎啕大哭的少女嚇破膽，我必須向他致上最真摯歉意……。

白腳蹄走了，我吸了吸鼻子，努力接受事實，暖暖的風吹著光禿禿的甜根子草，陽光從稀疏的枝葉間透過來，照在乾草地上，形成一幅繁星點點似的景象，點與點之間看似毫無關聯，卻又與彼此的光輝相呼應，仰頭看了眼正中午的艷陽，明亮的光線使雙眼疼痛難耐，卻又無比吸引人，我轉過身，離開，想要像白腳蹄那樣瀟灑。

成堆的空罐頭最後還是讓爸媽發現了，而爸媽告訴了阿嬤，不出意料外的被罵得狗血淋頭，被臭罵的聲響驚動了左鄰右舍，鄰居們警戒的站在我家門口，手裡拿著電話準備報警。我低著頭，直挺挺的、驕傲的坐著椅子的三分之一，左耳進右耳出，心裡想的全是白腳蹄有沒有吃飽，我的腳自在的交疊著，右上左下。

學校的分發結果在不久後公布了，我如願考上心目中的學校，在心中歡呼的同時，也不免對那些民間傳說嗤之以鼻，我可一點都沒有倒楣，如果真要說有什麼損失，或許就是荷包有那麼一點損傷。

拿著錄取通知書，我離開了鄉下，去市區讀書，有關白腳蹄的記憶也漸漸的不再鮮明，與其他的過往融為一體，併入時間的洪流，若要我仔細描繪牠的模樣，或許也無法辦到了，然而當我走在路上，與黑毛皮的大狗擦身而過時，總不免多看兩眼，看那腳掌是否有著兩對雪白，如同甜根子草那細軟白透的花穗。

甜根子草又開花了，一年，又一年。



■ 得獎感言

林家揚 / 難忘的 2020

老實說，根本沒想過會得獎，這次參加比賽的目的也只是為了記錄今年的瘋狂，我怕多年之後會忘了在這瘋狂的 2020，身為第一線醫療人員的我，內心與實際經歷了什麼。

感謝評審的喜愛，跟其他參賽者的文筆比較，我實在不專業，評審用平實的文字來描述我文章實在太客氣，與其說是散文，倒不如說我只是記錄我內心的感受，隨筆紀錄而已。

身為醫療人員，我最想感謝的是在這場防疫戰爭中做好每一步的你們。若非我們全體民眾都有自覺自主力，這場戰爭我們肯定無法像現在這樣安身立命，像活在平時世界中。感謝大家願意忍受很多不方便，乖乖戴上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也請大家對醫護人員多一點鼓勵，對我們來說，最困難的往往不是疾病，而是人心。

難忘的 2020 | 林家揚 / 醫研所

PGY 是怎麼產生的？還記得多年前還在醫學院的我，聽著台上的老師對著台下的學生們講古，講述多年前 SARS 戰爭中醫護人員的犧牲，以及疫情過後醫界的大改革。PGY，這個特別的職位就此誕生。

對我來說，這些事就像是聽歷史故事一樣，遙遠且荒誕。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在這個隨時都可以上網傳達訊息的年代，就算有傳染疾病傳播，全世界的專家肯定能藉由社群網路第一時間就得知，並且將這些疾病遏止在搖籃之中。

當時的我是如此真切的相信，而今，回首看幾年前的我，簡直是愚蠢而渺小。

我是去年八月進入醫院正式擔任 PGY，我們這梯次的 PGY 與過往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兩年期的 PGY，很多師長們覺得這一屆很特別，因為不同學制的 PGY 一起上工，比較能激盪出與過往不同的火花。

今年一月的時候，我在外院輪訓社區兒科，也許是年節將近，也可能是因為當時身處非醫學中心，心思隨著春節日漸逼近而飛盪：忘年會的活動、過年假期的安排……等。渾然不知一場世紀災難早已展開。

一月二十四日是除夕。大多數的患者都不希望在醫院過年，而各家醫院在過年時期人力也會因年假而縮減，所以大多醫院會在過年前有計畫性地清床。社區兒科的病房時常住滿病患，但很明顯地，一月二十日的周一，本來印滿兩頁的病患清單，連半頁都印不滿。那時候，台灣媒體

開始談論起新冠肺炎的疫情，剛開始，大家對於這樣的資訊還是有點懷疑有點不確定，畢竟二十一世紀的疫情雖然不少，但由於全世界衛生及醫療的進步，很多可能在古時候會造成大流行的疾病都被遏止在襁褓中。

我與幾個主治醫師都注意到了這樣的新聞，雖然擔憂新興疾病的產生卻沒有真正放在心上，儘管病毒突變的機率很大，但大多數的病毒還是能透過人體自身的免疫力對抗。何況年假就要到了，要去哪裡放假散心，悄悄地成了當時心頭最關切的議題，畢竟一整年的辛苦真的需要一個可以放假充電的假期。

然而，疾病不會因為過年就停止傳播，疫情就在當時的不注意中逐漸擴散。

歡樂的年假很快就結束，但恐怖的疾病卻持續蔓延。隨著時間的進行，越來越多的疫情相關新聞塞入我們的世界。二月的我輪訓家庭醫學科，當時我們常要到社區進行衛教和篩檢，醫護人員對於疾病，尤其是這種恐怖且未知的傳染性疾病警覺心很高，但當時，許多民眾防疫相關的知識還是很薄弱。我還記得二月初我有機會到非市區的衛生所幫忙癌症篩檢，原先我心想疫情肆虐，來癌篩的病患量應該大減，沒想到，當天篩檢的人數還是一如往常地多，更恐怖的是，許多民眾沒有穿戴口罩的習慣。身為一個醫師，我能做到的就是苦口婆心地在幫民眾篩檢時多跟他們衛生教育，提醒大家戴口罩及洗手的重要。另一方面，我也嚴格要求衛生所的同仁一起協助民眾保持適當的距離，並且讓有上呼吸道感染相關症狀的民眾先行離開。

還好，台灣的防疫宣導非常到位！說到這裡，我真的

想跟所有防疫團隊以及積極參與宣傳的媒體鼓掌。透過鋪天蓋地的宣導，二月初還一派樂天的民眾也開始感受到我們醫護人員心中的焦慮，我所在的醫院也築起嚴格地分流措施，一開始還有患者抱怨我們這些規定造成他們不便，但經過溝通及宣導，在二月底，民眾幾乎都很自覺地口罩不離身，也願意配合醫院相關的防疫政策。

今年三月，我在醫學中心的兒科輪訓。這個時候，全台灣甚至全世界都感受到新冠病毒的來勢洶洶。我們醫院不只減少開會聚集的次數，也把醫師和護理人員做分流管理：加護病房醫師就專責顧加護病房，一般病房的醫師也絕不會跑到加護病房增加傳染的風險。而我分配在兒科感染科醫師團隊中，我跟兒科感染科潘醫師，要肩負起照顧全院確診或疑似的兒科患者的重責大任。

聽到這消息時，我第一時間不是擔心自己的安危，我只害怕家中兩個幼兒是否會被我感染。潘醫師了解我家中的情況，她也是兩個小孩的母親，因此她詢問我：「學弟，你會害怕嗎？如果你真的擔心感染的話，我可以跟科部溝通調整人力，不要有心理壓力，我們都能諒解。」說不怕是騙人的，當下我心中真的有一絲退卻。但這樣的緊張我選擇坦白地面對：「潘醫師，給我一天的時間跟老婆還有小孩說明，我明天一定給你答覆。」

還記得我在晚餐時跟老婆提到這樣的安排，她問我：「你能不能跟醫院說你有兩個學齡前的小孩，跟其他人交換啊？」她知道我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人，因此試圖說服我改變這樣的決定。我用了一個晚上，跟她說明我的想法，她也是讀醫的，所以更能瞭解我所面對的風險，以及

我們身上背負的使命感。很多時候，就是會面臨這樣的兩難，儘管我們在臨床上時常面臨這樣的情景，但關乎自己的時候，心仍不免顫動一下。經過一夜的討論，我們回憶了以前解剖學拜訪大體老師家屬的情境，我們回憶了初入醫院受袍的光景，也回憶了當時舉手在台上與同學們一起讀誦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時刻。

我決定接受這樣的任務安排，同時，我也跟她承諾每天到醫院一定做到最充分地防護準備，我也承諾我一定會在回家前把自己清潔乾淨，如果有任何異狀，我也絕對不隱瞞。

進入三月，各家醫院分艙分流的措施已然開始。我與潘醫師每天早上都在感染科劃分出來的兒科專區討論相關病情。每次到感染科病房時，我們在醫院指定的區域穿戴合適的服裝：我們必須先把外衣褪下，穿上醫院準備的隔離衣，戴上專屬的護目鏡，以及當時最珍貴的 N95 口罩，套上手套後，我們還要互相檢查對方的裝備是否齊全，一切都穿戴完整後才得以查房。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每天都帶兩套衣服到醫院，下班前把身上的髒衣服收拾好並且在醫院完成梳洗才回家。沒錯，那幾個月不只我的衣物清洗都與小孩分開，我連一般的洗澡都不敢回家，深怕身上沾染任何的病菌。我不願我的小孩冒著任何一絲風險，這也是我在我能力範圍內，能做到一個父親能給小孩最大的保護，這也是我的責任。

我們都希望風平浪靜，但老天總要考驗著我們。

一如往常，我一早就到感染科病房觀看手中病患的資料與影像。「急診室黃色訊號！急診室黃色訊號！」這幾

個月，只要有黃色訊號的廣播響起，我們的心就揪一下，在我們醫院，這意謂著有疑似的個案報到，相關的防疫團隊就要啟動：醫師要立刻著裝穿戴相關防護設備：穿上大家從新聞中都可以看到的「兔寶寶」裝，戴上在此刻格外珍貴地 N95 口罩。

接到通知，這是一個兒童疑似案例，我熟練的穿上相關裝備，儘管已經多次穿戴，每次的窒息感都還是很難熬。電腦中的資料顯示你的爸爸在對岸工作，經過隔離後你們就一起生活，你的父親雖然沒有明顯上呼吸道感染症狀，但是你今天清晨已經有點微燒，早上更是燒到 39 度以上，同時合併咳嗽等症狀……

透過檢疫站的壓克力板，我看著一張青澀的臉孔帶著些許恐慌，也許是這樣的大陣仗讓小小年紀的你受驚，也可能是最近的風聲鶴唳讓你充滿擔憂。我盡可能地讓自己語氣輕鬆一點減少你的焦慮：陳小弟，等一下張開嘴巴大聲說阿，叔叔檢查一下喉嚨，很快就好了喔！

要求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在這樣的壓力之下乖乖配合檢查確實很困難，我看著你那搜尋媽媽求救的眼神以及眼眶逐漸醞釀的淚珠，於是再用溫柔的語氣提醒一句：如果害怕的話就閉上眼睛，給我三秒鐘，三秒鐘就好。相信我好嗎？

也許是我的誠懇感動了你，你強忍著淚滴閉眼張嘴。我迅速地在咽喉處完成採檢，完成相關採檢手續。離開前，我看到你那驚魂未定的慌張，安慰你這只是例行性的檢查，如果你有哪裡不舒服一定要跟我們說喔。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按照規定進行應該有的檢查，委

屈你在專屬的兒童感染病房忍受短暫的孤寂，幸好在相關藥物治療之下，發燒與咳嗽症狀獲得改善，而衛生局回傳的結果也是令人欣喜的陰性。

我用短短幾字就帶過這段時間的煎熬，但我相信對你和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段時間簡直度日如年，每天心驚膽顫深怕陽性反應出現。上面所說的陳小弟是我採檢的第一個個案，接下來的幾天，陸續有不同的患者前來就醫採檢。整個三月，數不出有多少疑似個案的病童在我們手中接受治療，也算不盡他們滴下幾顆斗大的淚滴。幸好上天眷顧這些小孩，我們團隊照顧的疑似個案都非確診個案。對照國外失控的疫情，看著認識的朋友從世界各地傳來的醫療實況，我真心感謝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

結束瘋狂三月，當下，我心中沒有一絲欣喜，我知道，只要疫情持續下去，這場戰鬥就沒有終止的一天。

有人會問，那段時間一定很累吧？我承認每天的上班都是風險，但最大的困難卻是人心。雖然沒有明講，但我能感受到社區中對我們這些在大醫院工作的醫師有些許逃避，我能從他們的行為動作感受到這些害怕：看到我會急忙拉上口罩再跟我打招呼、聊天時問我現在醫院的情況、問我有沒有遇到相關病患……。我能理解他們的擔憂，也因此，我常選擇獨自一人搭電梯，但更多的時候，我上下班都是走樓梯，避免與大家接觸。

雖然有這些經驗，但同樣地，台灣也是一個充滿溫暖的地方。三、四月疫情最顛峰時，許多民間善心人士和公司都主動提供打氣小物給我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舉凡飲料美食到護膚用品，甚至許多飯店業者也提供醫護人員的

專屬優惠。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我無法抽出時間帶家人出遊（當然那時候也不敢遠行），但那些飲料與食物，不論是民眾自主送來的還是企業主動提供，我們都感受到你們的溫暖。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陳小弟同學們寫的卡片。大多數的人會對這樣的情況感到擔心害怕，但是陳小弟的老師與同學不但沒有因此而抗拒陳小弟，反而在陳小弟出院後全體寫了一張大卡片感謝我們醫護團隊照顧陳小弟。我對發生的這一切感到深深地感謝。

台灣真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我們的血液裡留著像草一樣堅韌的不服輸個性，面對許多重大災難：921 地震、SARS、八仙塵爆，到 2020 年的新冠病毒，醫護人員在這些事件中展現我們的專業與使命感，而這個社會也同樣給予我們最大的支持後盾。

一轉眼，年初的風暴依舊在旁虎視眈眈，世界各地的災情依舊頻傳，眾人翹首期盼的疫苗仍尚未正式問世，我們經歷了如此多的風雨，但我相信我們，不只是台灣，全世界都會堅強地度過這場上天給世人的考驗。度過這個難忘的 2020。



■ 得獎感言

陳沅瑢 / 姊姊

高中某一次在車後座睡去，朦朧中醒來後殘留在腦海裡的是兩幅畫面，一幅是黑暗中被一道光從正上方照亮的傳統四方桌，另一幅則是仰頭看到的漫天虹彩，因此寫下了這篇故事。此外，我沒有姊姊。

姊姊 | 陳沅瑢 / 應外系

那一天，

姊姊從家裡離開了。

當晚的飯桌吃得極其沉悶，連平時善於活絡話題的母親也若迫近了冬天的寒蟬不發一語，餘光不時瞥向那自始至終都沉默不語的父親。

筷子不時敲到陶瓷碗盤的聲響，成了這靜謐中的唯一焦點。然而自姊姊離去後的這份死寂仍滯留在空氣中，好似我們任何一人開口都顯得突兀不堪。

我漫不經心的夾了口菜放入口中，素來是香味四溢的飯菜此時也變了調，然而沒有人提及，顯然大家都心不在焉，也顯然，我們都在想著今晚離席的那個人。

我愣然望著碗裡吃不到幾口的白飯，任由思緒回溯過往。

就像在腦海銘印住了姊姊的身影，從小我就只黏著姊姊，也總亦步亦趨的緊跟在姊姊身後，一旦找不到姊姊就會放聲大哭，連母親也對這樣的我沒轍，直到陪我找到了姐姐才得以緩和。

慶幸的是姊姊也十分疼我，總會趁機偷塞糖果給被父親懲罰的我，也會在複習完課業後說故事給我聽。就算不在同一房間睡了，我也會在關上燈後悄悄跑到她的房間，聊起彼此的心事，擁有這樣的秘密想到就令我有些小得

意。

那是姊姊第一次對我坦白。

我一如往常躡手躡腳的竄進姊姊的被窩中，向她抱怨起在學校裡那個坐我旁邊的男同學有多討厭，姊姊也依然靜靜的聆聽沒有打斷我，似是有些心不在焉。

當時的我正講到興頭上，倒也沒有察覺她的不對勁。直在我興高采烈的說著如何報復那個臭男生時，她忽的喚了我的名字。

姊姊很少打斷我，我愣了愣後將臉朝向她，她卻望著一片漆黑的天花板，暗暝中看不清她的神情，那短暫的留白使我下意識的屏住了呼吸。

正當我緊張的以為她要像母親一樣念叨我不該欺負同學時，她開口道：「我有了喜歡的人。」

話語很輕很輕，輕柔到我以為她並沒有說話，然而她又開口了，柔和的語調描繪出她與他的故事，而這次，她沒有停下來。

故事的開頭很簡單，沒有小說中出乎意料的際遇，也沒有戲劇性的巧合，只是一句簡單的問話，卻是一葉落水，泛起她心中一片片漣漪。

姊姊的話語輕快，也帶點回憶的幾分甘甜，甜的我不自覺的笑著和她一同走入她那幀幀畫面中。儘管我見不著，我仍能感覺到，她也在微笑。

姊姊一定很喜歡他吧。我不假思索道：「喜歡就在一

起呀……」姊姊的個性這麼好，不會有人不喜歡她的。

當時的心思很單純，卻從未想過那是多麼沉重的話語。

而最終我還是抵不住睡意，雙眼緩緩瞇了起來，半瞑半醒中似是聽到了聲呼喚。

「妹妹？」她輕聲喚道，然而我的雙眼已然闔上，僅殘留一絲意識回應她。

半晌她不再言語，整個房間靜謐的只剩冷氣仍徐徐運作的聲響。

在我以為她不會再開口之際，又聽到一句極其輕柔的嘆息：

「但他是……」

那句話消散在空氣中，卻化作一縷憂愁在她心頭揮之不去。

「多吃點。」母親夾了塊肉放進我碗裡，像是習慣引來的叮嚀，亦像是想緩和此刻的僵持，無論初衷為何，都嘗試在打破這份不自在。

我趕緊應了聲，有些侷促的把那塊肉配上幾口飯塞進嘴裡，忍不住輕皺了眉。竟是還沒入味，我偷瞄了眼母親，這失誤她不曾犯著的。

在這簡短的對話後，空氣又回到冰點，好似剛剛從未有人交談過。

不自在的我皺著眉張口欲言，話語卻是梗塞在喉間說

不出口，殘留雙脣持續做著無謂張合，最後只能把那些質問吞回腹中。

這氛圍的沈重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咀嚼的速度也放慢了下來。

一直以來，姊姊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

姊姊的成績向來優異，我們對她終將成為醫生深信不疑，連鮮少聊天的父親也常提起他幾位醫生朋友的事蹟，更是加深了我對姊姊的崇拜，常常興奮的和她說穿著白大褂威風凜凜的樣貌感覺十分帥氣。

只是每每我都會注意到姊姊的笑顏帶了幾分澀然，也逝去了和我說故事時那般的飛揚神采。

當初的我以為那份苦澀是來自於她對自己的不自信，卻從未想過我們的這一線線期望，在漫長的歲月下編織成了細密的網，一點一點的束縛住了姊姊，使她深陷其中而無從逃脫，也別無選擇的放棄了一些事。

姊姊的繪畫極具天賦，是以畫作列入校刊中，也曾代表學校參加縣市比賽，為此那段時間的母親總驕傲的到處宣揚，使得左鄰右舍都知曉姊姊的畫功了得。

只是父親聽得此事就會眉頭深鎖，無聲反對她把時間花在這上面，久而久之母親也不再提及了。

縱然如此，我有時還是會看到姊姊的素描本上增添了幾張畫作，如同有次我趁著她去補習班的空檔，偷偷翻出

她壓在抽屜最底層的那畫畫本子，發現她在描繪一個少女。

炭筆時濃時淡，時而圓滑描摹她的雙眸，時而輕挑勾勒她的神韻。前後翻了幾頁都像在畫同一個女生，我努了努嘴有些失望，直道沒什麼意思，畢竟畫的再好看也不是畫我，索性回去策劃我的整人大計畫。

「咳咳！」我輕咳了幾聲，仍舊無法緩解喉嚨乾澀的發癢，於是托著碗前傾打算盛些湯來喝，卻是失手掉了湯勺。

恍惚間它順著我的手墜入湯中，沒有絲毫掙扎的沈淪到了鍋底，若非那落水聲彰顯了剛才的失誤，若非仍舉著的手傳來酸痛感，這一切就好似不曾發生過。

原來要抹滅一個存在，是這麼容易的事嗎？

對面椅子突地吱嘎一聲，我回過神來循著聲音的方向看去——是母親。

我呆愣著望著她，眨了眨乾澀的紅腫雙眼，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麼。

母親也沒說什麼，只是逕行起身，木然把那整鍋湯移到了廚房，我望著她的消逝在廚房的身影輕聲喃喃：「對不起……」

那天的姊姊也道了歉。

在國考過後的姊姊順利的成為一名醫生，只是開始工作後的她總心神不寧，問了也只是強顏歡笑，眼中閃爍的淚光使我不敢再作追問，卻是一直記在心上。

這天更是反常的忘了把手機給帶上，於是我自告奮勇的幫忙帶去了醫院，卻也撞見了難以抹滅的畫面，像被灼傷般至今回想仍能感受到絲絲抽痛。

在我快走到姊姊的休息室時，卻是發現休息室外頭聚集了人群，使我的不安在心中藤蔓般的迅速滋長，焦急下我奮力擠進人潮來到門口，那聲聲斥責從微敞的門縫間傳了出來。

「醫生，您自己也有病，憑什麼治療我的兒子？」這句話硬生生的止住了我正要推開門的手，從門上的玻璃窗我錯愕的看到正被指責的姊姊。

身著白袍的姊姊沒有回話，她的面容顯得慘白，連一向神采奕奕的雙眸失去了光輝。相較之下，拉著孩子的婦人盛氣凌人，高漲的怒火使她口不擇言，鋒利的話語字句朝著姊姊刺去。

姊姊哪裡有病了？她這麼好，妳憑甚麼欺負她！我氣得直衝進去狠狠地踩了那婦人的腳並擋在她面前護著姊姊，瞋目豎眉的瞪著足足高我一個頭的婦人喊道：「不准妳說姊姊的壞話！」

那婦人吃痛的咬緊牙根，怒目橫掃過來，卻是在聽聞我的話語後訝異道：「妳姊姊？」轉瞬又狠厲道：「妳知道妳姊姊不正常嗎？」

她盛怒的雙眼竟像碰著了柴火的油燃燒得瘋狂和快意，這神情嚇得我像隻被豹盯住的兔子那般動彈不得。

「媽，」一個清冷的字打破了這份難堪，是那站在婦人身後的少年，他又道：「我們走吧，快到爸爸下班的時間了。」

我驚魂未定的望著他們離去的身影，卻是注意到，門外的他人注目姊姊時那閃爍不定的目光。那時，我還不太能懂它的含義，僅能體會到離去的那個小哥哥眼中的恐懼，只是他的目光並不像那些人一樣對著姊姊，而是對著他身旁的母親。

直到他們的身影化作成視線一點，我才緩和過來，也才憶起要追問她剛才發生的事，急切道：「姊……」

「對不起。」她驀地道，使我發愣的望著她，不知所措的看著她潸然淚下，她又道：

「對不起。」

那天也是這樣的，也是撞上了我不曾預料到的結尾。

像平時一樣，伴隨著鉛筆起舞時的微弱沙沙聲，我安靜的趴在地上玩著姊姊送給我的拼圖，等姊姊複習完她的課業，好講個故事給我聽。只是不知從何時起，就沒再聽見那弱小聲響。

我抬頭看了眼姊姊，才發現她整個人都僵直了，我試探性的輕聲問了句：「姊姊？」沒有得到回應。

我有些慌了，趕緊爬起身，也不顧剝去掌上黏住的拼圖，小跑到姊姊身旁查看，用肩膀擠了擠姊姊的身子，又

道：「姊姊，妳還好嗎？」

頓地姊姊晃了身子，好似才回過神來，轉頭看著我，輕柔道：「我還好。」眉頭卻是緊鎖的。

我嘟了嘟嘴，不太相信這個回答，於是想瞧瞧姊姊在看什麼，書桌卻是比我高，縱使我墊起了腳尖也只能看到層層攤開的書本堆，上頭的字也只能見著離我比較近的幾行。

瞧我試了幾次都不了了之，姊姊乾脆把我抱起來，使我坐在她腿上。這下總算是見著了桌面上的全貌，視線卻是被課本右上角一張小圖給吸引過去。

那是張令人悚然的畫像，褐黃底色的圖片中央是名被綁束縛在火堆中的女人，而火堆外圍則站著一圈人，他們有的雙手交叉握著緊張的祈禱，有的持著肉笑著與身旁人交談，而這其中的大多數人神情死然，彷彿默認了這一切的發生，又彷彿眼前的事物引不起他們的絲毫注意。

而那焰火仍熊熊燃燒著，火光點亮了女人的絕望，映出了他人的快慰，卻是照不出多數人死水般的雙眸。

這詭譎的畫面看了我有些膽怯，縮著身子轉頭埋入姊姊的懷抱中，問道：「姊姊，她做錯什麼了？為什麼她被綁在上面？」

又沒得到回應，我抬頭查看她的神情，她白皙的臉蛋略顯蒼白，視線仍落在那張圖上，對這樣的異常感到不安的我又喚了聲：「姊姊？」

「她……沒有做錯什麼。」她壓低了聲音，好似正在承受什麼痛楚，眉尾也因而低垂。

「唯一錯的是被當成了女巫，」半晌後才接續：「被多數人認定為異類。」

異類？我皺著了整張臉有些懵，那什麼東西？

在我還糾結出那意思前，姊姊輕撫了我的頭，一如往常般溫柔而堅韌，說出口的問話卻帶了幾道碎過的痕跡：

「妹妹，如果我哪天也成為了女巫……」

那句假設的後面是什麼來著？

在醫院發生那件事的隔天，姊姊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她，我一方面欣喜的如往常般跟她撒嬌，另一方面則小心翼翼地不再提起這件事，儘管我很在意她的那句「對不起」是什麼意思，這件事宛若成了姊姊心頭上被烈火灼傷過的傷痕，使我不敢去碰觸，也無從下手。索性順著她的意不談及此事。

然而這次我竟是沒有發現她的異樣，也從未想過，平靜的她會在家裡掀起一波狂瀾。

一如往常地，我們在飯桌上聊起各自當天的活動。在我說完我跟朋友在便利商店發生的蠢事後，媽媽眉開眼笑的改問起姊姊在醫院的工作。

「我辭職了。」姊姊輕描淡寫的說道，抬手夾了些菜放進自己的碗中，稀疏平常的舉止彷彿這並非發生在她身上，也不在意我和母親突地睜大的雙眼，以及，父親轉瞬

鐵青的臉。

「怎麼會辭職？不是待的好好的嗎？」母親蹙眉，又道：「是不是累了？哎！當醫生本來就很辛苦的，妳不是早知道了嗎？」

「我是知道，」姊姊停頓了片刻，輕巧地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後，才抬頭直視著坐在對面的父親，又道：「但我從沒說過我要當醫生。」

「妳胡說什麼！」父親厲聲喝道，隨之而來的是掌心用力拍向飯桌的聲響。

「啪！」的一聲嚇得我從椅子上跳起，小心翼翼的往父親那看去，他一聲不吭的任由碗筷重重撞擊桌面，並起身離去，留下我和母親無措的望著父親走進書房。

在我的視線中，他落寞的背影不禁和曾經的姊姊重疊，使我有再多的問話都不敢問，也不忍問。

因為不久前的她也是這樣離開的。

就像毫無預警的訊息，她的離去也是如此。

那時姊姊的手機傳來一封簡訊，她瞥了一眼後就囑咐我乖乖待在房內，隨而走出了房門，接著是大門敞開的聲響，我禁不住好奇地跑到門前窺望。

隨著姊姊進門的是另一個女生，在看到姊姊淺淺的微笑的瞬間，那些零碎的回憶拼湊成了完整的圖，使我瞬間

了然，她就是姊姊喜歡的那個「他」。

姊姊神色堅定的帶著她走到父親的書房裡，我聽不清他們講什麼，卻是可以感受到那爭執以及父親的怒火，令我嚇得不敢動彈，也看到母親呆愣在書房外的身影。

過了段時間，那戰火打了個休止符，也使她們倆走了出來。姊姊險些蒼白的面容仍舊帶著微笑，自始至終牽著彼此的手卻在微微顫抖。接著她們走進房間內拿了早已備好的行李，彷彿她不會再回來這個家。

姊姊看來很平靜，好似她早已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卻在見到我的瞬間慌了，隨著她的目光我才驚覺自己已哭了一段時間，被淚水模糊的她們倆在我眨眼的瞬間又恢復清晰。

姊姊走上前來抱住我，像往常一樣輕柔的撫摸我的頭髮，卻也不再如以往般為此停留。

隨著門撞擊閾上而發出的聲響，我回過神來，硬是把嘴中那口菜吞下，那難受的像魚刺刺在咽喉。

我無視那股疼痛，站起身把早已吃不下的飯菜端起，並安靜尾隨著母親走入廚房收拾。站在她身後的我看到那雙手在顫抖著，卻又被刻意壓下，猶如不想讓我看到脆弱的她。

我沉默不語，和她一樣對這樣的結局束手無策，抬眼見著了身旁玻璃映出的自己，又立刻瞥開。

時過今日，這個家裡的很多東西被新的取代，就像是刻意抹去般，她的房間也陸續堆放起了雜物。然而，那飯桌依然擺在那，縱使換去了一切事物，也沒人提議要換掉它。

而那天的她，走得輕快，走得毫無牽掛，像是不被任何事物所拘束，但我彷彿看到她身上那無形的枷鎖，困住她在這社會的框架之中。

她，
是我的姊姊。

牧羊 / 施昱任
我住的城市有一條河 / 鍾采恩
09******** / 黃宣芸

城內・城外 / 羅子濰
退化性關節炎 / 蔡承翰
僅此一次的愛情 / 王慈薇
關於孤獨 / 周怡如

新詩組 總講評｜林德俊委員

1. 作品的現代性：

新詩組的投稿非常踴躍，共有 61 篇參賽作品，三位評審對於前兩名得獎作品的意見一致度非常高，其餘作品則有較多的辯證和討論，代表其實有更多的作品是有機會得獎，只是礙於得獎名額有限。我個人認為投稿作品數量頗多，作品也很優質，個人建議可以再增加得獎名額。我剛聽了另外兩組評審老師的評審意見，我認為大家在討論的創作標準其實是非常接近的，因為這是現代文學的文學獎，作品的現代性如何張顯十分重要，另一位評審阮美慧老師特別在評審會議時有強調現代性的語言，有些作品的修辭有展現出古典文學閱讀的素養，所以作品呈現復古、花樣紛繁的修辭，但這樣的修辭會把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時代感給遮避掉了，並不是說不能取用古典的元素，如果說在文學或詩歌的寫作上有一定的資歷，會發現所謂的現代文學要引用古典元素進來，要達到所謂的新古典是更困難的，所以阮老師有特別強調有些作品的修辭如果像古典文學風的，以她中文系教授的眼光看來，就是他的學生們都在寫的，在這次的評選中就會比較難勝出。所以只能說，這次這類型創作的同學是運氣比較不好，遇到中文系的阮老師，或者遇到散文組的趙家琦老師，因為她也是中文系的老師。

2. 言之有物，表之有情：

好詩和好文學一樣，要言之有物，表之有情，言之有

物不是一定要講什麼大道理，而是說，任何的寫作，基本上就是說什麼和怎麼說，說什麼是內容，怎麼說是比較技巧面的思維。剛剛朗讀到某一篇得獎作品名稱時，大家在底下的氣氛好像就比較不同，他的篇名叫〈退化性關節炎〉，大家一定會覺得怎會有這樣的篇名？這表示這篇標題策略成功了！的確，我在初審時，這篇作品我並沒有給很高分，但在評審會議上，經過大家的討論驗證後，有些作品會勝出，相對的，原本的得獎作品也可能因此被排擠掉，真的競爭非常激烈。我來擔任中山醫大文學獎評審，確實抱持著和一般文學獎不同的評審意識，我會特別留意醫病文學的語彙系統如何在作品中凸顯，第一名的作品〈牧羊〉中寫道「生活在食道與口腔間，吐出與反芻之間」就將身體器官的用語自然的融入作品語句當中，〈退化性關節炎〉的內容則是直接觸及病症，重點在怎樣去刻畫或表達疼痛，他不是直說，而是用了種種轉化的手法迂迴的說，也就是散文組趙老師提到的陌生化的原理。

3. 意象語言：

關於詩的寫作技巧有許多的面向，我提兩個非常核心的面向，其一是意象語言，不但要意象豐富，還要系統化，例如第一名作品〈牧羊〉，他展現的是一種化外之地，非常自然、野性，但又非常細膩溫柔的語言系統去描寫愛情，這樣的寫法不但有很多的意象，而這些意象又有某種共同的趨向，這就是系統性，這篇作品在第一輪投票就無

疑的進入前兩名。

4. 音樂性：

詩的語言，除了追求意象之外，也追求音樂性，現代詩的音樂性不是透過格律，也不是透過徘比或押什麼韻來表現，而是透過長短句的變化，所以詩寫完後，一定要不斷的朗誦，最好是朗誦一百遍，這也是另一位評審曹昌堯教授特別強調的一部分，在評審會議上，他也將他喜歡的作品特別朗讀一遍再進行討論，那是一個蠻美好的經驗。詩壇上有一位知名的詩人瘂弦，他在評審時也喜歡朗誦，他是一位朗誦專家，也是一位詩句的演員。詩的音樂性並不是要用很多的重複句法，像歌詞一樣，當然這是一種方法，第二名作品〈我住的城市有一條河〉就用了許多重複句法的運用，這樣的呈現有時候會流於呆板，他則控制得剛剛好。

5. 適時適度的技巧：

詩的技法除了會用之外，還要適度的用。以唱歌來比喻，一位很會表現海豚音的歌手，如果從頭飆到尾，那就疲乏了，但如果整首歌就神來一筆飆一次，那就馬上可以吸引大家的耳朵，所以如果你是一位擅用技巧，是有武器的創作者，那武器要適時的運用。第三名作品〈09********〉得獎的關鍵是因為有故事性，詩的場景刻畫和小說的技巧是很像的，也是要迂迴表達，和散文小說一樣，都是要講

故事，要成為一位很棒的詩人，不要只有讀詩，散文和小說都需要去讀一讀，第三名作品就是小說化和具小說感的作品。四篇佳作作品在詩的語言上表現尚可，沒有特別出色，但缺點比較少的就能成為得獎作品；七篇入圍作品也都只差一點點就能得獎，如果入圍同學有在現場，等一下可以交流討論。作為一個大學校內的文學比賽，投稿作品能有這樣的質量，是很值得讚賞的，尤其前兩名的作品幾乎可以參加社會性的文學獎比賽了。

■ 新詩組 個評｜阮美慧委員

本次文學獎新詩組的投稿作品，整體觀之，大多仍以校園青春、浪漫愛情為出發的作品最多，其次，根據學生自身的生活經驗與現實觀察，對周遭環境的破壞與變遷或家族親情的追憶與懷想，也表現不凡。因為是醫學大學屬性的文學獎，所以，作品在意象的凝練與塑造上，也多少有關身體器官、醫病關係等的描寫，彰顯醫學大學文學獎的特殊風格。

在技巧的表現上，仍有不少作品掉入過度修辭，為文造情的缺失，特別是借用了許多古典文學的意蘊，而有「現代古典詩」的調性，這樣的手法，雖常是學生模索寫作時的最初進路，但若能從真實生活的感受中提煉，則更加珍貴。另外，對詩的「音樂性」的掌握，大多作品也稍嫌不足，因此，在詩的節奏、旋律的展現上有弱化之虞。

以學生文學獎的作品而言，第三屆迴旋梯文學獎的新詩作品，雖有些缺點，但「瑕不掩瑜」，學生充分展現了寫作的熱情，透過詩的眼睛與心靈，去探索自己與外在之間的關係，書寫下自己的青春之歌，使青春不再留白。

■ 新詩組 個評｜曹昌堯委員

2018 在我擔任副校長的任內利用深耕計劃的經費，重新舉辦「迴旋梯文學獎」，並且連續三年擔任新詩組的評審。每年在評審接近 100 篇的作品，我用了一個最快

速，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完成評審的工作，「直覺、速讀、感受、回味」然後迅速的將 100 篇作品分成 10 個等級，很快的我就可以確定前十，接著前三名。有趣的是連續三年，三個評審最後共同確定的前三名，跟我的前三名的名單非常一致。

詩是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直」接的感「覺」（直覺），一兩百個字的作品可以迅「速」地在一兩分鐘內「讀」完（速讀），好的作品可以讓你在瞬間「感」動或承「受」某種苦楚（感受），接著一段時間內某些文字會「回」到你的腦海讓你玩「味」思考（回味）。

每年都有讓人驚喜的作品，我為這些年輕人感到欣喜，希望他們的創作路程可以維續不被世俗干擾；其實干擾了也是更好，沒有雕刻斧鑿的人生應該不會有真正感人的作品吧！

■ 新詩組 個評｜林德俊委員

好詩，當言之有物、表之有情，從題材經營到意象、節奏技巧，一首詩要自成一個小宇宙，進一步，可以試著尋找自己的世代語言或族群語言。欣見得獎作品當中閃現了好詩的吉光片羽。遺珠之憾難免，一些作品再稍加剪裁、沉澱，也能是優秀的作品。

首獎：〈牧羊〉是一首意象豐富、語感柔軟的情詩，清新自然且細節飽滿，引領讀者漫向一座世外桃源，造境功力

令人驚艷。

二獎：〈我住的城市有一條河〉的語言一樣富有表情，日常生活景致在詩人的擷取轉化之下，變得靈動起來，水鳥可以啣起煙霧，欒樹的影子可以掩蓋車聲，這是一首平凡中見不凡的作品。

三獎：〈09********〉手機號碼化為親情密碼，接通一段人物懷想，認真落實一個好的寫作點子，質樸的語言令情感的渲染流暢無阻。

佳作篇章：

〈城內，城外〉透過星月的聯想，狀寫城內城外分隔兩地的思念。

〈僅此一次的愛情〉簡單純淨的語言，表彰的是意念的趣味。

〈退化性關節炎〉主題特出，對疼痛進行不俗且微妙的形容。

〈關於孤獨〉以舒適的語言律動，淺白而精準地刻劃孤獨。



■ 得獎感言

施昱任 / 牧羊

人生而孤獨，所幸，我們
並不孤單

我仍記得夜裡交換故事當下，熠熠發光的眼神，說話的語氣與音節的高低

因為有重要的人與我們真情相待，所有的意義終將彼此交疊相映

謝謝家人朋友，總是給我最多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從不同的視野下，世界會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謝謝翁與 J，成為我忠實的讀者，看見前方有你們，便是持續努力的動力

謝謝愛人，使我相信愛，並以愛為信仰

願我愛及愛我的人，終能得償所願

隻身一人來到這個世界，能夠被重要的人事包圍，該是件值得珍惜的事。好多個無法言說的當下，是文字引領著我們，如棉絮接受風的召喚，將思念傳到最遠的地方。所有用情過深的人，都值得被這個世界溫柔以待。

牧羊 | 施昱任 / 醫學系

晴朗的天氣一片片拆下，鋪滿
一地如記憶的水域
我低頭咀嚼綠葉以上的嫩枝
將零碎而細小的時間也一併吞下
生活在食道與口腔間，吐出與反芻之間
向水草豐滿處漫去

此處有岩石溪水與透亮的，魚族繁衍的聲音
我以舌刷過水面，產生皺紋卻不曾衰老
遠處的你唱起山歌，整座山
於是緩緩走向我
氣息間我們充滿，以毛絮掉落
為印記。有風的日子裡世界堆滿白雪
疲憊時不必急著醒來

在彼此的腹上囈語，音節滑過臍帶如同小蟻
走向有糖的地方
一天裡我們重複地說著，不同的語調
像一次開啟不同的門
我和你一起迎向光的所在，在身後

影子踩住另一個的影子

一顆太陽落下另一顆太陽升起
擁有同一片濕地，我們輕壓彼此的角
老去的時間少了一半，多餘的用於承接
龐大而遙遠的語彙
你教我在夢裡唱著快樂的歌，用身體歡愉地
迎接夜的進入。潮濕而黏膩的節氣
我們以蹄印書寫

時間終將我趕往
永恆的牧地。我們將在此生養
交尾，如同蜷曲，一再蜷曲的季節與毛髮



■ 得獎感言

鍾采恩 / 我住的城市有一條河

感謝評審老師看見這首詩，對於忐忑投出詩作的我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勵。

我住的地方，就在柳川岸邊。每天來去學校，日子平凡無奇，但日升月落，河流總有不一樣的風情及面貌。幸好有這麼一條河，收納我許多生活的瑣碎及牢騷。最後感謝詩的美好，豐富了我青春的白卷。

我住的城市有一條河｜鍾采恩 / 職治系

我住的城市有一條河，蜿蜒
我青春的透明的夢

房子挨著房子
城市很擠，陽光從夾縫
透出遲疑的五彩
環市的捷運和高鐵，鋪天蓋地
織出一張華麗奇異的網絡
向南走還是向北走
我看不見天空，常常迷路

我習慣沿著河岸數鵝卵石
看水鳥啣起煙霧，在堤岸上
啄理生活的羽翼
循著魚兒移動的方向
閃躲小綠人重複有節奏的步伐
以及人們的喁喁私語

我住的城市有河，水聲潺潺
使這裡春暖花開

欒樹的影子掩蓋車聲
在窗口握住一束水紋
當成煙花，點亮
獨居的高冷的閣樓

我喜歡我住的城市有一條河
蒙塵的夢，用河水擦亮
用長髮編織繩索
垂釣星光和月色
望出窗外
一條一條的魚
躍了進來



■ 得獎感言

黃宣芸/09********

車外呼嘯而過的黑吞噬了寂靜的夜，車內無限循環著的是某個不知其名的廣播旋律，沒有言語，也無需言語，因為有股悲傷充斥，不知其從何而起，只知其油然而生。那是個換手機號碼的夜晚，心緒紛亂，故記此詩。或許靈感就是這麼的俯拾即是，在生活中的某個角落拾起，再將它藏於詩詞的字裡行間，任其徜徉流瀉，任其翻山越海，最後，集於一涓細水，於某一個人的心湖中，長流。而之所以會以〈09********〉為這首詩命名，就是希望這涓細水能流進每一個人的心湖，或許不能淵遠流長，但能在某個風平浪靜之際泛起一波漣漪，其圓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型態各異，但皆起自同心。如同我寫下我的〈09********〉，而你讀出你的〈09********〉。

09******** | 黃宣芸 / 營養系

是爺爺留下來的
一串沒有意義的數字
直到 它被我裝進這小小鐵盒
直到 它帶我走進這大大世界

從海馬迴到大腦的皮層深處
一遍又一遍
數字成為一種情感的連結
此端是我 彼端是你
拉著一條無形的線
在咫尺 在天涯
相遇

或許有天
記憶變成回憶
當曾經的熟悉再次響起
我不是我 你不是你
數字已隨記憶老去
各自走著前路的漫漫無期
直到某天再次拾起

才發現人事已非的往昔
在咫尺 在天涯
失去

那些深埋記憶的烙印
終究成為歷史的陳跡
在生命的轉瞬之間
眨眼相遇
眨眼失去



■ 得獎感言

羅子濰 / 城內，城外

身為一隻天性敏感的處女座生物，內心常常就這麼不經意地被生活給劃破，喜歡聽雨聲卻不喜歡過於濕冷的天氣、不挑食卻可以在菜單面前思索半天……，著實是個矛盾又古怪的個體。或許正是這麼一句話「詩是其他事物無法說清楚的或是不願說清楚的一件事」，它才如此提供了一個合宜的收拾破碎情緒的容器。然而，寫作至始都只是自己的一項興趣或心靈寄託，沒什麼文學底蘊及文采的我從未想過自己能在文學獎得獎，因此特別感謝中山醫學大學提供了這麼一個平臺，使得自己還尚未成熟的作品也能有機會被更多人看見。除此之外，如果喜歡我作品的人呢，歡迎到 ig 搜尋 @tranqulity_addict 追蹤我的詩帳喔，期待能以文字與大家相遇喔。

城內，城外｜羅子濰 / 語聽系

月光由斑駁城牆的裂縫滲入
我把自己囚禁在　以抑鬱為根所構築而成的城內
持續等待著某天
寂寞能在承裝傷感的器皿　綻放出數朵向日葵
幾經浪擲的韶光　無法風乾被淚水浸濕的青春
回憶的斷簡殘篇　淪為底心內遮掩天日的雨林

影子說　星星是月亮破碎的心臟
所以我從不許願
也曾嘗試在沒有你的景深
如思念般綿延地拉長曝光時間
刻劃出夜空中最為亮麗的星軌
仰望著　城外的你也仰望著的夜
憑弔著　流星墜落的無預警畫面
心碎著　城內的我無力承接城外的傷悲

今後　我會日日夜夜竭誠地祈禱
城外　沒有殘缺的月亮
城外　總有北極星指引你奔赴的方向
有晚風卸下你沈重的行囊

有雨水洗去你被塵世沾染的桀驁放蕩

月光由斑駁城牆的裂縫滲入
思緒開始在你潛入的夢境裡漂流
只是　當光線清晰了向日葵的盛放
城內的我也頓時了然於心
再也不必感嘆城外的月似乎更圓更亮
也不必煩憂花開花落的情節跌宕
如果生活能被寂寞延伸的如此漫長



■ 得獎感言

蔡承翰 / 退化性關節炎

這首詩誕生在截稿前一天夜晚的星巴克。

首先，很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

也謝謝延期收件，

要不是有它，我大概就不會出現在這裡了哈哈哈。

說點正經的好了，關於詩名的由來，

一開始在思考創作方向時，想到在今年（2020）的時空背景下，寫疾患詩似乎是個別具意義的選擇，加上家中親人和自己的經驗，於是就以退化性關節炎作為主題。

最後，感謝家人朋友的支持（我知道很俗哈哈哈）

也謝謝辛苦的圖書館員，忍受重度拖延症的我。

第一次寫得獎感言，亂寫的部分請各位見諒。

喔對了，

起司蛋糕要趁冰的時候吃，寫完詩才吃會變不好吃ㄛ。

退化性關節炎 | 蔡承翰 / 醫學系

大雨淋濕的冬夜
雨滴在行駛的車窗上賽跑 然後墜落
目光注視著 滑落 消逝

薄霧橫在車窗內側
雙眼模糊 溫熱的格格不入
字裡行間宣告著妳的無力
數度抬起 又被放下的你的雙手 形塑著灰色的消極
從前針尖穿梭彩布之中
如今一下一下刺探妳的韌性 嘗試脆弱的張力

赫伯登在妳手上種下的結
讓春蔥成了傳說
從此作品裡密嵌滿是疼痛 未完不待續
虬枝陪伴妳的餘生

大雨淋濕的漫漫長路
妳在奔跑
腳底濺起的水花 那是
刺進骨裡的濕冷 那是

一如初生的勇氣

拒絕聆聽比賽將盡的提示聲
妳在奔跑
縱身只一次的人生 疼痛掐不死意志 妳說
在正式落幕前 妥協不會來臨 妳說

虯枝或是春蔥 溫暖或是冰冷
結下 退化 然後淡出



■ 得獎感言

王慈薇 / 僅此一次的愛情

致在生活裡浮沉的我們。
無論是快樂或是悲傷，偶爾破碎也沒關係，
裂痕中會生出綠芽，漸漸茁壯，
綻放出獨一無二的花。
還不知道會成為怎樣的人，
但每一刻的你都是最好的，
每一刻的你，
都是自己最好的愛人。
（P.S. 感謝幫我看作品並給我很棒建議的朋友們）

僅此一次的愛情｜王慈薇 / 語聽系

我有愛人了。

他 喜歡
午後 海 咖啡廳裡的靠窗座位
極酸的檸檬磅蛋糕 最好上面
灑滿糖霜
他說這是
冬天 散落的模樣

討厭
雨天 夜晚
太濃的美式咖啡
總在黑夜 降下
嘩啦 嘩啦
我的愛人永遠
忘了帶傘

眼是日落 彩霞是時間 我們是所有的傾瀉霞光

他說 我們必須
到只有秋天的國度生活
蓋間木屋 在橘紅色楓葉堆裡

然後一起
養隻獨角獸 讓牠在林中奔跑
燃起赤紅火焰 蔓延整座森林

我的愛人說 木屋四周
要種起一圈又一圈的水仙
水仙要是純白色的 不能容許一絲汙染
認真灌溉但不能
太愛它們

我有愛人了。



■ 得獎感言

周怡如 / 關於孤獨

〈關於孤獨〉這項作品的誕生，是源自於我心中很真實的感受，許多時候心中有千言萬語，以及成群理不清的情緒，我處在一個渴望被了解，卻不知該如何傾訴的狀態之中，然而，在某次相同的狀態來襲時，我試著用書寫的方式，把內在抽象的世界轉化成文字，雖然在感受的過程中偶爾會覺得痛苦，但在完成後卻也讓我感受到平靜。

在與評審老師討論作品的過程中，老師有提到關於新詩的創作重點，像是意象與音樂性的融合，還有如何用「詩的語言」來書寫，這些都是我未來會持續精進的地方，而老師也有提到，在我的作品裡充滿了「意念」，此特性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這大大鼓勵了我持續寫作，雖然在技巧上仍有許多不足，但是寫作能夠幫助了我持續表達，是我想一直做的事情。

最後，我很感謝找到「創作」這項興趣，這麼做使我獲得平靜，同時也很感謝欣賞這項作品的人，讓我感受到肯定，並且深深相信：「那些曾被我拒絕存在的感受，是有其意義的。」

關於孤獨 | 周怡如 / 醫社系

複雜的想法 深刻的感受
如何傾訴 如何表達
說出口彷彿更加痛苦
因為變得清晰、具體
而又真實

不理會 感覺內臟正被侵蝕
太靠近 懼怕將被開膛剖肚
這會是一條很長的裂痕
會留疤的那種

我們有默契地保持距離
但生活中許多事常觸動著我
就像是
衣服上多出來的線頭
機械裡組不進的零件
抑或有些鞋子上過長的鞋帶
除去了 可能有些不完整
留下來 有時又顯得多餘

相同的是 我們都存在
不同的是 我感覺孤獨

評

小說組

林培雅
方秋停
祁立峰

新詩組

林德俊
阮美慧
曹昌堯

散文組

趙家琦
鄭美惠
解昆樺



林培雅

小說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方秋停

小說組 評審委員
明道中學國文教師



祁立峰

小說組 評審委員
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趙家琦

散文組 評審委員
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鄭美惠

散文組 評審委員
台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解昆樺

散文組 評審委員
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林德俊

新詩組 評審委員
詩人、「熊與貓咖啡書房」主人



阮美慧

新詩組 評審委員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曹昌堯

新詩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迴旋梯文學獎得獎作品集．2020 第 3 屆 /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初版．-- 臺中市：中山醫學大學，2021. 05
面；14.8x21 公分

ISBN 978-986-83268-9-7 (平裝)
1. 文學 2. 作品集

863.3 110006229

2020

第 3 屆 迴旋梯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發 行 人 / 黃建寧

編　　輯 /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

出版發行 / 中山醫學大學

地　　址 /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電　　話 / (04)24730022-11030

作品網址 / https://ir.csmu.edu.tw:8080/handle/310902500/21150

印　　刷 / 哲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1 年 5 月初版

ISBN / 978-986-83268-9-7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